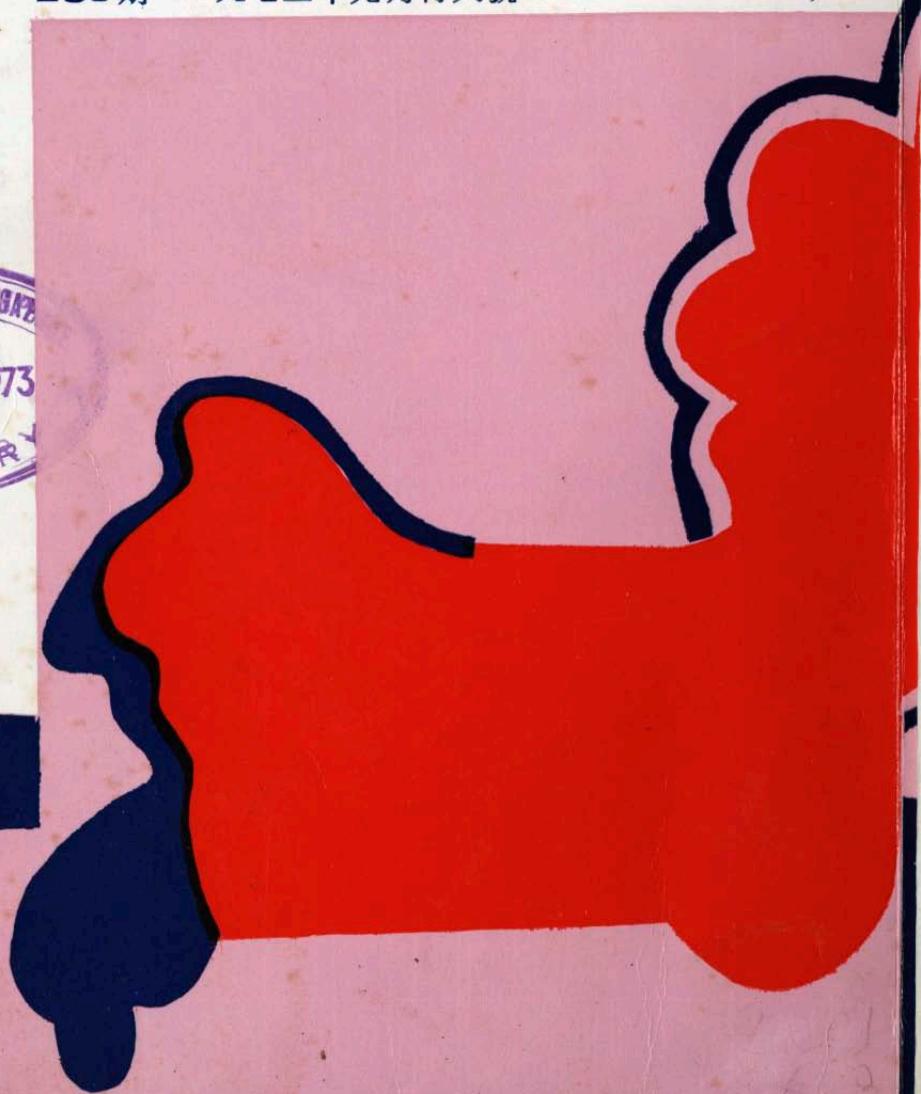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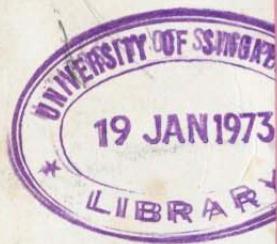


143415

# 蕉風

239期 · 一九七三年元月特大號 Chao Foon monthly



5201.53  
3600

143415



#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三年元月特大號 239 期

CHAO FOON MONTHLY, JANUARY, 1973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6572

## 定價五角

# 蕉風月刊

## 二三九期 目錄

三十年代作家和作品

封面設計 O Zubir

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05 朱光潛

美學家朱光潛 14 李立明

論述

談文藝批評的準繩 18 流川

社會性失能與犯罪 31 劉放

專欄

花雕與威士忌 38 黃潤岳

創作

我只是蛾 42 許友彬

委曲 47 廖漚

結局 49 溫瑞安

武者日記 54 謝清

詩

門 58  
斜攸陀

剪不斷的思維 60 沙 禽

英血 62 何稟良

馬來文學作品選譯

不要再哭了 65 麥浪譯

電影評論

想到就寫 李翰祥 74 雅 蒙

電影劇本選載

秋決 80 張永祥

風訊 117 編輯室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 蕉風文叢

##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内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的「墳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已出版，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的「閑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品賞牧羚奴和梅淑貞的譯筆。（排印中，定價一元）

# 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我學國文，走過許多迂迴的路，受過極舊的和極新的影響。如果用自然科學家解剖形能和窮究發展的方法，將這過程作一番檢討，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在十五歲左右纔進小學，以前所受的都是私塾教育。從六歲起讀書，一直到進小學，我沒有從過師，我的唯一的老師就是我的父親。我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親處在八股文和經義策論交替的時代。他們讀甚麼書，也就希望我讀甚麼書。應付科舉的一套家當委實可憐，四書五經、綱鑑、唐宋八大家文選，古唐詩選之外，就幾乎全是閨墨制義。五經之中，我幼時全讀的只是書經左傳。詩經我沒有正式地讀，私塾裏有人常在讀，我聽了多遍，就能成誦大半。於今我記得最熟的經書，除論語外，就是聽會的一套詩經。我因此想到韻文入人之深，同時，讀書用目有時不如用耳。私塾的讀書程序是先背誦後講解。在一「開講」時，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讀成誦，一句一句地在舌頭上滾將下去，還拉一點腔調，在兒童時却是一件樂事。這早年讀經的教育我也會跟着旁人咒罵過，平心而論，其中也不完全無道理。我現在所記得的書，大半還是兒時背誦過的，當時雖不甚了了，現在回憶起來，不斷地有新領悟，其中意味確是深長。

父親有些受過學校教育的朋友，教我的方法多少受了新潮流的影響。我「動筆」時，他沒有教我做破題起講，只教我做日記。他先告訴我日間某事可記，並且指示怎樣記法，記好了，他隨看隨改，隨時講給我聽。有一次，我還記得很清楚，旁邊發見一個墓，掘出兩個瓦瓶，父親和伯父斷定它們是漢朝的古物。（他們的考古知識我無從保證），把它們洗乾淨，供在香爐前的條几上，兩人磋商了一整天，做了一篇「古文」的記，用紅紙楷書恭寫，貼在瓶子上面，伯父提議讓我也寫一篇，父親說：「他！他還早呢！」言下大有鄙夷之意。我當時對於文字起了一種神祕意識，彷彿此事非同小可，同時也渴望有一天能够得上記古瓶。

日記能記到一兩百字時，父親就開始教我做策論經義。當時科舉已廢除，他還傳給我這一套應付科舉的把戲，無非是「率由舊章」，以爲讀書人原就應該弄這一套。現在的讀者，恐怕對這些名目已很茫然，似有略加解釋的必要。所謂「經義」是在經書中挑一兩句做題目，就抱着那題目發揮成一篇文章，例如題目是「知恥近乎勇」，你就說明知恥何以近乎勇，「恥」與「勇」須得一番解釋，「近乎」兩字更大有文章可做。所謂「策」是在時事中挑一個問題，讓你出一個主意，例如題目是「肅清匪患」，你就條陳幾個辦法，並且詳述利弊，顯出你有經邦濟世的本領。所謂「論」，就是議論是非長短，或是評衡人物，劉邦和項羽究竟哪一個高明，或是判斷史事，孫權究竟該不該籍絡曹操。做這幾類文章，你都要說理，所說的儘管是歪理，只要能自圓其說，歪也無妨。翻案文章往往見得獨出心裁。這類文章有它們的傳統的作法。開頭要一個帽子，從廣泛的大道理說起，逐漸引到本題，發揮一段意思，於是轉到一個「或者曰」式的相反的議論，把它駁倒，然後作一個結束。這就是所謂「起承轉合」。這類文章沒有甚麼文學價值，人人都知道。但是當作一種寫作訓練看，它也不是完全無用。在它的窄狹範圍內，如果路走得不錯，它可以啓發思想，它的形式儘管呆板，它究竟有一個形式。我從十歲左右起到二十歲左右止，前後至少有十年的光陰都費在這種議論文上面。這訓練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註定我的寫作的命運。我寫說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說得出，很難說的理我可以用很淺的話說出來。這不能不歸功於幼年的訓練。但是就全盤計算，我自知得不償失。在應該發展想像的年齡，我的空洞的頑腦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結果我的想像力變成極平凡，我把握不住一個有血有肉有光有熱的世界，在旁人腦裏

成爲活躍的戲景畫境的，在我腦裏都化爲乾枯冷酷的理。我寫不出一篇過得去的描寫文，就吃虧在這一點。

我自幼就很喜歡讀書。家中可讀的書很少，而且父親向不准我亂翻他的書籍。每逢他在家，我就偷嘗他的禁果。我翻出儲同人評選的史記、戰國策、國語、西漢文之類，隨便看了幾篇，就覺得其中趣味無窮。本來我在讀左傳，可是當作正經功課讀的左傳文章雖好，却遠不如自己偷看着的史記戰國策那樣引人入勝。像項羽本紀那種長文章，我很早就熟讀成誦。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也有些地方使我很高興。父親沒有教我讀八股文，可是家裏的書大半是八股文，單是祖父手抄的就有好幾箱，到無書可讀時，連這角落裏我也鑽了進去。坦白地說，我頗覺得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它的佈置很勻稱完整，首尾條理線索很分明，在窄狹範圍與固定形式之中，翻來覆去，往往見出作者的匠心。我於今還記得一篇「止子路宿」，寫得真妙唯肖，入情入理。八股文之外，我還看了一些七雜八拉的東西，試帖詩，楹聯叢話，廣治平略，事類統論，歷代名臣言行錄，粵匪紀略，以至於驗方新編，麻衣相法，太上感應篇和牛牌起數用的詞。家住在窮鄉僻壤，買書甚難。距家二三十里地有一個牛王集，每年清明前後附近幾縣農人都到此買賣牛馬。各種商人都來兜生意，省城書賈也來賣書籍文具。我有一個族兄每年都要到牛王集買一批書回來，他的回來對於我是一個盛典。我羨慕他有去牛王集的自由，尤其是有買書的自由。書買回來了，他很慷慨地借給我看。由於他的慷慨，我讀到飲冰室文集。這部書對於我啓示一個新天地，我開始嚮往「新學」，我開始爲意大利三傑傳的情緒所感動。作者那一種酣暢淋漓的文章對於那時的青年人真有極大的魔力，此後有好多年我是梁任公先生的熱烈的崇拜者。有一次報紙誤傳他在海珠被難，我這個素昧生平的小子在一個偏僻的鄉村裏爲他傷心痛哭了一場。也就從飲冰室的啓示，我開始對於小說戲劇發生興趣。父親向不准我看小說，家裏除一套三國演義以外，也別無所有。但是「水滸傳」、「紅樓夢」、「琵琶記」、「西廂記」幾種，我終於在族兄處借來偷看過。因爲讀這些書，我開始注意金聖歎，「才子」、「情種」之類觀念開始在我腦裏盤旋。總之，我幼時頭腦所裝下的書好比一個灰封塵積的荒貨攤，大部分是破銅爛鐵，中間也夾雜有幾件較名貴的古董。由於這早年的習慣，我至今讀書不能專心守一個範圍，總愛東奔西竄，許多不同的東西

令我同樣感覺興趣。

我在小學裏只讀了一學期就跳進中學。中學教育對於我較深的影響是「古文」訓練。說來也很奇怪，我是桐城人，祖父和古文家吳攀甫先生有交誼，他所薦保的學生陳劍潭先生做古文也會享一時盛名，可是我家裏從沒有染一絲亮的古文。派風氣，科舉圈人，對此可見一斑。進了中學我纔知道有桐城古文這麼一回事。那時候我的文字已粗清通，年紀在同班中算是很小，特別受國文教員們賞識。學校裏做文章的風氣確是很盛，考歷史地理可以做文章，考物理化學也還可以做文章，所以我到處佔便宜。教員們希望這小子可以接古文一線之傳，鼓勵我做，我越做也就越起勁。讀品大半選自古文辭類纂和經史百家雜鈔。各種體裁我大半都試作過。那時候我的模倣性很強，學歐陽修歸有光有時居然學得很像。學古文別無奧訣，只要熟讀範作多篇，頭腦裏甚至筋肉裏都浸潤下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調，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態，等你下筆一描，那些「骨力」、「神韻」就自然而然地來了，你就變成一個扶乩手，不由自主地動作起來。桐城派古文會博得「謬種」的稱呼。依我所知，這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沒有，大毛病也不見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謹嚴典雅，它忌諱浮詞堆砌，它講究聲音節奏，它着重立言得體。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離不掉這個條件。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文言文，內容有時不免空洞，以至謹嚴到乾枯，典雅到俗濫。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並不主張如此。興趣既偏向國文，在中學畢業後，我就決定升大學入國文系。我很想進北京大學，因為路程遠，花費多，家貧無力供給，只好就近進了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武昌待了一年光景，使我至今還留戀的只有洪山的紅菜苔，蛇山的梅花和江邊幾條大街上的舊書肆。至於學校却使我大失所望，裏面國文教員遠遠不如在中學教我的那些老師。那位以地理名家的系主任以冬烘學究而兼有海派學者的習氣，走的全是左道旁門，一面在靈學會裏扶乩請仙，一面在講台上提倡孔教，講書一味穿鑿附會，黑水變成黑海，流沙便是非洲沙漠！另外有一位教員講孟子，在每章中都發見一個文章義法，章章不同，這章是「開門見山」，那章是「一針見血」，另一章又是「撥繭抽絲」。一團烏烟瘴氣，弄得人啼笑皆非。我從此覺得一個人嫌惡文學上的低級趣味可以比嫌惡仇敵還更深入骨髓。我在武昌却也並非毫無所得，我開始發見世間有那麼多的書。其次，學校裏有文字學一門功課，我規規矩矩地把段玉裁的許氏說文解字

注從頭看到尾，約略窺見清朝小學家們治學的方法。

塞翁失馬。因禍可以得福。我到武昌是失着，但是我因此得到被遣送到香港大學的機會。這是我生平一個大轉機。假若沒有得到那個機會，說不定我現在還是冬烘學究。從那時到現在，二十餘年之中，我雖沒有完全丟開線裝書，大部分工夫却花來學外國文，讀外國書。這對於我學中國文，讀中國書的影響很大，待下文再說，現在先說一個同樣重要的事件，那就是「新文化運動」。大家都知道，這運動是對於傳統的文化、倫理、政治、文學各方面的全面攻擊。它的鼎盛期正當我在香港讀書的年代。那時我是處在怎樣一個局面呢？我是舊式教育所灌輸的那些固定觀念全是新文化運動的攻擊目標。好比一個商人，庫裏藏着多年辛苦積蓄起來的一大堆鈔票，方自以為富足，一夜睡過來，滿市人都噴傳那些鈔票全不能兌現，一文不值。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話文一點，於我更有切膚之痛。當時許多遺老遺少都和我處在同樣的境遇。他們咒罵過，我也跟着咒罵過。新青年發表的吳敬齋的那封信雖不是我寫的，（天知道那是誰寫的，我祝福他的在天之靈）！却大致能表現當時我的思想和情緒。但是我那時正開始研究西方學問，一點淺薄的科學訓練使我看出新文化運動是必需的，經過一番劇烈的内心衝突，我終於受了它的洗禮。我放棄了古文，開始做白話文，最初好比放小腳，裹布雖扯開，走起路來終有些不自在；後來小腳逐漸變成天足，用小腳曾走過路，改用天足特別顯得輕快，發見從前小腳走路的訓練工夫，也並不算完全白費。文言白話之爭到於今似乎還沒有終結，我做過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就個人經驗來說，究竟那一種比較好呢？把成見撇開，我可以說，文言和白話的分別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第一，就寫作的難易說，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難，白話也並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說，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濫板滯，白話也並非天生地可以免除這些毛病。第三，就表現力說，白話與文言各有所長，如果要寫的簡練，有含蓄，富於伸縮性，宜於用文言；如果要寫得生動，直率，切合現實生活，宜於用白話。這只是就大體說，重要的關鍵在作者的技巧，兩種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裏都可運用自如。我並沒有發見某種思想和情感只有文言可表現，或是只有白話可表現。第四，就寫作技巧說，好文章的條件都是一樣，第一是要有話說，第二是要把話說得好。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

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得恰到好處，嚴謹而生動，簡樸不至枯澀，高華不至浮雜。文言文要好須如此，白話文要好也還須如此。話雖如此說，我大體上比較愛寫白話。原因很簡單，語文的重要功用是傳達，傳達是作者與讀者中間的交際，必須作者說得痛快，讀者聽得痛快，傳達纔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爲作者着想，文言和白話的分別固不大；爲讀者着想，白話確遠比文言方便，不過這裏我要補充一句：白話的定義很難下，如果它指大多數人日常所用的語言，它的字和辭都太貧乏，決不够用，較好的白話文都免要在文言裏面借字借辭，與日常流行的話語究竟有別。這就是說，白話沒有和文言嚴密分家的可能。本來語文都有歷史的賡續性，字與辭有部份的新陳代謝，決無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歡喜說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我以為這話語病很大，它使一般青年作者們誤信只要會說話就會做文章，對於文字可以不研究，對於舊書可以一概不讀，這是爲白話文作繭自縛。白話必須繼承文言的遺產，纔可以豐富，纔可以着土生根。

因爲有這個信念，我寫白話文，不忌諱在文言中借辭。我覺得文言文的訓練對於寫白話文還大有幫助。但是我極力避免用文言文的造句法，和文言文所習用的虛字如「之乎者」之類。因爲文言文有文言文的空氣。白話文有白話文的空氣，除借字借辭之外，文白雜糅很難得諧和，愈平伯諸人的玩藝只可聊備一格，不可以爲訓。

我對於白話文，除着接收文言文的遺產一個信念以外，還另有一個信念，就是它需適宜程度的歐化。我從略通外國文學，就時時考慮怎樣採取外國文學風格和文字組織的優點，來替中國文創造一種新風格和新組織，我寫白話文，除得力文言文的底子之外，從外國文字訓練中也得了不少的教訓。頭一點我要求合邏輯。一番話在未說以前，我必須把思想條理先弄清楚，自己先明白，纔能讓讀者明白，糊裏糊塗地混過去，表面堂皇鏗鏘，骨子裏不知所云，或是暗藏矛盾，這個毛病極易犯，我總是小心提防着它。我不敢說中國文天生這毛病，不過許多中國文人常犯這毛病却是事實。我知道提防它，是得力於外國文字的訓練。我愛好法國人所推崇的明晰。第二點我要求合文法。文法本由習慣造成，各國語文都有它的習慣，就有它的文法。不過我們中國人對於文法向來不大研究，行文還求文從字順，說話就免隨便。中國文法組織有兩個顯著的缺點。第一是缺乏邏輯性，一句話可以無主詞，「雖然」，「

但是「可以連着用」。其次は缺乏彈性，單句易寫，混合句與複合句不易寫，西文中含有「關係代名詞」的長句無法譯成中文，可以為證。我寫白話文，常盡量採用西文的文法和語句組織，雖然同時我也顧到中國文字的特性，不要文章露出生吞活剥的痕跡。第三點在造句佈局上我很注意聲音節奏。我要文字響亮而順口，流暢而不單調。古文本來就很講究這一點，不過古文的腔調必須呼應能見出，白話文的腔調呼不出來，必須念出來，所以古文的聲音節奏很難應用在白話文裏。近代西方文章大半是用白話，所以它的聲音節奏的技巧和道理很可以為我們借鑑。這中間奧妙甚多，粗略地說，字的平仄單複，句的長短駢散，以及它們的錯綜配合都須得推敲。這事很難成就，距理想總是很遠。

我主張中文要有「適宜程度的」歐化，這就是說，歐化須有它的限度，它不應和本國文字的特性相差太遠。有兩種過度的歐化我頗不贊成。第一種是生吞活剥地模倣西文語句組織。這風氣倡自魯迅先生的直譯主義。「我遇見他在街上走」變成「我遇見他走在街上」，「園裏有一棵樹」變成「那裏有一棵樹在園裏」，如此等類的歪曲我以為不必要。第二種是堆砌形容詞和形容字句，把一句話拖得冗長臃腫。這在西文裏本不是優點，許多作者偏想在這上面弄風姿，要顯出華麗豐富，他們不知道中文句子負不起那樣重載。為了這個問題，我和一位朋友吵過幾回嘴。我不反對文字的華麗，但是我不歡喜村婦施朱敷粉，以多為貴。

這牽涉到風格問題，「風格就是人格」。每個作者有他的特性，就有他的特殊風格。所以嚴密地說，風格不是可模倣的或普遍化的，每個作者如果在文學上能有特殊的成就，他必須成就一種他所獨有的風格。但是話雖如此說，他在成就獨有的風格的過程中，不能不受外來的影響。他所用的語言是大家所公用的，他所承受的精神遺產來源很久遠，他與他的環境的接觸影響到他的生活，就能影響到他的文章。他的風格的形成有他的特異點，也有他與許多人的共同點。如果把這共同點叫做類型，我們可以說，一時代的文學有它的類型的風格，一民族的文學也有它的類型的風格。這類型的風格對於個別作家的風格是一個基礎。文學需求創造。安於模倣類型的風格於是成為呆板形式，而模倣者只是拿這呆板形式來裝腔作勢，

裝腔作勢與真正文藝毫無緣分。從歷史看，一個類型的風格到了相當時期以後，常易變成呆板形式供人裝腔作勢，要想它重新具有生命，必須有很大的新的力量來振憾它，滋潤它。這新的力量可以從過去另一時代來，如唐朝作家撤開六朝回到兩漢，十九世紀歐洲浪漫派撤開假古典時代回到中世紀；也可從另一民族來，如六朝時代接受佛典，英國莎士比亞時代接受意大利的文化復興。從整個的中國文學史看，中國文學的類型的風格到了唐宋以後不斷地在走下坡路，我們早已到了「文敝」的階段，個別作家如果株守故轍，雖有大力，也無能為力。西方文化的東流，是中國文學復蘇的一個好機會。我們這一個時代的人所負的責任真重大，我們不應該錯過這機會。我以為中國文的歐化將來必須逐漸擴大，由語句組織擴大到風格。這事很不容易，有文學天才的人不一定有時間與精力研究西方文學，有時間精力研究西方文學的人也不一定有文學天才。假如我有許多年青作家的資稟，再加上豐富的生活經驗，也許多少可以實現我的願望。無如天註定了我資稟平凡，註定了我早年受做時文的教育，又註定了我奔波勞碌，不得一刻閒，一切願望於是成為苦惱。

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先須是一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逐漸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這個基礎，他讓所見所聞所感所觸藉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來，不裝腔，不作勢，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獨到的風格，世間也只有這種文字纔算是上品文字。除着這個基點以外，如果還另有甚麼資稟使文人成為文人的話，依我想，那就只有兩種敏感。一種是對於人生世相的敏感。事事物物的哀樂可以變成自己的哀樂，事事物物的奧妙可以變成自己的奧妙。「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有了這種境界，自然也就可同情，就有想像，就有澈悟。其次是對於語言文字的敏感。語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濁的貨幣，可是每個字在每一個地位有它的特殊價值，絲毫增損不得，絲毫搬動不得。許多人在這上面苟且敷衍，得過且過；對於語言文字有敏感的人便覺得這是一重罪過，發生嫌憎。只有這種人纔能有「藝術上的良心」，也只有這種人纔能真正創造文學，欣賞文學。詩人漢茲「看一個好句如一個愛人」。在戀愛中除着戀愛以外，一切都無足輕重；在文藝活動中，除着字句的恰當選擇與安排以外，也一切都無足輕重。在那一刻中，（無論是戀愛或是創作文藝），全世界就只有所經心的那一點是真實，其餘都是虛幻。在這種敏感之中，對於文人，最重要的是第一種。古今有

許多哲人和神祕主義的宗教家不願用文字洩露他們的敏感，像柏臘圖所說的，他們寧願在詩裏過生活，不願意寫詩。世間也有許多匹夫匹婦在幸運的時會中偶然發見生死是一件沉痛的事，或是牆角一片陰影是一幅美妙的景象，可是他們無法用語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觸說出來，或是說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文人的本領不只在見得到，尤其在說得出。說得出，必須說得「恰到好處」，這需要對於語言文字的敏感。有這敏感，他纔能找到恰好的字，給它一個恰好 的安排。

人生世相的敏感和語言文字的敏感都大半是天生的，人力也可培養成幾分。我在這兩方面得之於天的異常稀薄，然而我對於人生世相有相當的了悟，運用語言文字也有相當的把握。雖然是自己達不到的境界，我有時也能欣賞，這大半是辛苦訓練的結果。我從許多哲人和詩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時能學屈原杜甫的執着，有時能學莊周列禦冠的徜徉凌虛，莎士比亞教會我在悲痛中見出莊嚴，莫里哀教會我在乖訛醜陋中見出雋妙，陶潛和華茲華司引我到自然的勝境，近代小說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徑幽室。我能感傷也能冷靜，能認真也能超脫。能應俗隨時，也能潛藏非塵世的邱壑。文藝的珍貴的雨露浸潤到我的靈魂至深處，我是一個再造過的人，創造主就是我自己。但是，天！我不能再造自己，我不能把接收過來的世界再造成一世界。奧菲麗亞問哈孟列特讀甚麼，他回答說「字，字，字！」我一生都在「字」上做工夫，到現在還只能用「字」來做這世界裏面的日常交易，再造另一世界所需要的「字」常是沒到手就滑了去。聖約翰說：「太初有字，字和上帝在一起，字就是上帝。」我不能了解字的威權，可是我常懾服在它的威權之下。原來它是和上帝在一起的。

李立明

# 美學家朱光潛

## 早年教育

朱光潛字孟實，安徽省桐城縣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現年七十四歲。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讀書人，故他自少即面受庭訓，熟讀了許多歷史專書，國文基礎因之自少便打牢了；這與他後來在學術上的成就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從六歲起讀書，一直到進小學，我沒有從過師，我的唯一的老師就是我的父親。我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親處在八股文和經義策論交替的時代。他們讀甚麼書，也希望我讀甚麼書。」（朱光潛：「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朱光潛在高級小學只唸過一個學期的書，即進安徽省立中學去求學。中學畢業以後，他本打算進北京大學國文系，但因路途遙遠，花費太多，家境困窮，無力供給他，只得就近進了「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他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只唸了一年書，隨即轉學至「香港大學」。

## 畢業於香港大學

一九二三他在「香港大學」畢業了，得文學士，接着即往英國進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的研究所，從事研究文學及哲學，得碩士銜；旋而往法國士錯士巴利大學（Strassbury University）攻讀，得文學博士學位。

他由法國回到中國後，先後出任「吳淞中國公學」講師，「國立清華大學」講師，「北京大學」教授，並兼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講師等。此後多年間，他都從事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為「北平研究院」十九週年紀念日。是日在北平中海懷仁堂召開「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第二次大會。開幕式由院長李石曾任主席，會員分為十組，共有九十一人，其中「文藝組」是由吳敬恆、胡適之、朱光潛等人負責。

一九五六年大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黃藥眠（廣東梅縣人）曾主辦一個「美學論壇」，邀請北大的朱光潛、北大文學研究所的蔡儀、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李澤厚等輪流演講。自此以後，我們就很少得到有關朱光潛的消息。

## 勤勉力學

有些文學家，他們讀很少書，也許就可以成名，因為文學的創作，多少憑些天才；但一個成名的學者，絕不可以讀很少的書，在學術上就會有成就的，這因為學術的造詣，由於多讀書、多思考、一一累積而來的。

朱光潛是中國有名的美學者、心理學家、文學批評者，他所以有這些成就，並非偶然，我們且看看他所唸過的書籍，即可見一斑。

「我自幼就很喜歡讀書。家中可讀的書很少，而且父親向不准我亂翻他的書籍。每逢他不在家，我就偷嘗他的禁果，我翻出儲同人（即儲欣）評選的史記、戰國策、國語、西漢文之類，隨便看了幾篇，就覺得其中趣味無窮。……我還看了一些七雜八拉的東西，試帖詩，

楹聯叢話，廣治平略，事類統論，歷代名臣行錄，粵匪紀略，以至於驗方新編，麻衣相法，太上感應篇和牙牌起數用的詞。」（「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此外，他又讀「水滸傳」、「紅樓夢」、「琵琶記」（元高明撰）、「西廂記」（元王實甫撰）、「左傳」、「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飲冰室文集」等；至於西方作家，對意大利「三傑傳」、英國莎士比亞、法國莫里哀、英國華茲華司等人的作品，他也很喜歡閱讀。

## 作 品 簡 介

朱光潛最為青年所熟知的著作，當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九三一）和「談美」（一九三二）二書。「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有一篇「談勤」、「談美」的第一篇「我們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都會選入中學國文教科書裏。

「文藝心理學」，是一本很有名的書，根據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Croce）的「美學原理」而寫成的。一九三六年由開明書店出版。關於這本書，朱光潛說：「……我曾經費過一年的光陰寫了一部『文藝心理學』。……在寫『文藝心理學』時，我要先看幾十部書才敢下筆寫一章。」（「談美」頁四。）可見他寫這本書時的認真態度。

「孟實文鈔」，一九三六年，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一九四六年改由開明書店出版，書名也改為「我與文學」。其他的著作有：「變態心理學派別」（一九三〇）、「變態心理學」（一九三三）、「詩論」（一九四三）、「談修養」（一九四六）、「談文學」（一九四六）。此外，他翻譯了克羅齊著的「美學原理」；「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專書。

## 文 學 觀 點

一九三七年「文學雜誌」創刊，由朱光潛主編，每期銷行在兩萬份以上。然而，因對日抗戰開始的影響，這份雜誌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一九四七年這個刊物復刊了，仍由朱光潛主編。在二卷一期上，他寫了一篇「文學雜誌復刊卷頭語」。

「……一般低級趣味底刊物，對於現代青年所注射底毒汁，流禍之烈，怕尤甚於鴉片烟。」

……我們對於文學底看法，猶如我們對於文化底看法，認為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現。一個國家民族的完整生命有它的歷史底傳統。現時底內部環境與外來影響，以及人民對於這些要素所釀成底實際生活底體認。因此，文學這棵花所賴以滋潤底土壤很廣，它不能脫離哲學、藝術、科學等等文化部門而獨立，盡管文學不必直接討論這些文化部門。它的根卻必須伸到它們裏面去吸收滋養。……我們認為文學上只有好壞之別，沒有甚麼新舊左右之別。……一國的文學並不只是一個特殊職業階級的成就，而是全民衆的成就。……」

由這段文字，可看到好些有關朱光潛的文學觀，雖然距今已有二十四年了，可是筆者仍然覺得他的文學觀是正確的。

朱氏的文章，氣勢磅礴，簡潔有力，觀察精細，條理分明；雖抽象隱微處，着墨亦力避艱澀，所以讀起來有深入淺出之感，值得推薦給青年的讀者。

# 談文藝批評的準繩

——從郭沫若批判李白杜甫的準繩談起

在還沒有正式分析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這部書時，請允許筆者在這兒先說幾句話。大家都知到，無論是誰，只要他能以創作證明他的存在，他就是有存在的價值，不管後人是怎樣的批判他，他依然 是他，別人的評價不能把他的名字從歷史上擦掉。就以孔子來說吧，儘管有人高喊打倒「孔家店」，高 嘴「焚燬孔子的幽靈」，但是，孔子仍舊是孔子，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並未因別人的批判而動搖 。全樣的，李白和杜甫，一向都被人公認為中國詩歌壇上少數幾個最卓越最有成就的詩人。他們在中國 文學史上，在世界文學史上，都佔有極崇高的地位。對於像這樣光芒四射的詩人，我們是否因了他們在 作品內容的某些缺點，而把他們評得「一文不價」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都明白：郭沫若生活在今天的中國。那裡的文學批評，是沿着史大林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的現 實主義」的批評路線走的，而毛澤東所強調的「文藝」必須為「普羅」階級服務，走的正是這條路線， 很明顯的，郭沫若是站在這種階級講話。大家應當要清楚：一個寫批評文章的人，他理當不應特別為某 某階級講話，也不應當對某某階級的人特別有好感；因為一個社會的組成，一個國家的建立，不單單只 靠某一「特定」階級的人。可見，在以某一階級的立場而寫出來的文學批評，一定是有拘限性的，一定

是十分主觀的，因為他只能滿足他那個階級的人，不能滿足全人類的需要，那是無庸置疑的。

李白和杜甫，全是舊中國封建時代的人物，當時的政治體制是「君主專政」，並非民主，也非「共產」；而且，那時候的文藝批評，並沒有主張一定要創作些什麼「新現實主義」的詩歌，也不為什麼「普羅」階級服務。在受時代（指政治體制）和創作觀念（當時並無什麼明確的路線）的限制下，李白和杜甫，寫下了一些足以反映時代事實及優秀技巧的詩歌，這又有什麼不對呢？

以階級立場而言，杜甫是站在「寒士」這個立場說話的。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這首詩中，杜甫曾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如所週知，「士」在當時人們的心眼中，是高高在上的，但是，杜甫這兒所說的「士」，却是個落拓、窮困的「寒士」，這正意味着「士」是不受當時統治者的重視，否則，又怎會如此潦倒不堪，居住破爛的茅屋呢？從以上引詩的字里行間，我們又可以看出，當時的「寒士」所居住的地方，一定是很不夠理想的，要不然，杜甫就不會說什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了。如果我們再往深一層去想，既然「寒士」沒有好的住所，那麼，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怎麼又會有好屋可住呢？這不是間接反映了當時社會黑暗的一面嗎？最後杜甫說，只要「天下寒士」都有「廣廈」好住，他自己就算是「廬破凍死」，也在所不惜，這種無私精神，難道又有什麼不好嗎？

上文說過，杜甫是爲「寒士」階級說話，這當然有所拘限，不過，這跟郭沫若爲「普羅」階級講話，却是完全小異的。若果我們依據爲什麼階級的人說什麼階級的話這一原則來看，杜甫沒有錯，郭沫若也沒有錯，問題只是在於：郭沫若是以自己的立場，來批評杜甫的立場，而又指責杜甫的不當，那不就是犯了嚴重的主觀偏差嗎？一個够格的文藝評論家，他理應捐棄一切的主觀立場，他是沒有理由定下一套批評標準，要大家都襲用或跟隨他；凡不符合他個人的批評準繩的詩歌，就不算是什麼好的作品，而像這麼樣的批評原則，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客觀水平？有認知的人，當然能够有所瞭然。不幸得很，郭沫若恰巧就是一個偏私的評論家，我們又能說什麼呢？

郭沫若在批判杜甫膾炙人口的「三別」、「三吏」這六首詩時，曾說：「但在今天，我們從階級的觀點來加以分析時，詩的缺陷就無法掩飾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杜

甫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緒的，如果有得一絲一毫那樣的情緒，那就歸于『盜賊』的範疇，是爲杜甫所不能全情的危險分子了。」這些話，實在是無理取鬧。因爲郭沫若是以自我的階級觀念（或政治立場）作爲他自個兒的批判標準，我認爲，這是非常主觀的。實際上，這六首詩的內涵精神，是十分積極和進步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杜甫能够在詩中，暴露了當時戰禍的可怖：官府到處強硬拉夫當兵，而這些被隨便拉去當兵的人，不是「中男」，就是「垂老」者，從這兒，我們就可以想像當時的社會，幾乎是沒有了壯丁，不但如此，我們更可以聯想到那些去當兵的壯丁，恐怕也早已陣亡沙場了。像這樣的思想內容，難道會有什麼缺陷嗎？而所謂的「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或是「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或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緒」，或是「歸于『盜賊』的範疇」……等等，都跟這六首詩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它們只是郭沫若的階級觀念在興風作浪罷了。所以，我以爲，人們把杜甫讚爲「關心民間疾苦」的詩人，根本就不是什麼過譽之辭。

郭沫若說：「認真說，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場上的。」他又說：「他（杜甫）有時也罵罵『小吏』，而爲『大吏』大幫忙。請讀他的『遭遇』一詩吧：

「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他把橫征暴斂、苛差勞役的暴政，歸罪于在下的奸猾小吏，而說在上的『貴人』是仁慈的。」從這些話看來，我覺得，郭沫若存有極大的偏見，因爲他認爲凡是「在上的『貴人』」都是不仁慈的，而實際上，位居高職的大官，並非每一個都是不仁慈，何況詩中會說：「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這不是表明了這位「貴人」也具有仁慈的美德嗎？我們應當要了解這麼一個現象：在上的「大吏」，可能把良好的任務交給「小吏」去施行，可是，「小吏」却從中作亂，剝削人民，勞役群衆——這可能會違背了「大吏」的最初意旨。這麼說來，杜甫的指責「小吏」，應該是不會有所差錯的吧。如果我們把『罵罵「小吏」』看作是在幫「大吏」的忙，那就未免有點牽強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是可以怪責「大吏」的，那就是他督促得不够嚴密，然而，這跟「大吏」的不仁，又有什麼關係呢？可見，郭沫若是強制要指責杜甫的，而像這麼樣的斥責，不是階級觀念在作怪，那又是什麼呢？依據普通原則，作爲一個嚴肅的文藝批評家，在評論作品的時候，他理當不宜以自己的思想（或階級）爲目標，而強要他人遵循，從上面的分析看來，郭沫若不幸就犯了這種毛病，那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體呵。

魯迅說：『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綉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見魯迅的「題未定草」之六）魯迅所說的「摘句」，雖然是專指藝術風格而言，但是，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就作品的內涵精神來談談。大凡「摘句」，就容易流于片面性，因為只能抓住問題的某一點，不能暢述其他各部份，這就是所謂的「以偏蓋全」的弊病。魯迅的意思是說：一般人只注意到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飄飄然」的風格，對於他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都置之不理，那自然是極不正確的。因為在這些詩中，不僅沒有什麼「飄飄然」的意，相反的，却是屬於一種憤勵壯志，慷慨昂揚，金剛怒目式的激情。這不是說明了「摘句」的嚴重缺點嗎？是故，魯迅就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見魯迅的「題未定草」之七）

運筆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郁達夫。人們一提起郁達夫，自然就會想起他是個「頹廢派」的作家；不過，事實上，他的內心，仍然滿貯着一腔沸血，一股豪情，他是非常熱愛自己的祖國。

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弔國殞？

偶向西台吟過，苔痕猶似淚淋浪。

（「偶過西台有感」）

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

只愁亡國後，營墓更無田。

（「贈閩報界全人」）

閩中風雅賴扶持，氣節應爲弱者師；  
萬國破家亡後，對花洒淚豈成詩？

（「贈華報全人」）

就詩的內涵精神而言，這三首詩充份表達郁達夫的民族情緒和愛國意識，那高超的思想內容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決不是什麼「頹喪」，也不是什麼「荒唐」，然而，一般人只酷愛指責他的傷感、墮落的情緒，顯然是犯到了「以偏蓋全」的毛病。郁達夫在那篇爲衆人所惡意攻訐的「沉淪」小說的結尾裏，就會大聲疾嘆道：

中國呀中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顯而易見，這些句子所表現的，再也不是什麼頹廢的情調，相反的，却是積極的與富于進取的精神。可見，當我們在批評某位作家的作品的思想內容時，我們千萬莫要僅只狠擊他的某部份思想，而是應當盡量照顧全體，這麼一來，就會免于流入單方面的主觀成見了。

郭沫若在他的第二本著作「星空」里，曾顯露出極端悲傷的情感。他一方面親覩了「新鮮的血痕」，另一方面却「深深感到苦悶」。他更把自己比喻為「帶了箭的雁鶴」、「受了傷的勇士」，在「星空」的「幽光」中「感受到天空的安慰」。在第三部詩集「瓶」里，呈現出來的思想內容，是貧乏蒼白的，是單調空洞的；「瓶」雖是郭沫若的情詩集，可是，那只是詩化了的愛情，只是詩人式的愛情，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在象牙之塔中談情說愛，會產生什麼樣的內容，無須剖析和說明，我們就可瞭然于胸了。然而，儘管如此，倘若我要批評郭沫若的詩作，我當然不會一味挑剔他的「星空」和「瓶」，或是專以他這兩部作品來批判他的屬於消極的思想，或甚至是選擇某些詩句，來概括他所有詩作的內涵精神。因為我素來比較愛「兼顧」，不喜「偏單」；而且，我一貫的批評原則，不只重視作品的內涵精神，全時也注意作品的藝術技巧——這樣寫出來的評論，我認為，多少總不會陷入「以偏蓋全」的泥沼，或是步上魯迅所說的「摘句」的後塵。

郭沫若在評「杜甫的階級意識」一節中，曾摘出杜甫的「喜雨」一詩中的兩個句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他進一步解釋道：「怎得用銅鞭打雷公，降下滂沱大雨來清洗吳越一帶！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請看他在詩句下的自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原來他是要清洗或掃蕩吳越一帶的「盜賊」。」郭沫若更引証「資治通鑑」的史料，說明這些「盜賊」，根本不是什麼真正的「盜賊」，而是一群農民的起義軍；杜甫把他們說成「盜賊」，顯然是站在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那一邊講話的。事實是否這麼樣呢？請允筆者抄錄「喜雨」的原詩如下，以見真偽。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驟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

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

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原註。時聞浙右多盜賊。)

從上述這首詩看來，坦誠地說，杜甫在詩中所要表現的，只是一份情感，一味期待，那就是希望天公會下大雨。為什麼呢？因為映入杜甫眼簾的是：春旱、日赤、農休、兵騷、軍困、土熱、穀息……等，所以，他就殷切企盼着雨水能够「滂沱洗吳越」，如此一來，他才能够「見寧歲」和「解憂思」。像這樣的願望，難道是爲統治階級、地主階級而說話的嗎？老實說，郭沫若「故意」要歪曲事實，並強要杜甫戴上「階級意識」這頂帽子，我認爲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郭沫若依據「原註」（即「時聞浙右多盜賊」），且引証史籍資料，說明「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就是在暗示「剿滅」或「掃蕩」「農民義軍」，關於這一問題，我頗覺懷疑。如果我們不像郭沫若那樣有異人的幻想力，而以事實來透視，我們就不難領悟到這則「原註」與原詩相互間的聯繫含義。原詩說「日赤土熱」、「農休穀息」，可見，當時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假使我沒有會錯意的話，杜甫「刻意」要加入這則「原註」，似乎是在反映浙右這一帶的農民，不單單都營着慘淡的生活，而且偏偏又有很多盜賊出沒其間，爲非作歹，恣意騷擾，這不是所謂的「屋漏偏逢連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禍上加禍嗎？這難道不是在替代農民說話嗎？如果我們還全情、甚至鼓勵這些盜賊，那麼，社會將會永無安寧的日子了。

原詩的題目是「喜雨」，如果說杜甫寫的並非是一份真摯的悲憫心，他大可冠上其他的題目爲何偏要題爲「喜雨」呢？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郭沫若沒有抄錄原詩的全文，只是摘出其中的兩句詩，就企圖以此來說明杜甫的階級立場，其說服人的力量，顯然大大地褪減。因爲他不只把「三別」、「三吏」六首詩一字不漏的照抄下來，而且還把它們譯成語體文呢。可見，摘句是他批評的手段，爲了硬要給杜甫戴上「階級意識」的高帽，他就不惜千犯「以偏概全」的摘句流弊。我們可以不管他是有什麼目的，可是，就文章論文章，他這樣做，無論如何，總是不易使人心服的。

郭沫若批評杜甫爲了追求功名利祿，竟然不惜胡亂恭維一個與他素不相識的判官，如「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一詩，把個劉十恭維得了不得。杜甫這種卑躬屈節，奉承權貴的態度，實在是大大地出人意表。無可否認的，這是杜甫極庸俗的一面；可是，只要我們冷靜的思考，就可察覺到，杜甫之所以要去捧權貴，着實是無可奈何的。如所週知，人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生存，要生存就得要溫飽，要溫飽就得要謀事，杜甫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士，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做出這樣的傻事。我並非完全贊成杜甫這樣的舉止，我的意見是說，當我們在批評歷史人物時，應該要考慮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就以郭沫若來說吧，他處在一個共產專制的國度里，他們的文藝創作或評文文章，都是走相全的路線，都是一定的種子，如果有誰違背已鐵定了的路線，他必然要橫遭清算的厄運。我們不是可以從報章上讀到郭沫若要焚燬他以前所有的作品嗎？一個有個性的作家，要燒燬自己的著作，是前所未有的例子，可是，却給郭沫若「捷足先登」了。爲什麼呢？這還不是他在眷戀着「科學院院長」的高官厚職嗎？爲了奉承上司，寧可屈節乞憐，這難道不是功名心在作怪嗎？冰心、矛盾、老舍、田漢等這些人，不甘把文藝作品當爲某類型的工具，任人擺佈，淪爲奴才，並且爲了要保持着作家的固有尊嚴，結果就紛紛被統治者清算，這難道不會比郭沫若強些嗎？

郭沫若曾經讚許過杜甫，說他是個「人民詩人」，如今，却一百八十度地轉變爲指責了。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在一九七二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與杜甫」的扉頁上，便印着兩段毛澤東的語錄：「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又：「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可見，郭沫若的態度的改變，委實是受到權貴的壓力，由於要迎合權貴的胃口，他不得不盡其所能地挖掘杜甫的不是嚴重缺點的缺點。在這種政治背景下，他所寫出來的評論文章，真誠的程度，可就蕩然無存了；因此，我們是不應該毫無分辨地就接受了他對杜甫的抨擊。依據我的觀點，我覺得，無論是古今中外，不管是多偉大的作家，對於他們所寫的批評，我們都不應一概承受；全時，最可惡的，就是把他們的批評標準一成不變地照搬出來，這當然是沒有多大的裨益。

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要的，是那些有建設性的評論，不是那些破壞性的主張；我們可以繼承的，是那些適合此時此地所需要的原則，不是那些與此時此地格格不入的標準——這是在說明，我們要擇取某些優點，摒棄某些缺點，然後，再把一些新機融合進這些優點里，加以發揚光大，這麼一來，我們才能創造出一些別開生面，與衆不凡，有自己風貌的嶄新的論評文章，這才是一件值得我們去做的事。

文藝批評家最易犯到的毛病，就是老是喜歡用一個一定的圈子，隨意往各種作品上面亂套。凡是不合這個圈子內的作品，就是劣貨，凡是合於這個圈子的，就是好料。這種「二分法」的批評方法，不知誤導了多少的無知作者與讀者，這自然不是好現象。我經常都聽到這樣極端的評語：「你的作品沒有積極的思想，所以是差勁的。」或是：「你的作品沒有超脫現實的手法，所以不能登大雅之堂。」像這類評語，必然不易叫人心服。我認為，好的作品，就是作者能够在作品中，表現出他所要表現的東西，他是忠于自己的表現原則，而不是遵循別人為他所圈定的刻板原則。因為一切文藝作品，都不是文字的說明，而是一種藝術的表現，舉凡表現，都得利用種種迥異的新鮮的獨創的技巧，作品的好壞優劣，就應包含以此作衡量的標準，而不只是以作品是否含有「教育羣衆」、「改革社會」的內容為準繩。

這兒就牽涉到文藝的表現問題。如所知悉，不只在文藝作品中，須要力行表現，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通過表現，窺視事件或行為的意義。我們經常都能看到，某人在深深的皺着眉頭，無須聽那人的表白，我們就可知他在表現內心的不愉快；可見，一切的臉部表情，都是表現個人內在和外在的情感，當然，這種表現還包括了人的一切舉止、談吐以及辦事態度等，就是說大自然的萬物萬象都有所表現，也是不算過份——如落紅的掉淚，雷電的咆哮，夕陽的瞬逝等，無一不在表現。表現也可說是象徵。譬如上文所說的臉部表情，是一種表現，也是一種象徵。假如說皺着眉頭是表現了人的不愉快，那麼，我們也可說，皺着眉頭是人的不愉快的象徵。魯迅就特別擅長這種表現技巧。例如：

「對面走來了靜修巷里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時，看見伊也一定要唾罵，而況在屈辱之後呢？他是發生了回憶，又發生了敵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了你！」他想。

他近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頭皮，默笑着，說：「禿兒！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

酒店裏的人大笑。阿Q更得意，而且為滿足那些鑒賞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才放手。  
他這一戰，早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後更輕鬆，飄飄然，似乎要飛去了。』

從上面所摘引的文字看來，魯迅是在表現阿Q的精神勝利法。通過阿Q的摸擰尼姑的頭皮和臉頰的動作，加上酒店里的人的大笑，不是正象徵着中國人喜愛精神勝利嗎？「阿Q正傳」正因為通篇都是採用這種象徵手法，所以它偉大。由上觀去，文藝作品如果不在表現，它就不是什麼文藝作品了。因此，當我們在評論作品的時候，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問題就是：作者要表現的是什麼？他在作品中如何把它表現出來？我認為，這才是評論家在批評創作時所依據的唯一標準。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郭沫若他們的所謂文藝批評的標準，實際上，就是專指政治標準。因此，一切的文藝作品，必須要符合某種特定的政治目標，文藝只不過是達到某種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罷了。郭沫若指責杜甫詩歌的「缺點」，是因杜詩沒具備「造反」的情緒，所以，杜甫是站在「統治階級」說話的詩人，不足為師，這顯然是帶有極濃厚的政治色彩。我認為：如果文藝不是政治的工具，不是特別為某種政治服務，那麼，我們所應關注的，就是文藝本身的問題。文藝是藝術的一種，它所令人最重視的，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藝術性的高低，這也就是說表現技巧的好壞。寫到這里，自然又牽涉到文藝作品的內涵精神和藝術技巧。我以為，一切的創作，只要表現得絕妙，藝術性高，讀者讀了以後，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那麼，這就是好的作品了。內容是相輔的。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有人性的文藝作家，他絕對不可能在作品內宣揚落後思想，或煽動反國家的精神，或鼓勵人民破壞社會安寧的情緒……等。另一方面，假使內容是可取的，但藝術性却非常低劣，這樣的作品，無論如何，都無法在讀者的心目中豎碑紀念的。全時，當某些作家的認知提高後，他總不會流于一般性的庸俗，寫那些「標語口號式」的文章，因為他們知道，欠缺藝術性的文學作品，不管內容是怎麼樣的積極，對於激發人類情感的力量，勢必降至零點以下。卓萊頓（J. Dryden）在寫詩和劇本時，他所使用的文學形式，並不是由大眾的需要產生出來的，而只是他自己的一種新技巧的嘗試；是故，艾略特曾讚他為「十八世紀所有的最佳詩作

的祖先」。克爾（W. P. Ker）說：「……現代藝術，包括詩的傾向，時常和那個時代的大眾趣味相反。」這些話，在在都在強調文學作品的藝術性的重要性。

魯迅說：「來信說技巧修養是最大的問題，這是不錯的，現在的許多青年藝術家，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所以他的作品，表現不出所要表現的內容來。正如作文的人，因為不能修辭，於是也不能達意。但是如果內容的充實，不與技巧並進，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裏去的。」（見給李樺）魯迅把「技巧修養」排在「內容」的前頭，可見，他也十分重視藝術作品的表現技巧，所以，他又說：「……單是題材好，是沒有用的，還是要技術。」（見「給李霧城」）馬洛亞（A. Mauripis）說：「沒有技巧即沒有天才。」這句話說得頗有道理。

文藝作品的內容，不應只是專指「歌頌工農」和「熱愛勞動」，我覺得，如果每個作家都是在寫全樣的內容，那麼，就算我們出版了成千上萬部的集子，我們的文藝作品，却仍然停頓在這個水平上，十年廿年卅年，都是一樣的貨色，都是一樣的「歌頌工農」和「熱愛勞動」，那麼，我們的創作，可就沒有向前邁進的希望了，對於文藝創作本身來說，那又有甚麼價值和意義呢？人生充滿着矛盾，人的情感經常都隨着時、地、人的種種因素而有所變遷，因此，當我們愉悅的時候，大可高吭劉邦的「大風歌」，當我們悲傷的時候，也可以哀吟項羽的「垓下歌」，這原是極其自然的現象。如果這一代的青年，感受到精神上的無限空虛、苦悶、孤寂、哀傷、感嘆，在作品中，我們倘能反映出這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我覺得，這就是作品的內容了。當然，在第十流評論家的眼里，必然以為這種內容是消極的，所以這類的作品是差勁的，因為它沒有「歌頌工農」，也沒有「熱愛勞動」的積極思想——像這樣的批評標準，我相信，不僅原作者會感到不滿意，就連讀者也會大失所望。

甚麼才是真正內容呢？我以為：凡是能够真誠的表達出作者所要表現的題旨，就是作品的內容了。請讀一讀這裡詩人的作品：

The Rabbit ( 牧羚奴 )

2 mini morning suns

Snow envelopes

the mute sweetness

黑貓（周祭）

輕輕地

牠來了

踏着輕輕的脚步

像一絲夜風

像夜風扯下的

一片葉子

像夜

•

夜很深

夜很濃

夜很黯淡

只剩天邊兩顆星

藍藍的

神秘而且美

只剩遠處兩盞燈

閃閃的

發出冷而清的光

然後

拖着長長的黑影

靜靜的

踏着靜靜的脚步

走了

自以上所引的兩首詩看來，牧羚奴和周粲，在他們詩作的題旨內容上，表現得十分成功。「*mini morning suns*」是指兔的眼睛，「*snow envelopes*」是指兔的潔白；「夜很深」是指「黑」，「兩顆星」、「兩盞燈」是指貓的眼睛，「像夜風扯下的一片葉子」是指貓的輕靈動作。這兩首詩，把「白兔」和「黑貓」的形象，刻劃得十分活潑生動，予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這就是詩人所要表現的題旨內容。雖然它們沒有甚麼積極的思想內容，但是，任何人讀了這兩首詩之後，都不得不讚許它們是好的作品，那是由於藝術性很高的原故多。

讓我們再來探討藝術技巧與內涵精神這兩個問題。首先，我必須要說明一下：一個藝術家，他所要追求的，應該是不變的東西，換言之，甚麼是永久性的或永恆性的東西？坦白說來，藝術技巧就是永恆性的東西。譬如：寫詩時所運用的象徵手法，不僅中國的古詩（如詩經、楚辭）都會強調了這種技巧，就算是現代寫白話詩的作者，也非常關注這個手法。外國詩作也是一樣。可見，爲了使詩更富有藝術性，古今中外的詩人，在寫詩的藝術表現上，都是比較喜歡採用象徵手法——這種技巧是超越時空的；是隸屬於永恆性的東西，那是不言而喻的了。關於內涵精神方面，由於時代的差別，國度的不全，環境的迥異，就呈現了各種各樣的內容。例如：中國五四文學運動時的作品的內容思想，幾乎都是反禮教、反封建、反軍閥、反侵略的，但是，這些內容，可就不能適應于本地了。由此可知，內涵精神只是暫時性的東西，它之不能超越時空，是不在話下的。所以，當我們在批評作品時，單單就內容思想來分析，是不夠的，我們應該還要剖析作品的藝術性的強弱。在解析詩時，我們所要追求的，就是作者在表現題旨上有無正確性，語言運用是否精簡，節奏是否緊湊，結構是否嚴謹，意象的塑造是否生動動人……等等。統括地說，就是這首詩寫得好不好？我們並不只是囿限於內容而已。

今天，我們的某些批評家，總是喜歡揭舉「教育群衆」、「改革社會」的大纛，我認爲，這只是一種坐在冷氣房里大寫勞動偉大的言行不一致的作品的慣性的口號。因爲：第一，他們大多數是智識份子，不是真正的勞動者；第二，他們遠離勞動者，沒有真正跟勞動者生活在一起；第三，他們寫出來的作品文字，是屬於智識份子的口吻，並非是真正勞動者的語言。老實說，這些評論家所謂的「教育群衆」、「改革社會」云云，只是因襲郭沫若他們的批評準繩，並不是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我們都曉得：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個腐朽了的國土，教育不能普及，到處都是文盲，再加上貪官污吏的魚肉人民，軍閥的橫行霸道，社會呈現一片混亂，在那種地方、那個時代里，提出「教育群衆」、「改革社會」的口

，理當沒有甚麼錯誤。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片土地上，如果仍然沿用這種口號來批評文藝作品，那未免太過于「食古不化」了。我們大家都有均等的機會接受教育，因此，文盲銳減，人智普遍提高，人人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現有社會里的生活的現實，那還用得着你來「教育」嗎？我們有相當美好的生活，比起全一個地區里的所有國家來，我們的生活水準，可說是首屈一指的。由于政治穩定，社會安寧，所以，人人都能相安無事；當大家都能生活于安寧的環境中，那還用得着你來「改革」嗎？職是之故，我深切認為，在此時此地，提出甚麼「教育群衆」、甚麼「改革社會」、都是行不通的木乃伊式的口號。可見，批評家如果老是繼承郭沫若他們的批評標準，那將是智力上的殞化，沒具有甚麼新鮮的創見，又如何去推動本地的文藝創作呢？所以，我以為，內容的創新，是本地文藝工作者的當前急務，那是誰也不能加以否認的事實。

歌德曾說：「批評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破壞性的，另一類是創造性的或是建設性的。」我認為，所謂破壞性的批評，就是指批評家根據已鐵定了的框子去衡量一切文藝作品；而所謂創造性的或是建設性的批評，就是指論評家直接解析文藝作品本身的基本問題——譬如：作者的真正目的是甚麼？他必須做的工作如何表現在他的作品里？他如何以所得的材料去完成他的目的？他究竟完成了多少？我確認，今天的一切批評文章，除非它深具創造性和建設性，否則，它就很難立足。我更相信，只有深具創造性和建設性的批評能力的論評家，才能寫出一些優異的評論作品，同時，對於刺激正在創作中的作家，必然會引起鉅大的啓性和影響力，而一些優秀創作的誕生，當然是一種十分自然的趨勢。

從事文藝批評的工作者，最忌受習慣或惰性的蠶縛，因它使人的感受力生了繭，思考力長了銹。如果我們還想換換味口，還想戮力創新，那麼，我們不僅要打破惡習，消除怠惰，還得要有豐富的想像力，銳利的觀察力，高度的鑑賞力，細膩的分析力，這麼一來，我們就能寫出一些「道前人所未嘗道者」的論評文章了。假使每個評論家都有這種決心，本地的批評文章，就有璀璨的前程了。

# 社會性失能與犯罪

犯罪學自意大利學者朗布羅梭創立以還，已有百多年歷史。在這百多年當中，研究犯罪的人包括有精神病醫生、生物學者、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及社會工作者等。自廿世紀初社會學盛行後，社會學者研究犯罪學的逐漸增多。在目前，研究犯罪學的以社會學者居多。這並不是偶然的事。原因是犯罪與社會息息相關。離開社會實體，犯罪學不能作獨立研究。尤其是在討論控制犯罪時，社會之制度必須要加以考慮。而犯罪學中兩主要課題則為犯罪原因與社會控制。其中社會控制却需賴犯罪原因之確立方始生効。

在朗布羅梭之前，一般哲學家認為犯罪是出于自由意志。亦即言，個人有絕對自由選擇他所喜歡之行為表現。很明顯的，此種臆說並未考慮到個人與社會之關係。個人之行為雖不完全受社會價值及規範所束縛，但其能完全獨立是不可思議的。社會學上最重要的假定之一就是：人類的行為多少受到社會制裁力的束縛。因此，自由意志之說無形中與社會學理論大相逕庭。哲學雖云科學之母，但未經實證之部份仍僅是哲學。

朗布羅梭乃第一位以科學方法去研究犯罪原因的人。他研究牢獄中之囚犯後的最初報告謂：犯人是天生而來的。但在其進一步深入研究後却修正前說謂：囚犯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生

來犯。其餘三分之二屬於精神病犯及社會性囚犯。他的學生雖秉承師志不斷研究，仍不脫窠臼，仍斷定囚犯中有些是天生的。

心理學派的犯罪學觀點到目前仍未被証實。這派觀點主要衍自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以德之性格三分學說。根據此說，人類性格可分為本我，自我及超我三部份。本我好比一隻馬，自我乃騎在馬背上的人，而超我則被喻為騎馬者之頭腦。其三者之關係為：人控制馬，但心智控制馬師。若心智不能經由馬師而控制該馬，馬就會亂跑狂奔。在個人性格上而言，若本我太強而超我太弱，個人就會傾向於越軌行爲。此學說雖目前的科學程度未能給以証實，但其影響非常之深遠；且部份觀點與社會學中的社會化理論極相近，尙不至被列入吹噓之說。

社會學者雖不贊同生來犯之說，亦不敢輕易接受體質與氣質犯罪之說，但其他探討出之各種犯罪原因却未能為所有學者所接受。社會學者所舉出之犯罪原因大致上有以下各種：惡劣居住環境、與壞人交往、缺乏自信、破壞家庭、貧困家庭、喪失規範、不良之認同及隨波逐流等等。但是，一種事件的產生是不可能同時具有多種原因的。如水在攝氏零下會結冰。低溫是因，水結冰是果。若我們見到水結冰，則我們可推定溫度一定在攝氏零度以下。但我們却不能依理推定：某人犯罪是因為家庭貧困。因為許多家庭貧困的人終生安份守己。既然不能如此推定，則我們必須承認兩種事實：其一為犯罪原因不限于一個；其二為犯罪性質或現象並不單純。前者涉及之課題為：多因學說是否可被視為理論？本文不擬作深入討論。後者在目前已經被証實。換言之，犯罪現象是不同質的。比方說，打劫事件與走私事件在內容上是不同的。易言之，打家劫舍之人不一定有興趣去走私。同樣的，強姦事件與綁票事件之內容亦有異。甚至連少年犯罪事件中，亦有中產階級犯罪與低層階級犯罪之分。這些在非依從性社會的事件，相當於依從性社會中的各種活動。打籃球的人不一定有興趣去跳舞。參加露營會的人不一定就會參加同樂隊。其實，若我們明瞭依從性社會與非依從性社會乃一銅板之兩面，則在活動的紛雜性上，兩者必會一樣。我們既不能以單一因素去解釋依從性社會的所有活動，為什麼却一定要以單一因素去解釋非依從性的社會活動呢？羅素所謂：我們這個世界既然這樣敗壞，我們又何能想像到天堂是美好的呢？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1)可以解釋人類為什麼犯罪的原因亦必可以用來解釋人

類為什麼不犯罪；（二）非依從性的社會活動正如依從性社會的活動一樣紛紜複雜；每一事件具有其本身之因果關係。

乍看之下，這兩點似乎互矛盾。其實，一點也不。蓋上述兩點乃屬於不同的推理層次。連貫此二層次的機構我們不妨稱之為機會結構。

現在，先讓我們由依從性社會入手。原因是它的社會活動模式與非依從性社會相近，且我們對此社會的認識亦較深入。

當一個嬰兒呱呱墜地後，他就開始接受在家庭中進行的一連串社會化過程。此種過程主要包括社會價值及行為規範的灌輸。比如說在家庭中父母經常會對小孩提起某某人真了不起，又某某人如何受人愛戴及尊敬等。某某人之所以這樣受推崇是因為他既進入大學又每年名列前茅，且在家非常孝順父母。小孩就在這種與父母或兄姊之互動中接受了現存的社會價值系統。其次，為父母的亦必對小孩之言行予以貶褒。在一中產階級的家庭中，當小孩穿衣不整及盥洗不淨時，必受到父母的糾正。久而久之，小孩就知道穿衣必須要整齊，盥洗務必清潔。小孩乃在家庭中學會了社會上同階級人們的行為方式。若這小孩長大後與具有共有價值及規範的鄰居或他人交往，他將不會遭受到價值上或行為上的衝突。在這種沒有衝突的情況下（假定此人在家中所接受的是一套社會上大部份人士所接受的價值及行為體系）這人必然而然地進入依從性社會。他可能對音樂及文學發生很大的興趣。他亦可能對宗教有興趣而因此經常去廟堂或教堂。他為什麼對音樂文學及宗教有興趣但對數學及烹飪却無興趣呢？這與家庭的社會化和朋友之遇從有很大的關係。遺傳因素當然不能完全忽略。但遺傳因素只能把人類囿限于數理與非數理傾向。在此二傾向中，社會化的因素可促使一個人選擇繪畫、寫作、音樂、運動等。繪畫中可能又只選擇水彩或墨畫。這些分化却不是遺傳因素所導致的。

當然，社會化過程之來源不僅限于家庭及朋友，對歷史人物或當代人物之超空間認同亦是社會化泉源之一。但若以次序分，家庭中所接受之社會化應是最基本及最初級的。一般上，個人的性格在初級社會化過程中鑄定。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朋友及學校等之次級社會化過程僅是初級社會化過程之一種延續而已。

類似的性格鑄定過程當然亦會發生在非依從性之社會中。這種文化分別傳遞的現象在任

何社會都可能發生。但發生在民主尤其是移民社會中較多。美國犯罪學家蘇瑟南（E. Sutherland）研究美國意大利移民時就發現此種文化分隔傳遞現象。依他的記述是：當一位意大利勞工（其他移民亦差不多一樣）抵達美國時，接他的是必然是已在美國居留的同國籍勞工。此位移民便自抵達日起與意大利勞工組成的團體接觸。他亦因此較傾向于該小圈子內的價值與行為體系。對於外在的美國本土價值及行為體系不是不瞭解就是基于其本身之體系加以選擇甚至歪曲。由於其行為體系與美國社會的不同，或甚至大有出入，他的許多行為便自然而然地被社會一般人視作偏差或犯罪行為。在筆者研究星馬早期之華人秘密組織活動時，亦會發現此種例子。當一個中國移民登陸三州府港口時，接他的一定是中國人。不但是中國人，且必一定是他的同鄉。亦即謂客家人必為客家人所接送，福建人由福建人去照顧。當他被接上岸後，他便開始與鄉人接觸。由鄉人介紹工作或送到工作場地。在工作場地又全是鄉人。這些鄉人當然經常教導這位新客如何做事，如何待人等等。但此位移民却對當地社會之價值及行為體系完全無知。且由於各語言群或至少中國移民社區本身已是一自給自足社會體系，不必依賴當地社會，無形中該位移民就以移民社會，或更確切一點，以中國社會的價值與行為規範作為標準。因此，參加秘密社會組織就等於當地社會之歐洲人參加騎馬會一樣，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但由于當地社會之統治者的依從性活動不包括秘密結社活動，後者之活動遂被視為偏差性或犯罪活動。

上述的移民分隔文化傳遞與小孩自幼便受異於社會價值及行為體系的社會化過程一樣。這小孩成長後，必會依照他在家庭中所學去參加社會之活動。很明顯的，他的行為必被社會一般人視為乖異行為。他長大後可能只對於不必太花腦筋的活動感到興趣。而在這類活動中，有街上大扒，巷內小搶，破壞電話等等。他可能僅對巷內小搶有興趣。在傷腦筋的活動中有偽造貨幣及支票、走私、綁票、勒索及打劫銀行等等。此人亦可能只對走私有興趣。非依從性社會中的人對走私或巷內小搶有興趣與否，與依從性社會中的人只對繪畫有興趣否一樣，皆決定於社會化過程及機會結構。社會化過程在前面已敘述過，現且解釋一下何謂機會結構。

廣義地說，機會結構乃指一套通往期望成就的途徑。這種途徑一般上可分為合法與不合法。

非兩種。當合法途徑完全封閉時，社會上所有的人只好採用非法途徑。反之亦然。合法與非法途徑完全封閉的情況只能算是一種理念型。且任何一方面的途徑完全封閉之社會，亦無合法與非法之分。中國人所謂積非成是。一般說來社會中合法途徑與非法途徑是並存同在的。達至一種目的同時有合法與非法兩種途徑亦是非常可能之事。比方說：要通過任何攷試，攷生可以循規蹈規，按規參加攷試。但以作弊方式去通過攷試亦是屢見不鮮的。依據墨頓(R. Merton)的說法，一個人採用非法而不採用合法的途徑去達成願望是因為合法的途徑並不是平均分配於社會上每一個人的。有些人或某些階段的人比其他人擁有較多通往成功的途徑。那些分配不到或分配不足合法途徑的人往往就會以非法途徑去代替合法途徑。可是非法的途徑亦非平均地分配予各擬應用非法途徑之人。因此，不是每個擬打劫銀行的人都分配有可以成功地打劫銀行的非法途徑。既不能打劫銀行，只好圖謀他種非法活動。這種情況與依從性社會的一樣。當一個人分配到成為教員的合法途徑不多時，他亦只好從事于他種合法活動。

但是，誰決定哪些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某種途徑呢？這可由兩方面去分析。第一方面是社會結構，第二方面是個人的社會關係。簡單地說，當某一社會只有兩間小學時，該社會亦只有兩位小學校長及某一定數量的教師。若在該社會中有十個人都想成為小學校長時，則只可能有兩個人成功。但這十個人中哪兩個人可以成功呢？這就須看這十個候選人的社會與經濟背景如家境、學歷、地位等等。這些因素的取捨當然決定于社會之價值系統。如該社會上一般人崇尚洋學位，具有洋學位的人就會被選為校長。具有洋學位乃變成了個人之能力問題。上述之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乃我們所謂的機會結構。這種情況，亦同樣地會發生在非依從性社會中。此處從略，原因是我們的主要興趣在探求為什麼有人用合法途徑但却另有人以非法途徑去達到同樣的目的。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瞭解一個概念。這概念是「社會能力」。

籠統地說，社會能力乃是了解且能完成社會共同願望的能力。舉個例來說，某甲患感冒時天天去看電影。很明顯的，某甲若不是不了解則必是無能力去完成社會上一般人的期望。因社會上一般人是希望病人在家休息靜養。社會能力的喪失或不具有皆可稱為社會失能。此乃是促成人類犯罪的總因。

當一個人了解而又能够完成做學生的任務時，他就不會在攷試時作弊。而當一個人了解及能够完成做公民的任務時，他亦就不會去採取非法途徑。這種社會能力從哪裡來的呢？一言以蔽之，由初級社會化過程中所來。以通俗的語言說來，就是家庭教養。家庭教養好的人就是具有高度社會能力的人。具有此種能力的人，能有非法機會亦不願採取。社會能力只是一個依變變因。社會能力的高低乃受其他獨立變因所影響。這些影响社會能力的獨立變因乃包括了前面所述的惡劣環境、與壞人交往及破壞家庭等。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變因的關係。

實際上，惡劣環境等不能說爲犯罪原因。這些因素僅是間接地影响家庭對成員的社會化過程。因居住于貧民窟的人都是貧下階級。而這些貧下階級的父母每天都在爲生活奔波。奔波之餘已無時間好好地教育下一代奉公守法。這可以由父母與子女每日交談或接觸時間多寡看出。但我們不能說住在貧民窟的人日後一定犯法。這原因很簡單。緣有不少父母雖終日忙碌，但對於子女管教還是相當適當的。因此許多研究中皆找不出百分之百的罪犯出身于貧民窟。抽樣差誤當然可以造成這種現象。但缺乏社會能力似乎是一個較有說服力的因素。又許多研究又指出破損家庭乃是犯罪原因。這仍是過于簡化之說法。這其中漏了一環。這一環就是：破損家庭中之父母不可能有充份時間去教養子女。亦有指出罪犯多出于大家庭。原因亦是一樣：這種家庭無暇照顧所有子女。由此可見，社會失能乃產生自不完全的家庭教養。

當一個成員在家庭中不能獲得社會能力時，他也就不知道何種朋友可交而何種又不可以交。在這個階段，與好人來往者會奉公守法。但若與社會上所認爲的壞人來往，他最終會變成壞人。朋友之影响在今日的社會中尤深至鉅。蓋現在的青少年在學校的時間比在家裡要長。許多研究皆指出現代的青少年多傾向于朋友而非家庭。由此亦可見家庭對於子女的束縛力已日趨式微。

上面已說過，家庭管教不當的兒童，社會能力必低。或社會失能偏高。這類兒童或少年的行爲，必定傾向于使用非法途徑。但這類社會失能的人爲什麼有些只搶劫而有些却只逃稅呢？這就與他們所遇機會有關。一個社會失能且又經常與搶劫的人來往，或經常接觸這方面的經驗與事件如電視電影之有關搶劫影片等，他就會走上搶劫之途。這類人未必對僞造支票

有興趣。同樣的，逃稅之人其興趣亦是與習而來，他未必對放火姦殺有興趣。另一方面，一個具有高度社會能力的人，雖他經常與非法經驗接觸，他不會從事于非法行為。但由于具有完全社會能力之人是不可能的，故人類之中從未表現過非法行為或偏差行為的人，未之有也。這種人之所以不存在是因為無一家庭能完全灌輸所有依從行為準則之故。但是，具有高度社會能力的人行為雖偏差，却不侵犯法律。以社會控制的觀點而言，行為偏差但不犯法的人是可以容忍的。

縱觀上面所論，我們可以知道家庭之管教或初級社會化過程乃決定個人社會能力高低之機構。至于社會失能的人從事于不同種類的非法活動乃是機會結構所使然。歸根究底，家庭對兒女之管教乃是遏止犯罪之要素。至于如何測量社會能力之高低，則不在本文討論之範圍。本文之主旨在于調和單因或總因闡釋與異質犯罪學說。

一九七二、十二月廿日寫

一九七三年正月五日修改

附註：(一)本文原為馬來西亞某報刊之特約稿，因中途筆者染疾致未能及時完成。(二)本文儘量避免應用英文是希望免却許多排字上之麻煩。(三)本文原以學術論文格式寫成，但想有些讀者不能接受，特改以通俗化之文體出現。

# 花雕與威士忌

君子與英雄之五

我可以說是出生於酒世家。我的外婆死得早，聽說我的媽媽小時候如果哭，外公便給她喝一點酒。我的二叔，一天三餐都喝；我的三叔外祖，一年到頭都是醉薰薰的。

我們小時候，逢年過節，可能還不會吃飯，可是大人們一定會用筷子沾一點酒放在舌頭上。小孩麻了嘴巴，要哭不哭；於是，大人都哈哈笑了。到我可以舉著拿杯的時候，看見弟弟妹妹被如此訓練，免不了也會跟着笑起來。

酒儘管可以暢喝不禁，我總把它當作一個喜慶的節目。讀中學時在學校裏寄宿，偶爾也會買一包花生，沽一壺酒，三五良朋來消磨，倒不會習以爲常。

到了讀了劉備李白曹操他們有關飲酒的一些詩文之後，我便把飲酒當作是又風雅又高貴的事。俗語說：酒醉聰明漢！這一句話害了我幾十年。到了我成了年，可以獨自飲酒的時候，我常常醉，也常常飲。文人斗酒十篇，武人三碗可以打虎。既醉而退，腹中如火，心中如

結，腦中如薰，飄飄然。最後是要嘔不嘔，又煩又躁，難受極了。如果是再喝多一點，一醉就倒牀而睡，三天頭都痛。

喝酒的人，沒有不醉的。醉了的滋味，的確非常難受。可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有酒要喝，便喝罷，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們華人由於受了文人的影響，對於酒，有特殊的評價。例如結婚，我們便講請喝酒，這是喜酒；做生日，是壽酒；生兒子，三朝酒，彌月酒。熱鬧和喜慶，便不能沒有酒，我的西洋文學讀得不多，但是看到西洋人喝酒，有過之而無不及焉。東方人中，日本人的爲櫻花而喝酒，印度人的喝椰花酒，也都是有得比的。

不過，喝酒的方式也可以代表民族性。正式的華人喝酒，是絕對不摻水的；而且要用小杯，慢慢酌。西洋人科學化，開瓶酒先聞一聞，然後就是大口大口的喝。我們華人喝酒，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藝術，通常是與吃飯相連的。西洋人喝酒就是喝酒。可以喝掉全部收入，甚至於整個家當。華人喝酒却是適可而止。印度人雖然是東方人，喝酒却完全是西洋人的作風。

酒的喝法固然不同，酒的種類更是不可勝數；尤其是洋酒，還可以亂摻胡混。

我喝酒的歷史甚長，醉的次數也多，中西美酒，所歷甚豐。我覺得花雕可以代表東方的君子，威士忌可以代表西方的英雄。

花雕醇而馨，威士忌烈而馥。花雕要溫而飲，威士忌却要加冰，甚至可加梳打水，加七喜，加薑水，甚至橘子汁。這就象徵出君子深藏不露，溫而熱，決不冷酷。君子是一個整體，不假外求，不能混雜。英雄應時而生，因人而動，一發不可收拾。

談花雕，一定是陳年花雕。正像君子一樣，要經過常年的克制與修養。別以爲花雕的酒精成份低，喝了不醉。到了果真喝花雕喝醉之後，包你三天不能起床。蓋君子以德化人，柔能克剛，影响深遠。

威士忌喝醉了，如果是好的威士忌，睡一覺醒來便沒事了。不好的威士忌，可能就會頭痛一兩天。因此，冒牌英雄或假英雄更可怕。

中國名酒甚多，大家多稱讚茅台。茅台的確香，可以說是芬香撲鼻；喝了之後，齒舌留

芬。不過性剛且烈，我認爲只能代表英雄。因爲東方也有無數的英雄。

但是，要在洋酒中找一種可以和花雕相比的，倒不容易。伏特加和杜松子酒，可以屬於茅台一類。如果一定要爲花雕配一種洋酒，那只有英國苦酒，也只可以說是略爲相近而已。這就是爲什麼西方有英國紳士。

其實英國紳士和東方的君子是有距離的。我們可以用一頂黑禮帽、一把黑布傘和一個黑皮包來代表英國紳士的外形。我們用甚麼具體的事物來代表東方的君子？有人用蓮花，有人用菊花，有人用竹子；似乎都不及用花雕。

花雕的顏色金黃而沉，氣香而不刺鼻，至於味呢？酸而微甜，甜略帶苦，苦中又有點辣；果真說是辣麼，那又是酒的芬芳！

君子要出污泥而不染，可傲秋霜，虛直有節，剛正不阿，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同時又能爲而不有，人不知而不蘊。

中國名酒，都是溫的補的。椰花酒、啤酒和威士忌，據說都是涼的。本來溫補寒涼是中醫的說法，西洋人只有營養問題，而沒有補品。目前市場有賣紐西蘭出產的鹿茸精，對華人來說，鹿茸是最補的了。我有兩個女兒在紐西蘭深造，我要她們在考試期間，不妨吃點鹿茸精補一補。她們回信說：那是外銷的，本地沒有出賣。我只好寄高麗參去了。

從這一點，我又得到一點靈感：君子如以藥物來作比喻，是溫補的；英雄呢，則是寒涼的。中醫談補，到底是怎麼一個補法？鹿茸高麗參是補藥，是如何的一個補法？有人說是促進新陳代謝的機能，補血補氣。

那麼，君子之定不出一個完滿的界限來，也是不足爲怪的。君子便是能够順應萬物自然之理，宇宙之道。

英雄是寒涼之藥，也不無道理。寒涼多是破敗的藥，清垢去滯。如果是發表之藥，那不是英雄，而是革命了。

洋酒之中，當然大多是溫補的；例如白蘭地便是。馬來亞的華人，喝酒多喝白蘭地，而且一定要法國白蘭地。在西洋國家中，法國可以說是文化傳統獨厚的，白蘭地就可以代表。其色金黃而黯，其香芬芳撲鼻，其味濃，使喉有辛辣之感。一口喝下去，可以說是直入肺臟

。比威士忌要醇厚，比花雕卻是又粗又野，不是同一格調的。於是威士忌式的英雄是英國紳士型的，白蘭地式的英雄卻是法國騎士型的。香和味儘管不同，溫和涼儘管不同，威士忌和白蘭地，全都是洋酒；洋酒便帶有幾分英雄氣概。喝的時候，也要大玻璃杯，滲些水，加些冰，一齊大喊飲勝！要全體站起來。

這那裡有君子之風？

在電影中，我看見尼克森在北京敬酒。他那又粗又大的手，握住那乒乓球一般大小的磁酒杯，雖也是淺嘗即止。但是，正確的拿酒杯，只能用姆指食指，輕巧的握住那杯的邊緣便成。君子總是文雅的。

如果從酒的立場來說，我們現在是英雄多過君子。大小宴酒，全是烏頭白蘭地。有人說：喝多了威士忌會腳軟！不過，能够喝兩杯的人，有三分醉之後，多少也算是君子。如果酒後要逞英雄，那就成了酒瘋子。

許友彬

# 我只是蛾

嚼着青青蓮子，連皮嚼着。

爲甚麼要剝皮？

(因爲皮是青色的呵！)

青色的就不可以吃？我愛妮妮也愛她的缺點，(我就只愛妮妮，她是我愛的人，却不是我的愛人)，妮妮的缺點好多好多，像在班上吃花生，我覺得蠻可愛。而若却不喜歡。若這瓜，他根本不配！而……唉！

若這瓜，就整天只會在妮妮面前表現自己的優點，而缺點却不知藏到何處，(如果我要我愛的人愛我，我也要她愛我整個的，要不然我會多不安。)而若這僞君子，這瓜。所以那天我告訴若：我削過瓜，削瓜是很哲學很哲學的，我把瓜刮得不剩半點青，白透透的把它縣回原位，而瓜已不是瓜你知道。若不懂，若不懂妮妮在班上吃花生是多可愛多可愛，所以若根本不配，他根本不配！

若這瓜，這瓜上一晚來向我請教習題，昨天早上就跑去教妮妮怎樣做，用卑鄙的手段贏

得了妮妮羨慕的眼光，然後又乘人之危的問她要去那兒要去這兒嗎。媽的這瓜。

我從不在妮妮面前顯出自己的優點的，我在班上最乖，靜靜的不說話，除非老師問我，但也不一定就說。所以我是不能引人注意的，更不說妮妮了，我懷疑她有沒有發現我的存在，況且我的成績又不是很好。我是注意妮妮的，她紅着臉時最可愛。在若面前紅着臉就可愛不起來。若這瓜。

我抓起一把蓮子往口塞，用力的噏。走到後門，吐了滿地，青色混着白色的帶着口水。畢竟若是我十幾年的朋友……。

月亮好蒼白好蒼白，像我，我不敢正視月亮，它是一面鏡子，它對我是一種侮辱，深深的。有一天我會撕碎它的，我較喜歡會閃眼睛的星，有一顆很像妮妮，現在沒有。雖然妮妮跟若好，但我不罵她，她很好，很好的，其實若也可以說很好，但兩人在一起便不好了。

草地哭過的，我知道，我穿着鞋子也可以感覺到。草常哭。

草地也是一溝泥潭黑土，沒有水流過，沒有魚，晚上有點光澤。

我走過去，草地有一處底窪的，我跨過。這兒白天可以看到幾根雜草黏在土上，因為常常有人陷下，或是一條狗。或是若來我家時，媽的。

前面架着幾片橫板，叫做橋，橋下沒有水只有泥，橋上有透過窗口可憐的燈光。

本不想來這兒，要轉身回去却被若這瓜叫着。

「嘿！你是需要一點水的。」

只好再向前踏去，橋微抖。

跨過木籬的矮門。

若笑笑地立在門口，這嘴臉！  
「你確需要一點水的。」

若怎麼不能誇口，妮妮就只肯跟他講話，我沒嘗試跟妮妮講過，不敢冒險！而若就因為妮妮跟他講話，好像很了不起似的，也許妮妮把他當小孩看待吧。哈，妮妮定是把他當小孩看待才肯跟他講話。

「你會被枯死的。」

干你甚麼事，貓哭老鼠，誰不知你有妮妮這水來滋潤。哼，女人是禍水，喫不，只有妮不是，她是好水，她是好水。

若放下橫在門的臂，我走了進去，拉張木櫈坐下。

「怎麼不說話，被媽罵了？」

笑話。早上我十點才起，媽還對我說：咖啡冷了，要不要再煮過。但我還是照樣喝了，就只喝咖啡，雖然媽說櫈內有蟻。

我順手抓了一份報紙，這報紙我一天不知抓了幾次，但還很陌生。我把報紙對半摺下，再摺成半。

「昨天被『I OWE』罵，害我在妮妮面前丟盡了臉，媽的！」

我沒看若，繼續摺着報紙。昨天他被『I OWE』罵，我本來還有點可憐他的，但側眼看妮妮，她垂着睫像自己也被罵似的，他媽的臭妮子，不！答應過自己不罵她的，好妮子，好妮妮。還是若這臭瓜，媽的！我摔掉摺得已不能再摺的硬硬報紙，報紙在地上展開，止了。

「下課時她還有點不高興，說話淡淡的。」

肯跟你說話都好了，甚麼淡不淡，她是看你做小孩呵！她的小孩受罵了她當然不高興。哈！

「放學後她就較好了。」

好了？難道她跟你說：我好了。

「在路上她還叫我看一個跌在水溝裡哭着的小孩。」

「在路上？」

「唔。」他得意的笑笑，「我載她。」

「你載她？」胸口凝起一團滾熱的氣。

「是的，我馳得好快，她捉得緊緊的，最後我馳得更快，她捉得更緊了，那時我的身體不敢一動。她……」

「不要說了不……」我煩躁的揮手嚷道。最後幾個字還是給我吞回。「爲甚麼你對這些那麼沒興趣？你不是男子！」

我不語。

我們保持一會沉默。那樣最好，我顯得很平靜，的確很平靜。而若却偏促起來，不時換坐姿。最後他還是彎了身子去扭開收音機。

美麗的姑娘見過千千萬

唯有你最可愛

「我喜歡這首，喜歡它的詞。」

「我也是。」

雖然我是，但我與若不同，他喜歡他可天天唱，唱給妮妮聽，而我却喜歡得有點可悲，正如我喜歡妮妮。

他對我笑笑，把收音機扭得更大聲。

你的容貌比做鮮花

你比花兒更鮮艷

世上多少人向着你

「吵死人！」我伸手把它扭關了，又恢復平靜。

他錯愕的看着我。

我站了起來走出去。

若這瓜不配跟妮妮好，若這瓜不懂得愛，愛是不必誇耀的。只有我配，我會愛在心底，愛不一定要讓對方知道的。如果那個女孩對你沒有愛。愛不會有任何目的，更不需要結婚。愛是美的。

草是哭過的，我知道。

輕輕踏在木橋上，我很平靜。

「你還是需要一點水的。」若在窗口嚷。  
他的收音機又响起，他也跟着收音機唱。

心愛的姑娘一見你心花開放  
美麗的姑娘 我的花兒  
我要歡笑 欢笑

你也配？你只是蜂，她不是你的，她會有更美麗的蝴蝶，她是蝴蝶的。你休想！  
而我只是蛾。

# 委曲

暮色幽幽的落過屋簷的隙處……落進了窗子裡。我又拉開一點點窗簾的隙縫，隙縫處，從窗簾背後偷窺向院中的林木下，林木之下……那蒼老的身影，無神的步伐，緩緩向前……緩緩……蒼老……無神，緩緩向前，緩緩向我眼中逼來……那眼角的皺紋堆成一堆……一幕幕又堆堆來……結織的手拿着銀針穿線時，迷起眼尾的皺紋苦苦照着……

「媽媽，看不見不要穿嘛，等姐姐回來才做，我來穿，不要你穿。」

「看不見，沒用了，老了，唉，沒用了！」

啊，我望着，水漾漾的綠浮動過滿院子，花草林木水汪汪的搖曳、濛濛、浮動、浮動的身影，無神的那步伐，濛濛地浮動過……啊，遙望不能及的島……浮……動……島上滿心期盼的不安……滴……一滴盈盈碎落，掉下……碎化……瑩瑩又湧滿……浮動……又滴，滴落，化碎，一滴，又滴，落下，化碎……一滴，一滴……

夜裡的枕頭好冷好冷的濕，又濕，又濕，母親，我要向你說……讓我……我要向你說……你的神情開朗，望着我依依的揮淚。你的神情無憂……我漸遠的影子……讓我……我要說，我要向你說……求你……你愉快的讓我不帶沉重的淚兒，飛得像輕巧的小鳥……晨光醒後，你對我點頭，對我點頭……當晨光醒後……

「來，快來吃，你不吃，每個人的心有多苦。這塊給你，來，吃，聽話，這樣哭是不是自己的身體也不要了？」

筷子又在水汪汪中浮浮動搖曳着。

「今晚你要是吃些甚麼，我煮給你吃。來，快來吃，要聽話。」

「沒有人要你犧牲甚麼，你乖乖的在家裡，又安全又不用在那邊受凍受熱。你不怕，那邊很冷的，像中國一樣，你去到你就知道。你敢去，我也不會讓你去那麼遠的地方。」

「我要讀書，我要讀書，有羊毛衣服穿，那些冷也好擔心？我都不怕，那兒又有很多很多朋友呢；……我……」

「不必說多多，我說不給就是不給。」

我的勸言是軟弱的風一陣飄過。

咆哮的是在夜晚亮起時。

「不要說吧，我們全都是渺小，這麼多人好聲好氣求你留下你還是那樣不聽話。是啦，只有他一個人最偉大，他的每一句話你都當聖旨……你知道媽媽今年幾歲？你知道你回來時你能不能再見到媽媽……你知道……你知道……」

所有的壓力沉沉擊落……

姐姐的淚眼指着我……

「你真的要這樣，去了你一定會後悔，等你回來時你再見不到媽媽了，你一定會後悔，後悔一輩子。」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你心中全沒有任何作用，他的每一句話是皇帝的聖旨（委曲的聲音在我心處哭着）。是啦，長大了可以飛了，有本事就自己飛去，叫爸爸不替你簽名辦護照，你飛吧，飛去！」

驚慌的壓力擊潰我怯怯的護衛，我的勸言是軟弱的風一陣飄過……

「夜了……去睡，每個人都把你當寶貝一樣愛惜，愛惜到你不知道。如果我們不愛惜你，我們就不會這樣來管你，也可以不理你。你長了這麼大的女孩也不懂？這樣哭，是真的不要自己的身體嗎。來，聽話，去睡！不要這麼傻……」

「委曲！」

軟弱的聲音在深處，吵不出

吵不出了，水一般無力  
無力，又洶湧，但無力

# 溫瑞安 結局

## ■結局

突然那顆頭顱「呼」地飛躍上半天，兜了一個弧形的圈，那一把鮮血如曇花般散開，如烟花般地撒下來，撒在那株樹幹上，「嘿」地染紅了褐斑色的樹幹，簌簌地淌下來，流落樹根，又被吸入土裏去了；那樹幹就像忽然被鋪上一塊遮醜的紅布似的。那顆頭顱卻「叭」地落在樹根上，一雙眼睛睜得像隨時會脫眶而出。原來還是一個很年輕、又英俊的頭顱。

## ■過程

四月初四。三伏天。午時。

午時一至，他已抵達此地。他知道他必需要先抵達，只有這樣，他才會比他的對手更有準備。他雖然疲憊至極，可是他堅信他的敵手會更疲乏的。他先到此地，便可以養精蓄銳，凝神運氣，給敵手致命的一擊。他已經看好了形勢，他算出有碗口粗的樹根約莫八條，比較小的樹根共十九條，當戰鬥開始時，他絕不能誤踏任何一條樹根的；高手對敵時，是絕不容有一絲錯誤與分神的。但他比他的敵手先到，這是他唯一的優勢。敵手約好酉時才決戰的，

他午時就來了。這棵樹有濃密的樹葉，樹身大約有三人合抱之粗。落葉滿地，許多樹葉把樹根遮蓋了，但他對每一條樹根的位置都瞭如指掌。他知道目前地上一共有三百廿七片比較完整的落葉，而且底層的落葉是濕而且滑的。這土地大部份是黃沙，不宜重踏。他抬首望了望天，雲在天空閒閒盪過，他喃喃地說了幾句只有他自己才聽得懂的話。天空有隻黑鴉啞啞地飛過。雲漸漸濃密了，太陽在雲後編織着金絲，但仍炙人得很。雲層中有一種隱約的晦黯。他仍是望着天。他並沒有坐下來，他畢挺地立着，像一根鐵製的旗桿，被人深深地插入地底裏去，而且已經埋入了幾千年，只剩下頭部伸了出來，也豎立了幾千年了。天氣熱得可怕，熱流互相噓着匆匆東去，他不斷地流汗，但他並沒有坐下來。他口裏的喃喃的說着話：讓我殺了他，我要殺了他。他停了停，然後又再重覆着這句話，他已重覆了十四年七個月又四天了，今天才等到時機。十四年來他每一刻想把那敵手手刃於劍下，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從沒有人能在那敵手的刀下逃生過的。那敵手的武功已臻化境，許多武林高手還未弄清他用甚麼兵器便送了命。可是十四年來，也從沒有一個人能在他劍下生還，但是也沒有人要命在劍下，因為他根本沒有出過劍。他要把他一生的殺氣。所有劍招的精華，第一劍的絕頂鋒芒，全施於那敵手的身上。他已等了十四年，整整十四年了！他緊緊地握着拳頭，指甲都深深地嵌進掌肉裏，但他鐵石鑄成似的臉，卻沒有半絲表情，而他一雙明晰的眸子，仍年輕得發亮！

四月初四。時陰時晴。未時。

讓讓我殺了他吧！我一定要殺了他！他喃喃地重覆着這句話。他的重覆迴旋着他的重覆。他似只爲了這個意念而生存，更把這生存的理由都置放於他鞘內的劍中。讓讓我殺了他吧！他漸漸冷靜下來，心臟的跳動率也回復正常，呼吸也漸平和了。天氣仍很熱，黃沙與綠樹仍蒸發着幾乎是最後的水份。他定神看時，幾乎可以目睹水氣的嬌嬌上升，形成一片白霧茫茫。四周盡是一望無際的黃沙。他的汗卻漸漸少了，十四年來的折磨煎熬，使他已懂得怎樣去挺過最艱苦的時刻。他盡量避免流汗，以使自己保留那一份最精銳的元氣。太陽在雲後迸裂着金色的光芒，鑲在黑沉沉的雲旁，形成一種妖異的色彩。雲愈來愈多了，但熱度仍一樣高。他自己分析給自己知道，他現在正是計算着他的敵人，但他的敵人是身經百戰老謀深算的人。

，會不會那敵人正是要他如此？會不會他現在正被敵人反計算着呢？或者，他現在正在最危險的狀態下呢？他不覺呼吸又急促起來，但隨即又平伏了。因為他知道，這遍野的黃沙是絕藏不下任何人的。唯一能藏人的僅有這棵樹，他已決定在時刻來臨時，他飛身上樹，然後在樹樺上，居高臨下，給樹下的敵手於致命之一擊！他微笑着，但又不斷地警惕着自己，不要因自己勝卷在握而疏忽防範，因為他不能敗！這一敗只會有一個結果：死亡。他不禁手心也溢出冷汗，反手緊握着劍柄。他算準他腰間劍鐸的位置，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拔出劍身，以他的武功，多少時間才能刺出一劍，多少時間才能從那支樹樺躍下來。他一切都已估計好，而且盤算又盤算，因他不能有一絲的錯誤。忽然他覺得一切都黯下來了，一大片的、一大堆的、黑壓壓的，連綿不斷的雲朵已完全蓋着烈陽。氣流仍是熱的、不過熱度正在迅速退減着。雷聲隱隱地響起來，忽然間，鋪天覆地的蓋下來了。出奇的煩燥，但他冷酷而英俊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難道他沒有感覺嗎？難道氣流及環境的焦燥並無影響他的心情嗎？雨聲在數十里外响起，如萬馬奔騰掩殺過來，迅速地圍住了他。遠處一片縞衣般的白，一片茫茫的白！

#### 四月初四。暴風雨。申時。

雨鋪天捲地而來，尖嘯如戰鼓征馬，或一根根連綿不斷但刺人的鋼針，「嗤嗤」地刺下，又準又狠。開始時只是雨點，後來雨勢轉烈，跟着風也猖狂地呼號起來了。風凌厲地把雨送到這邊再送到那邊送到這邊那邊，不瞞得如一群可怕的鷹鷺，扛着一漆黑的靈柩。電倏然擊起，裂裂裂地迸爆而出，硬生生地分十餘路剖開那厚厚重重的黑雲，周遊一周天，然後倏地不見了。然後便是雷，萬鈞的雷霆。閃電驚醒了那古老而暴烈的蟄雷，發出一聲沉重而憤怒的大吼，咆哮聲一直擊盪着，久久不息，久久不息。然後便靜止了，靜——止——了！聲音忽然都剩下一種：那是雨聲。滴滴噠噠，霹靂拍拍的，似為天地的毀滅前奏一首求恆的安魂曲。然後是風，風如陰魂般地驚起，硬生生蹴起幾片潮濕的落葉，忽然又用巨掌把大把的大把的大把的雨擊落在他身上。那些掠起的葉，飛起了幾寸，便似迴光返照的病人，一蹶不起，貼身於濕滑滑，發着霉臭的腐葉上，一片接一片的。滿山遍野都是雨，匆匆忙忙地在織弄着、無意識地織着、無意義地織着。精靈們在雨中盡情的沐浴着、跳着、吵着、呻吟着、嬉弄着，把天地都嘈出妖異的灰黯色彩來。他鐵一般地站着。他的手緊握着劍柄。雨點洒落在

他身上，馬上蒸發爲水氣，他的身邊竟充滿一片白茫茫的烟霧，所以他的衣服仍是乾燥的。遠遠望去，那蒸發着的水氣使他形象模糊，就似那搜魂於月色淒迷中的白無常，永遠沒有人看得清他慘異的面目。那高度的體溫逼出水氣，令他面目嬝嬝成煙，就像那被後裔供奉着的先人遺照，在檀香氤氳下，面目不清，五官都扭曲了，枯乾的粗唇彎曲地斜下來，淒慘地笑着。但他自己知道，這遍山遍野的雨已使他聽覺混亂，也使他目力受到阻礙，所以他凝神戒備，就如一張滿盈的強弩，一觸即發。現在就算有人已靠近了他，猝然出手暗算，他仍是來得及把一生凝聚的功力都反擊出去的。他只有一個意念，一個唯一的意念：讓我殺了他！雨勢突然被風抓住纖腰，來不及一聲驚呼，都斜斜地飛射下來，耀目的電及時搶救，嘩啦啦地掠起，也同時拉起了在泥濘裏已潛修千年的雷霆。

#### 四月初四。暴雨後。酉時。

雨來的時候夾着風，以雷霆萬鈞之勢湧來；後來風悄悄引退，雨防守不住了，漸漸漸漸地小下來，在葉尖上苟延着殘喘。遠山清晰可見，四周一片晴朗，金霞散散漫漫地流着，在猶似一灘觸目的鮮血般的殘陽身旁流蕩着、流蕩着。他五指如雞爪般地曲起，緊緊地抓住劍柄。他可以看見最遠的沙堆上爬着一條醜陋的蜥蜴，也可以聽到牠趾掌擦動沙粒的聲響。他想，讓我殺死他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他想。雨靜靜地隱退，暮色輕輕地針線着黑紗。鳥歸巢，匆匆地歸巢，一頭餓了一整天的禿鷹突地振翅而起，牠飛擗而過，一隻小雀在牠鐵爪下作最後的、無力的掙扎。他的眉奇異地跳動起來。他鎮定下心神：又增加了八十三塊樹葉，地下很濕，不知樹枝滑不滑。差不多時候了，他很清楚地知道，四時將盡時那敵人必然趕到，所以他將要潛至樹葉茂密間，給敵手出奇不意致命的一擊。他稍微地動了一下，猛然抽出長劍，劍光如一泓潭水，碧綠晶瑩。他用手撫拭着劍身：唔，仍是一樣鋒利。他反手把劍插回劍鞘裏去。是時候了，他喃喃自語。然後他往後退了一步，輕輕的，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腳趾失去，居然沒有在沙上留下任何痕跡。然後他用劍鞘撥起一些沙，小心翼翼地，填在適才他站的腳印上。他已站了很久了，而且很用力，尤其是以內力逼開雨水時，所以在那鬆軟的沙地上留下兩塊深深的洞。他小心地把它填好了，又把

旁邊的沙撥平，再從頭看看：絕沒有人察覺得出有人曾在這裏站過的了！他堅毅而年輕的臉上才露出半絲自倨的、滿意的笑容，一剎那他忽然年輕起來，只是這年輕也未免太曇花一現了，他已收斂起笑容。然後他張目凝神，靜靜地聆聽了一會，好一會，才一字一句的道：是時候了，讓我殺死他吧！他仰身一望，看好那枝樹梗，飛身往上縱去；忽然他瞳孔陡漲，只見一人在那樹梗的濃葉間，正向他展開一奇異的微笑，然後是刀光一閃：

刀光一閃，「颺」地斫中脖子，他的一顆頭顱「呼」地飛了出去，在半空劃了一個弧形，與血水同撞落在樹幹上。樹皮上即刻增加了一種淒艷的紅色。他的頭伶俐地跌在樹下，滾了幾滾，不動了，靜止了，但眼睛仍張得凸了出來，大概是在看着他仍在半空的身體，蓬然地墜落下來罷！

## ■結局

稿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八日

謝清

# 武者日記

×月×日

星期三

晴

從戲院裏出來，一心都不是味道。真不知那個李小龍是怎麼搞的，竟請了一個韓國合氣道的去演空手道。牛頭不對馬嘴。近來看了好幾部香港出品的武俠片，看完之後總似有骨鲠喉的。真不知香港人是否真的那麼仇日！

我不否認日本曾在第二次大戰中會蹂躪了中國。但事隔廿多年，當事的一輩不是去閻王殿報了名，也多半行將就木。而近來掀起反日情緒的，我想香港電影界不得不拿首功。我相信，大多數和我一般大的年輕人，不論是中國或日本或華人都好，他們都沒有見過兩次的大戰。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瓜葛，我真想不出，爲什麻有人偏喜歡在人與人之間播散仇恨的種子。

說來非常可笑，日本之防身術之一的空手道，往往在華語片中必扮演着戰敗的角色。而且常常是敗得非常可憐。這在嗜練空手道的我看來，真是蠻不是味道。難道電影界中真的有心將中國國影射成中國的重新強大的象徵，而必敗的空手道則是影射日本必將有日稱臣？我對政治向來不感興趣。但看了香港界的影人的做法，我想起了魯迅的阿Q。

就以武術談武。在李小龍的猛龍過江一片中，李小龍雖然在一場苦戰中將美國空手道名將Chucks Norris 打敗，在觀眾紛紛的掌聲中落幕。我雖然佩服李小龍的手腳。但是，在我個人的感覺來說，李小龍打敗對方的並不是中國國術，令我驚異的，是李小龍所用的招式大部分的來自東洋的空手道招式。看他和Chucks Norris 對打時，他一口氣用了幾個 Mawashi

Ger (迴旋踢) 及 Yokogeri (側踢)，更重要的是李小龍每次出手時，每大喊一聲，這是空手道中所謂的 Kiai (氣)！可是，為什麼李小龍在片中特別強調，這是中國功夫呢？這是他的國家意識的作祟？

我想，世界說不定不久就要毀滅了，不然，為什麼近來的人都把黑的說成白，白的說成黑呢？

×月×日 星期五 晴

我看，要做一個真正勇猛的門士，他首要的任務是解除他自己對人、及人性的認知。如果一個 Fighter 心中存有些許的人道主義，這點人道主義就會消滅了他成最佳武士的機會。可是，如果真的摒除了這些人道主義，而成為一個勇猛的武士，這又有什麼好處呢？要叫一個人去把人當做不是人看待，我實在無法忍受。勇猛但漠視人性，這又和洪荒猛獸有何區別呢？

教練再三告訴我們，在自由搏擊中，將對方視為紙張，視為沙包，必定要在心中做如是想：我一出手，必將拳穿他猶如擊穿一張紙般。當然，這些都是他個人作戰所累積的經驗。都是必勝的金玉良言。在我來說，聽來容易做來難。我就是狠不下心去出拳。就如今日的一場搏技。明明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進前給我的對手一記迴旋腳。但心中一轉自己的這一招易發難收，萬一發出而擊中，來不及收力，那對方豈不有斷肋之危？想及此，發出之脚無形中慢了些許，給對方有招架的機會。將我的腳擋着。結果是我的腳黑青一塊。對方是以全力回擋的。早知如此，我當時一定發全力給他一脚！哈，每次事後，總心狠狠的想揍對方。但當事時，却心軟似老嫗嫗。我是怎麼啦！

在武術方面，幾乎所有的日本武術都和禪有所連繫。禪那，為佛家語。但在武術中教練多半將禪喚作專心致武。這專心說來容易，做來就難。記得教練（特別是資格較老）常告訴我們，在競技時，若一心要出拳，即專心無二的待機而擊。但往往在競技時，因情緒關係，肌肉的緊張，心中無數的念頭在轉，即使心中有招式施展，但一念之慢，敵一動什麼招式都飛到爪哇國去了。專心一致，真是功夫中的功夫。若能練得一心無二念，我想那人必成一流

高手矣。

對於這專一的傾向，我想鬥牛士范百蒙（註）Juan Belmonte 以他的經驗做了最明澈的解釋。他說：「對手的猛牛一出來，我就走近牠，在三次操弄後，我聽到觀眾的喝采聲。我做了甚麼呢？突然間，我忘了觀眾，忘記了其他的鬥牛士，忘記了我自己，也忘記了對手的猛牛。像從前，我在園地或牧場，夜間屢次獨自鬥牛一樣地，鬥起來了。那好像是在黑板上畫圖案一樣地精確而門的。這個下午的觀眾以為在我的鬥技過程中獲得鬥牛術的一種天啓。但是我不明白，也沒有判斷的力量。我只是依照所想鬥的方式來鬥而已。對於所作存有信念外，一點都沒有其他的念頭。在最後的階段中，我已沒有觀念在不在的意識，只是將一切委任於鬥牛之中所有的純粹的歡喜，我滿足了這次的成功。」（註：此事節錄自鈴木大拙之「禪與日本人」）

×月×日 星期二 陰

早上，翻開報紙，目睹一則新聞：「一盜以空手道重傷警員，後被鎗傷落網。」新聞記者作如是稱，但我想，該盜是否真的運用空手道與否是值得商榷的。說不定他是用跆拳或合氣道或某某道呢？大凡以空手擊傷人則冠之與空手道傷人之標題。我想未免太過不負責任，誤導讀者。令讀者在腦中留下一個非常壞的印象，以為空手道練畢必幹一些傷天害理之事。或令人感到練空手道者，必心狠手辣。

當然，什麼武術都有毒招。而空手道又屬於硬功，出手通常都比較重。但練武者的出手與否就和他的涵養及武術的深淺有極大的關係。我們時常見到一些所謂的高人，他們從來就不會在道場外出手傷人。這是他們之過人之處。和為貴。這應是練武者的座右銘。反看一些初學者，得二三套拳，在外頭則時不時擺出一副打者面孔，磨拳擦掌好不威風。真是枉廢心機去練武。

大前提一錯，則後果就不堪了。在這個現代社會裏，練武養身，防敵自保外別無他用。給你黑帶十段，或祖傳真功夫，一顆子彈就叫你乖乖躺下。若存着練武後到處惹事生非，或做不軌之用，吾人勸彼輩，早些準備後事才好。

一個武者，除了要練武之後，也應修練其身心。能通情達理，深明大義，並有其個人的哲學，在行事時，能考慮各方之利害者，可稱一個真正的武者。

×月×日 星期六 晴

在道場的一場搏技中，一個同門傷及另一人。傷者憤憤不平，謂對手出招不乾不淨，輸得不甘願。他說來亦有理。在道場上的空手道已越來越走向體育方面了。更多更完善的規條已修成，使到空手道的競技變為一項運動。因此，空手道目前已分成 **Sport Karate** 及 **Street Fighting-Karate** 二種。前者注重招式的美、速度等。而後者什麼形式都不太注重，主要目的為打倒對方而已。大概那位受傷的同門怪對方是使用 **Street fighting style** 吧。

×月×日 星期二 陰

樓下發生了一宗圍毆事件。被打者是個習武者。他的對手只是汎汎之輩。最終他算逃出重圍，但却掛了采。幾個不曉武者圍打一習武者，而後者却受傷。這說明什麼？鎮定！鎮定！鎮定！除此，我想別無他法。能臨場冷靜，看清對方來勢，總較易看出對方的破綻。而對方是無武術背景，空門必露得更多，只要能擊中一人，便有一缺口可逃。我不讚成鬪戰，人總是人，不是電影中的英雄，可一對百而鬥。有事發生，由法律途徑解決。而習武的目的主要是自保，不是殺人。

×月×日 星期四 陰

習武的目的，在我來說，不只自衛，並能測量人的老去之速度。武術如一深潭，只要你投身其中，就感覺到他的無窮無盡。但今日的我並不為武術之深廣而憂慮；却為自己體力的衰退而歎心。衰老是死亡的前奏，而體力却與武功有莫大的關係。站在武術之前，人得面對死亡。

同樣的招數，同樣的體力訓練，但感覺上，却與去年大不相同。心中一陣無名的悲不由得湧起。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初稿)

斜  
攸  
陀

門

啊門啊門

若干年不竭的井

門 漚去浮沉水裏的水草

猶回光亂照

企對千種風景

億萬種風情

門啊門

門內門門重疊

戶戶成家

步步爲營。

倘城門失火必殃及池魚

恐連火種

也被閹然門前的一副對聯焚去

門符貼緊門楣

仍不能不恐懼

夜必隨黑飄風而至

因此曳起萬盞沙粒狀的燈火

門與門遙遙印證不同而同的方向

招貼和招貼不通言語

火種不觸火種 凝成石

縱然青山崩在門前

衆多門掩護一扇門

縱然流星殞落

僅添門前的門外一瞥星火

門啊門

由此禪視

失落者流流域外

追尋於座座墓碑

幢幢門影

之間。依然各成一家

(話說夜未央

曙光久久未現

他聽見門檻冒出一種墮地的聲響

而驚然

他摸索在門裏

還是門外？）

# 剪不斷的思維

……從任何一個據點出發都是混沌  
在風沙在星河在起伏的江海運行的  
一個偶然的踪跡爆芽在夾縫里揪住  
可以攀附的泥土

上

上

上

……未能窺透的氣候中我只能選擇  
一種姿向浩瀚的土地上我只能佔據  
和萬物平等的一角妒忌的看雲擁有

整個青空讓她永恆的年輕嘲笑我葉  
葉散落的髮澤和追月般痴呆的

等 候 等 候 等 候 等 候

倘若序

曲未到酒酣神傷處而衆弦驟斷倘若  
傾盆的甘霖錯誤的降落在山的另一邊  
倘若日夜的交替是唯一流動的意象  
……我的聲音是一片沒有歷史的落  
葉在蒼茫的湖心冰涼的水面

流 轉 流 轉 流 轉

何  
榮  
良

# 英 血

這是我底生辰  
亦是我棄劍歸去的死日  
山河經褪色，長城已劫磨  
小姑娘，妳回去吧，別近我了  
也別讓山川滿目沾濕了衣裳  
回到妳的家鄉去吧，告訴妳的少年  
在塞塵中，有驚弦雁避  
有一部書死在塵埃裡  
有一個旌旗未卷頭先白的故事  
有一人 窺萬里江山  
墜沙狂歌！

月已死了

倚天的長劍，小姑娘

妳且爲我收藏

於這百年的悲笑

妳別近我了，衆山欲飛

因我生長在這雄深的東方

而我死去，也在東方

峭拔的自碧的都在空城

只一劍，便已足夠，小姑娘

請妳告訴我的家人，沙際無歸路

我怕落日供我羞恨，怕飢鼠

逃我昔牀 翻燈的蝙蝠

把我碎腐

細數天下英雄的孤獨  
贏到的

竟是絲絲白髮

小姑娘，妳如許憂國

而我死去了，妳唸我一首詩

一闋南宋的詞，小姑娘

當可憐江山把英雄總被

當鐵馬白虎已被氣吞

妳說吧，小姑娘

千峯是否會消散於牛斗？

千古多少英雄事蹟

是否又會如長江滾滾流去？

白鷗覲人欲下疊嶂

直視山河，人事已非

姑娘，小姑娘，書生可看濛濛細雨  
撫琴脉脉，屈指細思，而我呢

我滿身是淚，是紅紅的血

是家與國底興亡夢

小姑娘，你回去吧

且年年來澆酒，掃我野花的墳

且常磨洗我倚天的長劍

且用之以尊吾國

且擊筑，歌我此恨

且騎鶴來遊

十二月五日

# 不要再哭了

在辦公室。安德立的心情及思想不很安定；心情煩躁、思想紊亂，明顯的可知道今天他是做不了事情。

他開始在日記簿上寫下了今天的事：

三月五號

早上，三時一刻——

送瑪狄娜進醫院。

早上，九時三刻——

抵達公司，遲到。

叩！叩！叩！

「進來！」

那侍者奉上一封信來。安德立趕緊瞧信封上寄者的名字。吳醫生藥房（M. B. , B.S.）。嘿！其他的欠債都還沒還清現在這醫藥賬單又來了，他的心更煩惱。這次又是幾百塊呢？他趕緊撕開信封來看

。他不想閱讀那些每次都相似的字句。他最關心看的是上月所欠的而必需在這月還清的醫藥費：一百零八塊。

鈴！鈴！鈴！

醫藥單被推往一邊，接過來電話筒。

「這是安德立。」

「安德立先生，這是依默享醫生講話。」

「噢！依默享醫生。早安，醫生。」

「早安，唔，安德立先生，這是有關於你內人的事。」

「是，我太太，她怎樣啦？」

「將要臨盆了。」

「要生產了？」

「是的，也許就要到了。希望你能儘快到醫院來一趟。」

「好的，醫生，我現在就來。謝謝。」

安德立把話筒放回原位。他的心更加憂慮、更加煩惱。他還似聽聞到他太太瑪狄娜前個月說的話，早上在醫院時瑪狄娜也會重覆一次：「這是有關於生與死，邦，生與死之間……」跟着一滴眼淚自瑪狄娜眼瞼落下。

安德立告訴了他的私人秘書關於他要去醫院的事後，便迅速地離開了公司。  
抵達醫院，一位年輕的護士便帶領安德立去會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躺臥在一張床上，依默享醫生及幾位護士也站在那兒。

「醫生，當你通知我後，我很擔心。」安德立說。

「沒有事是值得你去擔心的。」依默享醫生說回答說：「一切都進行得很好。」

「時機成熟了嗎？醫生。」

「再過一會就到了，現在有一點預兆。」

「在這以前，我能不能跟我太太談一談？」

「請便。」

依默亨醫生及那些護士離開房室，只留下安德立和他的太太。

「親愛的，你的情況如何？」安德立輕輕撫摸着他太太秀髮。

「很好，邦。」

「剛才醫生說你就要生產了。」

「唔，是的。」

「感覺如何？」

「有一點點痛，可是，邦，狄娜擔心……」

「狄娜，你不需要擔心什麼，乖，沒有什麼事是需要你去擔憂的。這事對已婚的女子來說已屬平常了，而且她們却必須經過這種事，假如她們有誰不會經過這種事，那麼她們算是不完美的女人。」安德立緊緊握住他太太的手。

「邦，狄娜不恐懼什麼，相反地，狄娜感到自豪，狄娜自豪那是因為狄娜已負起做一個……太太應盡的責任。」

「一個忠實的太太，是嗎？當然對！自狄娜成爲阿邦的妻子，直到如今，狄娜的忠實更加鞏固。阿邦對狄娜的愛心。狄娜，你就要生出我們的孩子來了，將生出我們的眼睛到這社會來，使我們倆夫妻的恩愛更加堅固。」

瑪狄娜感到很欣慰地聽自己丈夫說的那些話，接着她啜泣起來，幾滴晶瑩眼淚自她頰上滑下。她更緊握住她丈夫的手，還不時俯下頭去吻它幾下。

「你爲什麼又哭了？親愛的。」安德立揩去他太太眼沿的淚水：「其實在這時候你是要鎮定。」「邦，狄娜在爲一件事擔憂。」

「阿邦知道狄娜擔憂什麼，那些事狄娜以前就常常跟阿邦說過。」

「可不是那些事，邦。關於生與死，狄娜堅決面對它，現在已經是時候了，狄娜將獻出一切的力量面對。」

「唔！那麼狄娜是在擔憂什麼？」

「母親，邦，母親。狄娜生了孩子後，她老人家還會不會那樣嫌棄狄娜。狄娜知道，阿邦是在路邊檢來狄娜的，阿邦是從骯髒地方領回狄娜……」

「不要再說這些話了，狄娜！阿邦不想再聽。我不是講了又講，阿邦要使狄娜變好，以前阿邦也是很壞。我們不是曾經發過誓？要把這些事都忘掉？至於母親，狄娜不必擔憂。等孩子出世後，她的心情會改變的，她自然會把過去的事忘掉。一會兒，阿邦會打電話去給母親，叫她來醫院一趟。」

「邦，命運之神已註定狄娜再沒機會與母親見面，請阿邦代上狄娜的祝福及問候給母親，祈求狄娜負担的痛能減輕不少。」

「狄娜，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你要是頭腦清靜，希望一切都能平安順利。」

依默亨醫生及那幾位護士回來了。

「真對不起，安德立先生！」依默亨醫生說：「這時候請你離開這產婦室，到外邊去等一等。」

「謝謝你，醫生。」然後對着他太太：「冷靜一點，狄娜。記住，你將生出我們的孩子，那時候我們是會很快樂的。狄娜就是那孩子的母親，阿邦就是那孩子的父親。阿邦先走了，再見。」

瑪狄娜報於丈夫一個微笑，雖然再過幾分鐘，她的生命處於生與死的境界裏，但是；這時候可以看出她那麼的鎮定、安祥。

安德立在室外等着，他盡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靜，但是要使平靜，心情就越操心起來。

這個承擔對一個妻子來說是很痛苦，他想。雖然他不是一個女人，但他瞭解她們的痛苦。

突然安德立記起要打電話給他母親的事。他走去公共電話廳裏打電話。

——媽，這是安德立說話。

——安德立，你還再想要什麼？是不是又說你那兒手頭緊？上個月你已向我拿五百塊了，現在又是多少？你的薪水也很高，但就是不够你用，這就是你不聽老人家的話所造成的結果。」

——媽，我不是向你要錢！

——不是錢又是什麼？

——狄娜，媽。

——狄娜怎樣啦？現在你要對我說不喜歡她了？

——媽，我是在醫院裏跟妳說話呀！

——你病了？瞧！你的太太不知怎樣照顧你到生病了！

——不是我生病，是狄娜……

——完了！你叫我到醫院去看她？別想我去！這樣你自街邊娶回來的女子，我就是討厭！以前吩咐你討一個好好的妻子，不是沒有，只是你不聽，偏偏要她那種女人！安德立，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們的家族一向來就受人敬仰，我希望能抱抱孫子玩。以後會有誰承繼我們的家呢？你太頑固了！

——我就是想告訴你這些，媽。

——你要說什麼？

——媽將有孫子抱了。

——你說什麼？安德立！

——真的，媽，媽將有孫子抱了。

——你太太是在幾時有孕的？

——我是在一年前跟狄娜結婚的，可是媽不允許我把狄娜帶回家來，還有媽懷疑狄娜不能生孩子，但媽錯了。狄娜懷胎十個月了，只是我沒有告訴媽。今天，也許再過幾分鐘，那將出世的孩子，就是媽的孫子了，媽……

——電話筒裏沒聽到任何聲音。

——媽，媽有沒有聽到我在說話呀？

——有，我聽到。她的聲音微細。

——我還有話對媽說。

——說吧！安德立。

——媽，現在瑪狄娜每一刻在面臨危機，她的生命處於生與死之間，這是她常說的話；她剛才吩咐我對媽說：命運之神安排她不能與母親見面，還有她要我替她帶上她祝福及問候給母親，她希望母親能原諒她的一切罪惡。媽，她的心是那麼的高尚呀！就原諒吧！如果媽還是那麼討厭她，那就把媽媽的愛獻給那將出世的孩子，那孩子就是媽的孫子。

——安德立，如果你說的話都是真實的，我是很高興聽到她……

——是真實的，媽，我說的全是最真實話。

——如果是那樣，我將忘掉過去的事，我將承認狄娜是我的媳婦與及你們的孩子就是我孫子。

——噢！我太高興了，媽，媽的心太好了！

——當憂憂回家來我立刻到醫院去，他正在跟米娜去巴利。

——謝謝你了，媽。

跟母親打完電話後，安德立回到產婦室外等着。他的心鬆暢了許多，因為母親的心終於想開了。他感覺時間走得很慢，他不時了望手中的鍼。啊！我將要再等多久呢？他在自語。

——我要早點做父親！

——我要早點看我的孩子！

突然間，他聽到室內傳來一個嬰兒的叫聲。他的心愉快地跳着。

——哈！那就是了！那就是我的孩子！

——我現在做爸爸啦！

他無目的的躡來躡去，心情有點緊張，有幾個疑問在他腦海裏動盪著。

——孩子的媽媽是否平安？

這個問題自然的他腦裏釋然。

——唔！當然平安！

現在他所期待的是依默享醫生或是一位護士笑臉的走出房來對他道：「恭喜你了，先生。先生現在是做爸爸，孩子跟母親都很好，先生可以進去問一問先生的太太，孩子是男的或是女的？」那時刻，他是最高興的了。

他正在等待：兩分鐘，三分鐘，五、十，然後半點鐘……一個人也沒有出來。他的心更緊張、更憂慮。

忽然，依默享醫生出現。安德立急步的走上前去。

依默享醫生沉默着，一點表示都沒有，即也沒說任何賀語給他。

『醫生！』安德立緊張地問：「一切手續都完成了？」

默默頭。

「兩人都平安？」

還是點點頭。

「我是否可以進去看一看我的孩子及太太？」

也是點點頭：「但是，先生可不要被嚇住了。」

「被嚇？醫生剛才是承認兩人都平安無事嗎？」  
又是點點頭。

「這是我喜歡知道的消息。」

依默亨便請安德立進去。他見到太太橫臥在床上，可是却沒瞧到那剛出世的孩子。安德立走進他的太太。他緊握着她的手，並輕輕的在她額上吻一下。

「恭喜你了，太太。」安德立說：「你就是孩子的媽媽了。」

沒有回答。瑪狄娜把頭轉過另一邊去，背向他。也許剛才是哭過了，現在又再開始流淚了，她的眼睛濕潤。

「這時候是令最高興的時刻。」安德立繼續道：「你已平安，我們的孩子也平安——就像剛才醫生所說。」

「——」

「你什麼別過臉去？太太，為何不說一句話呀？你不高興了？我們的孩子呢？」

瑪狄娜緩緩地轉回臉來望住他。有幾滴淚珠自她眼內流出來，把那已濕了的枕頭更加沾濕。

「狄娜，阿邦問你我們的孩子放在那兒呀？」安德立又問。

「什麼？阿邦在問什麼？」瑪狄娜反問，她好似沒聽見到她丈夫剛才說些什麼話；「我們的孩子放在那兒呀？噢！我們孩子在洗澡，邦。」

「男的或是女的？」安德立替她揩去頰面上的幾顆淚珠，但又有幾顆跟着流了流出來。

「是男的，邦。」

「是男的，那麼他一定像她母親那樣美麗。一會兒，母親將到醫院來看她的孫子，她已把過去的事忘掉了，她也將承認你是她的媳婦；我們的孩子，就是她的孫子。」

「這就是狄娜擔心的，邦……」

「你還有什麼事擔心，太太？」

「阿邦也許不會認他是阿邦的孩子，母親也不會認他是自己的孫子。」

「這是什麼話？」

「——」

「他……他……」

「他怎樣啦？」

「阿邦，他有缺陷。」

話一說完，瑪狄娜就放聲痛哭，她實在忍不住了。她明白，缺陷這個名詞定會傷到她丈夫的心。但她不能一直隱藏住它不說出來，況且她内心沒有一點要隱瞞的意思，她原是希望生出了孩子後，使她丈夫等待已久的快樂日子實現；孩子出世後，給予她母親老人家在日後的日子添加一份樂趣，並且證明她自己是能生孩子的女人，要她老人家把以往的事都忘掉。

安德立楞在一邊再也說不出任何話來。當他聽到自己的兒子是有缺陷的，他便立即失去了思考。不久，他恢復了思考。孩子總歸是自己的孩子，無論他的形態長得如何，他總是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骨肉啊！他心裏原是不會意料到自己的孩子是有缺陷的。但，他很快就明白起來，這可能是自己的過失，這是因自己年輕的時候橫蠻行爲而今所得到結果。於是，他等到瑪狄娜的哭聲轉緩後才說道：「不必哭了，親愛的。阿邦知道這是不利的消息，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打擊，也許我們的孩子命該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現在讓阿邦見他。」

「狄娜已告訴醫生不許阿邦見他。」

「為什麼？為什麼不許阿邦見他？」

「因為阿邦看到他後會感到無限的慚愧，可能阿邦不會認他是阿邦的孩子。如果阿邦的心是那樣的話，那麼狄娜是很高興孩子能留在狄娜這邊，因為狄娜是這孩子的母親。」

「這是妳心裏想的。」

安德立請求依默享醫生能把孩子帶來讓他見一見。不一會兒，一位護士終於抱了孩子出來，安德立趕緊走上去接住他。

這孩子跟他母親講的話全對：他是有缺陷的。

他太可憐了！他兩邊的頰面生滿痘疤且黝黑，他的眼睛有缺點（醫生說，他不敢決定這孩子的眼睛以後是否能看到東西）；他的手沒有手指以及身體生滿一粒粒似疹的東西。

「亞阿拉！這就是我孩子的相貌？」安德立長長嘆了一聲，其實他哭了，他哭他那無罪的兒子如此的形態，但他的哭，是在心坎裏。

他把孩子安放在他妻子的膝部上，然後說：「不管他的相貌如何，他還是我們的兒子。」

瑪狄娜緊緊摟住那孩子，顯出了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護，她輕輕地搖動着懷中的孩子：

「最好阿邦離開我們這不幸的母子倆。」瑪狄娜說：「阿邦還是回到母親那兒去，這件事也不會令到母親感到不安。」  
「狄娜，亦好好地聽着阿邦要說的話。亦仍舊是阿邦的妻子，這孩子無論如何是我們倆的孩子，不管他有什麼缺陷。如果這些事令到母親不高興，我們也一樣可以生活不須依靠母親，這沒關係的。讓我們一齊承擔這些命運，因為這已是上蒼注定的了。抹乾亦的眼淚，不要再哭了……」

譯完十月廿六日

按：此文發表於「語文月刊」(Dewan Bahasa)十月號，作者爲 Rubaidin Siwar，出生於雪蘭莪州的巴生，今年三十九歲，目前在語文出版社內工作。該文原名是Usah lagi ditangkan.

# 想到就寫李翰祥

如果說起導演，法國的我會想起杜魯福與高達，美國的會想希治閣、尊福、候活鶴斯，意大利的會想起費里尼、第西卡、安東尼奧尼，瑞典當然是英瑪褒曼。

說到華語片導演，我首先會想起李翰祥，就像想到印度有蘇耶哲雷和日本有黑澤明一樣自然。我們且不論李翰祥的影片成績與他在影壇上的地位，是否能在世界影壇與上述褒曼諸公一較長短，或者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但在華語片導演說來，李翰祥的的確確是個「出色 的代表性人物」。

有人曾經說過，假如要為華語片寫歷史，有三個人物是一定要被「春秋大筆」記載下來的，第一個就是李翰祥，據說是當年李翰祥闖出邵氏創辦國聯，才間接或直接的促長了華語片的蓬勃（尤指台灣），國聯雖失敗，但李翰祥功不可沒。第二個是胡金銓，因為他提高了武俠片的質素，為武俠片創了一個藝術上的新境界，第三個就是提倡陽剛氣的張徹，提高了華語片男演員的地位。

在這一部可能的未來華語片影史中，李翰祥排名第一，實非偶然之事。而且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李翰祥在華語片影壇中是一個先開風氣的人。

是誰吹起黃梅調的旋風，征服了整個東南亞有華人觀眾的地區？李翰祥是也。是誰又掀起了瓊瑤風，賺取少男少女不少的熱淚，也是李翰祥，他的國聯所出的「幾度夕陽紅」、「菟絲花」是最先問世的影片。集錦片「喜怒哀樂」又是李翰祥，騙術短片也是李翰祥，甚至目前李翰祥被人罵得體無完膚的風月片，也是，撇開別的來說，他是一個走在最前頭的人。

且說黃梅調影片，先時中國大陸就出了不少，單在馬來亞可上映的就有「梁山伯與祝英台」、「天仙配」、「秦香蓮」、「雲中落綉鞋」，而且甚為賣座。香港衆多導演，包括以拍古裝片最富盛譽的岳楓，但誰的腦筋都沒有李翰祥轉得快，他立即拍了一部相當正際的黃梅調影片「貂蟬」。我用相當正襟這個形容詞，是因為後來的「江山美人」與「梁祝」都是經過改裝的香港式黃梅調，而且無可否認，這些經過改裝的黃梅調顯然是更易令婦孺朗朗上口，因此一夜之間，「什麼生意都聽過，沒聽過皇帝這一行」的歌聲，不絕於街頭巷尾。

黃梅調旋風達至最高峯就是「梁祝」一片，之後李翰祥「反出」邵氏，組織國聯，却看出了黃梅調之已不可為，因此國聯只有兩部黃梅調影片，就是「七仙女」與「狀元及第」。所以李翰祥曾傲然地說，他一手掀開黃梅調旋風，他也是最先捨棄黃梅調的人。在我認為，這種先見之明，當時的確是有一些壯士斷腕的精神。

截至目前，李翰祥的導演生涯，大抵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其一是早年在邵氏時期，其二是組織國聯時期，其三是新國聯至重返邵氏時期。

對於李翰祥，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個時期，那時他是專拍所謂「歷史古裝宮韓巨片」的導演，而最熱鬧就是籌拍「傾國傾城」片集的時候，李翰祥有意拍的四大美人是王昭君、楊貴妃、西施和妲己，西施後來在國聯拍成，妲己是邵氏出品，但導演已是岳楓。

但在這些宮巨片之中，我較喜歡的，倒是「武則天」，因為李翰祥是以「新觀念」來看這個女君皇，這和金庸所寫的「鹿鼎記」中隱藏的「只要是好皇帝，就不必在乎誰做皇帝」的看法均是不謀而合的精闢見解。

如果說拍這些耗大資本的「古裝巨片」是李翰祥的「理想」，這一句話，不知是不是合適的，因為演變到現在，以這句話為根基，李翰祥顯然是「變節」或拋棄理想的了。如果用興趣和欲望可能會較貼切些，那麼就勉強可以說成李翰祥早年電影的興趣，是拍大片子。

我之謂大片子而不說巨片，是因為本身一向固執的認為巨片只有那些好成績的影片才配使用，花大錢拍的片子充其量只是大片子。所以我眼中「亂世佳人」是名符其實的巨片，而「埃及妖后」只能算是大片子而已。

如果說到大片子，李翰祥在國聯所執導的「西施」，無論如何是不可省略的，因為它的確確是華語片中花了最大本錢所拍的一部影片，廣告術語就是「最偉大的巨構」。

這一部「西施」的成績，評論是毀譽參半，見仁見智，但我認為李翰祥能把「西施」拍成這個成績，已是出乎我意料外的好了，也或許是因為我不苛求。我不滿意的是這部片如叫「吳越春秋」會更好一些，同時，我也不喜歡片中西施的結局，因為破壞了整個人物性格的「完整」（特此聲明完整並不等於完美）。西施為國犧牲已是一個有情的人物，那麼一個有情的女人被一個男人摯愛了十八年而感動是很可能的事，問題是既然被感動了而這個男人開接死在這個女人的手裏而她仍然「無恙」地活着，看了叫人真慄扭，殉情與報國是兩回事，不知李翰祥當年是難以拋却舊觀念呢，還是難以取捨呢，還是沒有想到？

同樣是戰亂時代的小插曲，沒有絕對錯的人物，也沒有絕對對的人物，但「西施」却顯然比不上大衛連的「賴安的女兒」了。

雖然說李翰祥最喜歡拍這一類「歷史古裝宮闈」大片，也是華語片導演之中拍這類片子最好的一位，但對他本身來說，這些片子顯然不是他的「拿手好戲」。

李翰祥最好的作品，不是「西施」，也不是「武則天」，而是不叫座的「冬暖」。這一部「冬暖」，到目前來說，和「破曉時分」一樣，是港台最好的兩部華語片。「破曉時分」雖是宋存壽導演，却還是李翰祥策劃，而宋存壽自「破曉」片以後，其餘的甚麼「庭院深深」與「輕烟」都是三角錢廉價小說電影之流的作品，不知是不是少了李翰祥策劃的緣故？實在叫人懷疑。

而「冬暖」可以說是李翰祥發揮他的電影語言最大的修養，令人贊好的也是他對電影語言的應用。

通常改編自原著作品的影片很少比原著好，港台的華語片中，改編得比原著好的只有兩部，一部是粵語片「冬戀」，另一就是「冬暖」。

「冬暖」是根據同名作品改編的影片，實際上羅蘭的這篇短篇小說很簡單，但到了拍成影片，却是不同凡響，一句不起色的句子在李翰祥手裏，像魔術師一般變成了一連串動人的鏡頭與情節。

「冬暖」一片的男女主角是歸亞蕾與田野，比較他們二人所演出的片子，從「冬暖」可以看出李翰祥是喜歡敘事的導演。歸亞蕾演「家在台北」好，是角色適合她，但是「冬暖」中的她，樸實雖是樸實，却是不同風味的開朗，「冬暖」中的阿金，是她「脫胎換骨」的新造型，而田野除了這一部片子好外，沒有一部片子可觀。

甚至李翰祥的其他「小品」之作，如「後門」，「一毛錢」，也比他的「古裝歷史」片好些。

徐訏的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的就有不少，算算就有「風蕭蕭」、「盲戀」、「鬼戀」、「痴心井」，但論成績，沒有一部比得上「後門」，主要還是導演問題。就如目下張曾澤改編徐訏的「江湖行」，預感中也好不到那去，「江湖行」的人物、故事，比「風蕭蕭」還要複雜。

「一毛錢」的確是由三毛錢小說改編的，李翰祥即使不能算是一個天才，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庸才導影，「一毛錢」就我看電影的經驗來說，是我較感動而認為出色的一部華語愛情片，這也可能是我一向膚淺吧，只接受情情愛愛的東西。

時至今日，從李翰祥所拍的片子中，我們已可「斷定」地說，在電影題材中，李翰祥拍得最流利的影片是民初裝影片。「騙術奇譚」中其他的是過得去，但在民初或者是清末裝那一段，實在是「行雲流水，流暢自如」。李翰祥初期也拍了一些這類民初裝片，如「窈窕淑女」、「黃花閨女」、「丹鳳街」，不過他是越來越進步，在這一面。

假如以李行來和李翰祥做一個比較，那麼「研究」李行顯然是較容易一些，因為李行的影片，主題一貫，和倫理親情脫不了軌，是個相當典型的「作者論」導演，其貴在於有自己的一貫風格，其弊在於免不了抄襲自己。

在這一點，李翰祥卻是個「活潑激盪」的導演，在電影題材方面，他縱橫多方面的發展，間接的成了個開新風氣的導演。張徹雖然也有開一兩個新局面，却是一味靠打，最後免不

了把情緒訴諸於暴力，李翰祥的靈活是變化多端的，甚至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試算下來，李翰祥好像除了武俠片沒拍過外，其餘各類型的片子，他都拍過了，而且都好過其他導演，就拿聊齋鬼戲來說吧，拍得最好的，還是李翰祥的「倩女幽魂」與「鬼狐外傳」。甚至，他還把古裝片與時裝片融在一起，就是「只美鴛鴦不美仙」，裏面有另一段未完成的作品「八十七神仙壁」間插在內。這部影片的評論是，古裝部份拍得極豪華細膩，時裝部份又太草率，不過無論如何，不失為一種新嘗試。

李翰祥可能是歷盡了電影界的滄桑，他把他的經驗壓縮在一句話，就是一個電影工作者不但要有七分藝術家氣質，還要有三分流氓氣質。這句話說後不久，他就重投邵氏，說出了另一句「精采」的心得，就是現在的電影，要賣錢，「不是要流血，就是要流汗」。而解釋這句流汗，就是床上運動，兒童不宜觀看的影片。

張徹會因流血的暴力而被圍攻，而今李翰祥也因流汗的色情而被指責。但同時我認為除了針對他們個人的指責外，他們的打工仔身份也是不可忽略的。

李翰祥的「大軍閥」有人說是黃色，我深不以為然，那一些粗話其實只是「加工的民間藝術」，算不了甚麼。值得商榷的倒是李翰祥當初拍大軍閥時動機該算是甚麼，假如有心拍他「可愛」的糊塗，他是成功，反之，他失敗。正確說，這是一部避重就輕的喜劇，對大軍閥「隱惡揚善」。

「風月奇譚」是李翰祥新近引起最多爭論的作品，焦點在於黃色的是與否。說一句很多人可能要罵我的話，中國人其實本來就是個「食色性也」的民族，在很多喜劇中，都存有性的意味存在，文學上亦有如是的作品，「笑林廣記」是不用說的了，其餘的如「警世恒言」與「醒世姻緣」，對於這種不可為外人見的事也有很坦白的描寫。

李翰祥的「過失」，就是把文字描寫搬上銀幕「形象」了起來，壞影響是有一些，但並不是李翰祥不拍這些「風月片」，觀眾就會不懂這些而更好一些，因為人類本身的劣根性就是喜歡窺人隱秘，從他人身上得到滿足感，暴力武打影片和黃色影片之受歡迎，也不外是這一點。

以事論事，「道德」的見解與觀念都是隨時代變遷而改變，男女關係來說，以前的女人

有給男人見了一面就非嫁給他不可的事情，卅年前接吻是一件見不得人的事，七十年代，兩個頭在一個枕頭上是平常事，要說道德日漸淪亡嗎？却也未必，「桑間漢上」是幾千年前的事，那時的男女關係比現在更加放蕩，這又如何自圓其說？最好莫過於把這些事歸咎於時代的觀念轉變。所以今日罵李翰祥是垃圾桶內的蛆虫是過早也過份了些，誰知道廿年後你本身可能覺得李翰祥當年那一點「風月」只是小兒科。

在電影來說，故意賣弄技巧與故意賣弄色情都是惹人反感，假如要分野一部好但又有些黃色的電影，那就只好再拉出「技巧定好壞，主題定高低」來詳論一番了。

不過，有一句別人說過的話：風月儘可無邊，藝人不可無格。不止李翰祥，其他的藝人也應該再三深思。

李翰祥過去對華語片的努力是令人欽佩的，假如真的「晚節不保」，不止功虧一簣，還要叫人扼手嘆息。

張永祥  
秋決

其他人物：大太；爺爺桃順曹頭生奶奶剛  
主要人物：

鄉官送一農裴創農死壯竊獄  
民差囚千家剛子家囚漢  
衆人糧衙男幼甲夫甲甲  
多等的役孩年乙婦乙盜卒

序場①

牢房內外

拂曉

裴剛、書生、牢頭、獄卒、兩死囚、官差人等

• 兩名死囚都是彪形大漢，被官差從牢房裏押出來，嚇得面無人色。

• 裴剛兩手抓着牢房的柵欄看着。

• 書生坐在另一間牢裏也在看，但神情淡然。

• 死囚之一渾身發抖，幾乎不能走路，官差架着他往外走……另一個則強自掙扎着。

• 虎頭門大開，門外也站着官差戒備。

• 眼看着兩名死囚押出虎頭門，牢頭和獄卒也跟着出去。

• 裴剛看他們都走了，暴躁地兩手搖幌着柵欄，好像要破牢而出。

• 他的舉動引起對面書生的注意，書生看看他，然後拿起身邊的書，平靜地看書。

• 裴剛似困獸關在籠裏，他繞着圈子咬牙切齒，腳上的鐵镣磨擦生響……

序場②

牢獄大門外

接前場

牢頭、卒獄、兩死囚、官差人等

• 兩名死囚已押上囚車，都面如死灰，目光恐怖而呆滯。官差們押囚車啓程。

• 牢頭目送囚車過了小橋，才回牢門，獄卒把

序場③

刑場

正午

知縣、刑曹、兩死囚、劊子手甲乙、官差人等、鄉

民衆多

• 縣太爺和刑曹皆在刑場監斬，一千衙役站立兩旁。

• 鄉民遠遠圍觀，皆肅然無聲。

• 兩名死囚跪綁椿上，各自身旁站着劊子手一名，抱刀而立。

• 秋風起，枯葉飄落，頻添幾分肅殺之氣。

• 叠印字幕：「相傳中國古代，官府對死囚之處決，要等到秋後一併執行。其由來，春夏乃是萬物滋長之季節，不宜殺生，秋風起，葉落蟲泣，蒼天之下一片肅殺，對判了死刑的人，就是末日來臨。」

漢朝，丞相蕭何草擬律法，正式訂刑：立秋論決，是謂秋決。」

• 劈子手行刑時，配合「秋決」兩字顯現。灰暗的天空，枯樹落葉，演職員字幕相襯疊出。

大門關上。

清晨的森林煙霧濛濛。

裴剛戴着腳鐐衝進森林，手鐲已斷鐵鍊還掛着，他急着想弄開腳鐐，抓石頭擊鐐，聞聲驚起，看森林再奔逃。

牢頭和獄卒追進森林，兩人圍堵裴剛。

裴剛被前後夾攻，目露凶光，見牢頭赤手向他衝來，乃予還擊，未料牢頭會幾手拳腳，將之擊倒。

· 獄卒用棍打裴剛小腿，裴剛吼叫。

· 剛：啊……你打死我好了！打死我也不回去！

· 牢頭以熟練手法，反縛裴剛兩臂。

牢頭：由得了你！

· 兩人合力把裴剛綁起來。

牢獄前院內外

日

裴剛、牢頭、獄卒、蓮兒、老奶奶、轎夫甲乙

· 裴剛加重鎗鐐，臉上有傷痕，腳踝流血，在推着石磨磨囚糧。

· 獄卒站在旁邊，拿着一根細樹枝，抽着裴剛的小腿催他快走。

獄卒：你喜歡跑，就跑快點！

· 裴剛回頭朝獄卒吐口水！

剛；呸！

· 獄卒氣了不停地在他腿上抽着，裴剛忍疼咬牙切齒地急走。

獄卒：好小子！

石磨迅速轉動。

· 牢頭站在小屋門口看着，臉上毫無表情。

· 獄門外面，一乘小轎急急過橋，蓮兒提着食盒跟着轎子走，到牢獄門口停下，老奶奶急

急下轎，去敲牢獄旁邊的小門。

· 獄卒開小門一看，是老奶奶她們，立刻又把

門關上。

· 老奶奶用力敲門，同時喊——

老奶奶：你開門……開門！

· 裴剛聽到聲音的反應。

牢頭：誰呀？

· 獄卒指裴剛。

獄卒：他奶奶！

· 敲門聲不停。

牢頭：讓她進來！

· 獄卒開門，老奶奶一頭衝進來，蓮兒也跟着進來。

· 裴剛看到奶奶，反而推磨推得更快。

· 老奶奶三步兩步衝過來，怒吼一聲。

老奶奶：停下！

牢頭：那個說的？

老奶奶：我說的！

· 老奶奶說着上前抱住磨棍，但裴剛還是不停地推磨急走，老奶奶把着磨棍也跟着跑……

一面用衣袖擦裴剛臉上的血跡，同時對牢頭喊着。

老奶奶：你看把孩子折磨成這樣子，你的心是鐵打的！

牢頭：（冷笑）除非你不想活了！

裴剛仍賭氣地推磨，也不言語。

老奶奶跟他不上，又奔向牢頭。

老奶奶：你讓他停下！（怒喊）聽到了沒有！

牢頭：（沉着臉）這算是輕的！他敢再逃，我就

把他的腿打斷！

老奶奶：你敢？（對裴剛）剛兒！不要推了！

裴剛仍悶住氣推磨一直不停。

老奶奶急得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從蓮兒手上

奪過食盒來，打開食盒，抽出一把銀子來，

對牢頭——

老奶奶：你對我孫子好一點，我不會虧待你！

牢頭：你錯了！我打他不是看你們家有銀子，我

是殺殺他的野性。

裴剛突然對奶奶暴吼一聲。

（對牢頭）你折磨我好了！你折磨不死我，我

還是要逃！

牢頭：（冷笑）除非你不想活了！

老奶奶看阻止不住，過去抱住裴剛，這回他

推不動了，老奶奶幾乎被拖倒地上。

老奶奶：孩子！你太壞了！你跑甚麼？我不是告訴你了嗎？你關不了幾天的！奶奶會把你弄出去！

裴剛對奶奶毫不客氣。

裴剛：那妳就快一點！光說有甚麼用？妳關進來試試看！這個倒霉的地方叫人一天都受不了！

老奶奶抱住他，一面擦着他臉上的血跡。

老奶奶：我知道！奶奶比你還急！我已經托了人……（低聲地）很快就會把你放出去！

老奶奶：我打聽過了，只要你肯幫忙，沒有辦不成

事！

三 裴家後堂內外晚

老奶奶、蓮兒、刑曹、裴順

後堂的門關着，裴順背對門站着。

屋裏老奶奶和刑曹在談話，蓮兒站在奶奶身

邊。

老奶奶：我打聽過了，只要你肯幫忙，沒有辦不成

事！

刑曹：只要用得到我的地方，我願意效勞。

老奶奶拿起桌上的一件古玩。

老奶奶：聽說你很喜歡收集古玩，這個是我家四代以前傳下來的！

說着把古玩揭開，裏面還藏着珠寶。

刑曹眼光從古玩珠寶掃到蓮兒。

老奶奶也隨着他的目光看到蓮兒，會意地笑

笑。

老奶奶：她不是外人，是我娘家親戚的孩子，自小跟着我，她不會說出去的！

他們說話時，蓮兒乖巧地低頭出去，再輕輕把門帶上。

刑曹看蓮兒出去了，才把古玩拿起來。

刑曹：老夫人，在下恭敬不如從命！（詭秘地）

後天縣太爺要開堂再審，這一堂審下來才算落案！先給你孫子透個口風，到了堂上看我的眼色行事！

老奶奶：（很快地）明天我就去告訴他！

刑曹：只要他回答得體，我保他沒有死罪！

· 說完拿着古玩表示要走的意思。

· 老奶奶目光灼灼地阻止。

老奶奶：刑曹！我托咐你不光是沒有死罪！（肯定

地）你要儘快把我孫子放出來才行！

· 刑曹一楞，看着老奶奶，面有難色。

· 老奶奶灼灼的目光盯着他手上的古玩。

家之寶……

四 公堂 日

裴剛、縣太爺、刑曹、衙役

· 裴剛戴着鎗銬跪在堂下，眼看着堂上，神情有點緊張。

· 縣太爺高高在上，氣氛莊嚴肅穆。

· 公案下面坐着刑曹，準備做筆錄。

縣太爺：裴剛，你爲甚麼要連殺三命？把殺人的經過，從實的給我招來！

· 他們說話時，蓮兒乖巧地低頭出去，再輕輕把門帶上。

刑曹：稟報大老爺！我殺了人是不錯，可是那不

能怪我。

· 縣太爺一拍驚堂，聲勢攝人。

縣太爺：招！

· 兩旁衙役個個虎視眈眈，裴剛沒見過這種陣仗，有點着慌。

裴剛：我招！在後街有個女人叫春桃，她還有個

外號叫「綉花鞋」！我沒事常常到她那兒走動

走動！沒想到她生了個孩子！

裴剛、春桃臥房 晚

· 春桃袒胸露懷抱着嬰兒，笑着推給裴剛，裴

剛笑着推讓。（畫面無聲）

O S：（裴剛敘述）她一口咬定那個孩子是我的！

我才不要那個「雜種」！

O S：（縣太爺問）你怎麼知道那孩子不是你的？

裴剛：（裴剛敘述）我不過是隨便去玩玩的！去玩的人又不止我一個！如果說那孩子是我的，我

外面的孩子可太多了！……

· 畫面上春桃硬把孩子推給裴剛，裴剛把孩子

放在床上，不住地搖着頭。

O S：（刑曹問）既然那孩子不是你的！她爲甚麼要賴上你？她目的是甚麼？

·畫面上春桃生氣了，向裴剛伸手要他打發。

O S：（裴剛敘述）要銀子！她就是看中我們家有

銀子！可是大爺不化那個冤枉錢！

·裴剛推開春桃往外走，還沒出門，突然外面

闖進來兩個壯漢，一個拿棍，一個持刀，把

裴剛攔住，裴剛驚怒！

## 六 公堂 接第四場

裴剛、縣太爺、刑曹、衙役

·堂上繼續在問。

縣太爺：那兩個男人是甚麼人？

裴剛：她說是她的表親，我看不像！

縣太爺：表親有甚麼像不像的？

裴剛：大老爺！這是瞞不了人的！我一看就知道

，那兩個男人是跟我穿一隻靴子的！也跟綉花鞋睡過覺！

刑 曹：（對縣太爺）大人，這分明是做好的圈套

！成心勒索！

縣太爺：（點點頭）那你付給他們銀子沒有？

裴剛：（冷笑）我又不是傻瓜！給他們銀子？我要他們的好看！

## 七 春桃臥房 接第五場

裴剛、春桃、兩壯漢、嬰兒

裴剛衝上前去一脚踢向拿刀的，接着雙方動

起手來！房裏太小，刀棍施展不開，裴剛身手不弱，展開惡鬥。

O S：（刑曹問）他們看勒索不成，就向你行凶！

你是出於自衛，被迫還手！

O S：（裴剛怒聲）我要他們知道，裴公子不是好欺負的！

·裴剛抓起茶壺扔過去！摔碎在牆上。

·春桃驚逃，嬰兒啼哭……

·裴剛抓起器具迎敵。

·裴剛急忙拾起刀來，拿棍的稍一失神，裴剛

打在拿刀的頭上，拿刀的被打暈了，剛刀脫手。

·裴剛急忙拾起刀來，拿棍的稍一失神，裴剛

打在拿刀的頭上，拿刀的被打暈了，剛刀脫手。

·裴剛急忙拾起刀來，拿棍的稍一失神，裴剛

打在拿刀的頭上，拿刀的被打暈了，剛刀脫手。

## 八 公堂 第六場

裴剛、縣太爺、刑曹、衙役。

·裴剛得意地笑。

裴剛：哈哈……我先幹掉一個再說！

·縣太爺一拍驚堂。

縣太爺：你行凶殺人，居然還猖狂得意！

裴剛：（頂撞）我不殺他，他要殺我！

刑 曹：大人，情勢所迫，他要自衛，也是在所難免！

·縣太爺冷冷地看了刑曹一眼。

縣太爺：說下去！

接第七場

裴剛、春桃臥房

·裴剛殺死拿棍的，那個被打量的拿刀的，幌

幌悠悠想爬起來！裴剛上前再一脚把他踢倒

，接着飛刀砍去，如凶神附體。

O S：（裴剛敘述）要殺就殺個痛痛快快！一個也

別想跑了！

O S：（縣太爺怒聲）你一再的行凶！真是殘暴成

性！

·春桃驚駭失色，急急奪門欲逃，裴剛追上一

把抓住她的衣領，用力一扯，露出光光的背

，春桃回頭求饒，目露恐怖，裴剛的刀抵住

她的背。

O S：（裴剛敘述）那個女人叫我饒命！我能饒了

她嗎？

O S：（刑曹急喊）你就饒了她！放她走！

·裴剛發狠的一刀刺去……春桃不支倒地。

十公堂 接第八場

裴剛、縣太爺、刑曹、一千衛役

·縣太爺怒極連拍驚堂。縣太爺：裴剛！你殺死那個人，還情有可原！因爲

他們都持有凶器！可是那婦人無還手之力，你

裴剛：（蠻橫地）我氣她叫我戴綠帽子！還要找

人來算計我！

縣太爺：她又不是你的妻子，你怎麼能怪她不貞！

她算計你也無非是想要一點銀子！你殺她就沒想到殺人者償命？

裴剛：我當時殺紅眼了！誰還顧得了那麼多？

·刑曹急忙捉住這個機會，急問——

刑曹：裴剛！你再想想，你殺她的時候，是不是有點神智不清？

·說話同時向裴剛遞眼色。

·但裴剛並沒會過意來，瞪眼看刑曹。

裴剛：神智不清？

刑曹：你本來無意殺她！而是當時你正在氣頭上

，一時衝動，失去理智，才失手行凶！

縣太爺：（冷冷地）你怎麼知道他是失手行凶，而不是蓄意殺人？你又沒親眼看見！

刑曹：大人，卑職乃是根據情理判斷！

·縣太爺怒指裴剛。

裴剛：縣太爺！他這種人根本就毫無情理可言！

裴剛：裴剛把頭一昂，坦蕩地。

有一句說一句！我沒有甚麼神智不清，就是氣極了我才要殺她！

·刑曹絕望地嘆口氣。

縣太爺：你錄下來！

刑曹：是！卑職錄下來了！

• 縣太爺宣判。

縣太爺：裴剛，你殘暴成性，連殺三命毫無悔意，

又殺人在先，逃獄在後，本縣勢必要判你死刑！

裴剛驚嚇失色，突然一躍而起，舉起鎗銬向

• 裴剛驚嚇失色，突然一躍而起，舉起鎗銬向

縣太爺的公案撞去。

裴剛：（怒吼）你判我死刑！我先要你的命！

• 衢役們一齊上前抓住裴剛。

• 刑曹嚇得站起來。

縣太爺：你居然敢咆哮公堂！押下去！

• 衢役們抓住裴剛往下拖，裴剛仍咆哮不已。

裴剛：你等着看好了！想殺我沒那麼容易……我

奶奶會把我弄出去的……

• 裴剛說最後一句話時已被拖出公堂。

十一 裴家後堂 日

蓮兒、老奶奶、裴順、二大爺

• 老奶奶鐵青着臉坐在那裏，蓮兒看着奶奶，

寂然無聲。

• 一陣脚步聲衝散了窒息的寂靜，裴順推開房

門；先讓二大爺進來，他一進門就氣勢汹汹

地。

二大爺：大爺子！你們早幹甚麼來着？爲甚麼到現

在才找我？  
老奶奶：二叔！你先坐！原先我是太相信衙門那個

刑曹了！

• 蓮兒忙着倒茶。

二大爺：衙門裏的人怎麼能相信？你們女人家做事

就是欠考慮！你聽我說，這場官司還有的打！

• 老奶奶精神一震，似又抓住一線希望。

二大爺：別看縣太爺判了死刑，他還要報到京裏！

府裏再轉報京城，要等京裏批示下來，才算定

案！再說今年秋天已經過去了！要處決也要等

明年的秋天！還有一年的功夫好活動！

老奶奶深以爲然地點點頭。

老奶奶：你說的對！我知道你是在京裏做過事的！

見過場面，你幫我拿個主意，該怎麼辦？

• 二大爺把老奶奶唬住了，於是煞有其事地沈

吟半響。

二大爺：我看……大姪子這件案子，說大不大，說

小也不算小，就看銀子化的是不是地方。

老奶奶：（急急地）銀子化多少你不管！我不怕傾

家蕩產，這場官司是非打贏不可！

• 二大爺臉色凝重，似乎下了決定。

二大爺：既然這麼說！我就親自到京裏去一趟！京

裏的御史衙門，我有個換帖的把兄弟！

老奶奶：（期求地）二叔！那就越快越好！回頭我

叫裴順把田地賣掉！你多帶些銀子去。

• 二大爺站起來拍着胸膛。

二大爺：大嬸子，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了！這場官司

包在我身上！

十二 牢房內 日

裴剛、書生、獄卒、竊盜

• 裴剛關在牢房裏，像隻困獸鎖在籠裏，他暴烈地用鎗鎚向柵欄撞擊……同時大吼。

裴剛：老頭……你們有人沒有？

• 外面沒人反應，對面牢房的書生靜靜地看書，頭也沒抬。

裴剛：喂！你是死人？

• 書生抬頭看看再沒別人。

裴剛：你喊我？

裴剛：不喊你喊誰？你怎麼一句話都不說？我心

裏煩死了！我奶奶也不來看我！你知道吧？那個混帳縣官判了我死刑！

• 裴剛急急說完似在等他安慰，未料書生平靜

地笑笑。

書生：縣太爺就是不判你死刑，你早晚還是要死的！在我們生下來那一天，就註定了要死——

• 裴剛根本聽不進，暴躁地。

剛：你想死！你去死！告訴你，我不想死！

• 這時獄卒牽着一個犯人進來，那人形態猥縮，用麻繩綑着，關進裴剛隔壁的牢房。

裴剛招呼獄卒。

裴剛：喂！你去把我奶奶找來！快一點！

• 獄卒對他笑笑。

裴剛：那管我個屁事！

• 獄卒鎖好牢房出去了。

裴剛氣的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

• 竊盜卻搭訕的招呼他。

竊盜：裴公子！真沒想到咱們會做了鄰居！

裴剛：你算個甚麼東西？

竊盜：你不認識我吧？我到你們家去過！

裴剛：我怎麼沒見過你？

半夜裡才去……去偷點東西！

• 裴剛氣得怒視他。

十三 牢獄院子 接前場

老奶奶、蓮兒、獄卒、牢頭

• 深秋了，院裡到處枯葉，寒風陣陣。

• 獄卒打開小門，老奶奶和蓮兒進來，蓮兒抱着一條新棉被，老奶奶提着食盒。

• 莲兒剛要把棉被打開。

• 莲兒：萬一裡面藏着一把刀呢？

• 莲兒走過來。

裴剛：這是棉被！

• 莲兒剛要把棉被打開。

• 莲兒：這是棉被！

牢頭：行了，讓她們進去吧！

獄卒：是！頭兒！

牢頭接過棉被領着老奶奶進虎頭門，蓮兒緊緊跟着……

十四 牢房內 接前場

裴剛、老奶奶、蓮兒、書生、牢頭、竊盜

竊盜還在對裴剛噓嗦，裴剛不屑於理他。

竊盜：幹我們這一行的……最喜歡交朋友！既然

咱們做了鄰居，下回我再到你府上去，你就多

關照點！

裴剛：（厲聲打斷）你不要再噓嗦了！

裴剛看到奶奶進來，也不招呼她，瞪着眼看她。

老奶奶很快地過來，裝出興奮的樣子。

老奶奶：孩子！這回你可放心吧！我剛剛送走了二

大爺，他到京裏去了！他說等他從京裏回來，

就把你放出去！

裴剛冷冷地望着奶奶。

老奶奶：我甚麼時候騙過你？孩子！

老奶奶正把食盒裏點心遞進柵欄。

裴剛突然一揚手，把點心打翻在地上。

牢頭剛打開牢門，把蓮兒拿來的棉被扔進牢房，一看也楞住了。

竊盜爬在地球上想摸點心，但够不到，蓮兒把點心都拾起來。

裴剛：（惱惡地）亦說話從來都不算話！亦說很

快把我弄出去，他們判了我死刑，亦說不管我闖了天大的禍，亦都替我擔待！

老奶奶臉色驟變，呆呆地說不出話。

裴剛：（暴烈地）現在他們要殺我的頭了！都是

亦害的我！

老奶奶嘴張了張，還是沒說出話來。

蓮兒忍不住過來。

老奶奶：你不能對奶奶這樣說話！奶奶爲了你到處

求人！把田都賣了……你還要怪她！

裴剛：（沒好氣地）你知道甚麼？我跟奶奶的事還要你管？（指着奶奶）亦問問她！不怪她怪誰？

老奶奶一句話也沒說，衝進牢房一脚就把裴剛

踢倒牆邊，抓過來要打。

老奶奶也急忙衝進牢房。

老奶奶：你住手！住手！你要幹甚麼？

牢頭：（氣不過地）我替你管管這個忤逆不孝的畜牲！

老奶奶拖過裴剛，以身相護。

老奶奶：我們家的事你管不着！他怪我是應該的！

我孫子沒說錯，他關在牢裏是應該怪我……。

十五 裴家日

老奶奶、裴剛幼年、裴順、農家夫婦、男孩裴剛（幼年）拿着一根竹竿，從外面慌慌張

98

張地跑進來，急忙又把門關上。

裴剛已長大、錦衣駿馬，馬上加鞭衝入市集。

O S：（老奶奶敘述）我家裏三代單傳……兒子媳婦都年輕輕的死了，祇給我留下這個孫子！

接着一對農家夫婦抱着一個打破頭的男孩進來。

一會兒，老奶奶和裴順開了門出來。

農家夫婦指着孩子的頭對奶奶說！老奶奶點頭笑着！看看頭上的傷，吩咐裴順拿銀子給

人家。（畫面無聲）

O S：（老奶奶敘述）他在外面闖了禍回來，我護着他不忍心責備他。

農家夫婦接過銀子道了謝抱着男孩走了。

老奶奶從門後把裴剛找出來，看出來他有點害怕。

O S：（老奶奶敘述）那天我是跟他這樣說的……

老奶奶捧着裴剛受驚的小臉。

老奶奶：看把你的小臉都嚇白了！孩子，別怕！不

管你在外面闖了天大的禍，都有奶奶替你擔待！

裴剛笑了，給奶奶看他的竹馬。

老奶奶：這是你搶人家的竹馬？扔了它！明天奶奶給你買匹真馬！

街道兩旁都是趕集的人羣，見裴剛怒馬奔來紛紛走避，路邊攤販被踢倒，散亂滿地。有兩個年輕的鄉民，不顧死活地衝上去，一個抓住馬繮，一個抱住裴剛的腿。

鄉民甲：你簡直是無法無天！

鄉民乙：你賠，你得賠我銀子！

裴剛：哈哈……要賠你銀子？去找我奶奶要好了

裴剛：在馬上狂笑。

老奶奶：說着他一抬腳，馬繮一抖狂奔而去……

老奶奶：光賠人家點銀子我倒也認了！沒想到禍越

禍越大……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老奶奶：牢頭靜靜聽着，看不出他臉上有甚麼反應。

老奶奶準備要走了。

老奶奶：牢頭，我跟你說這些沒別的意思，請你以

後別再難為他！（負氣地）我寵壞了他，害他

關進來，我就有辦法把他弄出去！我托的人已

經進京了，他騙不了多久！

蓮兒扶老奶奶出小屋。

牢頭一直沒動，臉色深沉，不知爲甚麼眼裏濕了。

十八 牢獄院子 晨

裴剛、牢頭、書生、竊盜、獄卒甲乙  
初冬了，大樹上的葉子已落盡，清晨也特別冷。

獄卒甲監視着，囚犯在放風，繞着大樹轉圈。

獄卒乙牽着竊盜的麻繩走在前面，緊跟着書生，最後一個是裴剛，只有裴剛戴着鎖鎊。竊盜凍得直哆嗦，亦步亦趨，書生坦然自若，裴剛因腳鐐磨擦，走路困難，他就坐下，察看磨破了流血的腳踝。

卒：起來！起來！誰叫你坐下了？

裴剛在擦脚上的血沒言語。

卒：你這個人真慚扭！不讓你出來吧，你想往

外跑，叫你出來透透風，你又裝孫子！站起來！

獄卒說着在裴剛屁股上踢了一腳，這下可把裴剛惹火了，他一躍而起，冷不防舉着手拷往獄卒頭上擊去……一下把獄卒擊倒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撲上去按住獄卒的脖子，像要把他扼死……獄卒拼命吼叫。

卒：殺人了……

竊盜乘機想溜，剛要爬牆，聽到背後一陣暴吼——「滾回來！」竊盜嚇得一哆嗦，回頭

看牢頭怒氣洶洶站在身後。

裴剛按住獄卒還不放手，牢頭衝前，一脚向裴剛背上踢去，踢得他一路翻滾……

獄卒乙跑過來拖起挨打的獄卒，再把竊盜和書生趕到牆邊。

裴剛掙扎着剛爬起來，牢頭沒等他站穩，又一掌劈去……再打一個跟斗，然後抓起來繼續毆打……裴剛起初還掙扎着對抗牢頭，最後被打得遍體傷痕無處躲藏，他終於抱着頭不動了。

牢頭不知是氣是恨，眼睛紅紅地，最後舉着拳頭打不下去了，但混身還在發抖。

書生這才跑過來向牢頭打躬。

書生：老太爺！您就省點力氣吧！他總是一個人！

：雖說他犯了死罪，可是您也不能打死他！

十九 牢房內 接前場

裴剛、書生、竊盜

竊盜伏在牆角，委屈地生悶氣，這頓毒打把他打萎了。

裴剛在對他說話，書生同情地看着。  
竊盜：我說你這個人就不聰明，到了這個地方怎麼能得罪看牢的？（低聲）能溜就溜，不能溜就認命！

裴剛沒理他。

竊盜：反正又不會關一輩子！等放出去我照樣去

偷……大爺有了銀子，照樣去花天酒地！誰也

管不着！

書生：你不要聽他胡說！

書生：你不要聽他胡說！

書生：你不要聽他胡說！

盜：窮酸！你在說誰呀？

盜：他跟你不一樣，你是無可救藥了，他並沒有壞到你這種地步！

盜：（氣了）我又沒惹你，你算甚麼東西？我

壞？你好！你好！你爲甚麼也來坐牢？

生：我是「代父受刑」！

裴剛也轉頭來看他。

生：我父親欠了別人的銀子，無法歸還，判了

一年刑，他老人家年紀太大了，我來代他坐牢

盜：你活該！你喜歡坐牢！我看你是窮的沒地

方吃飯了，到這兒來不化錢有吃有住……

裴剛暴躁地打斷他。

剛：不要再吵了！

裴剛站起來抓着柵欄往外看，像自言自語。

剛：趕快把我放出去……我一天都受不了……

再待下去那個牢頭會把我折磨死……

他用力搖撼柵欄，恨不得破牢而出。

市集街道　　日　　老奶奶、蓮兒、二大爺、鄉民行人等

二大爺衣飾鮮明，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貨在街上走着，看到熟人打着招呼，忽然一抬頭驚

住了。

老奶奶和蓮兒正迎面走過來，老奶奶還沒注意

，蓮兒一眼就看到他了，低喊一聲。

蓮兒：奶奶……

老奶奶一抬頭——正看到二大爺想溜進路旁

的店舖。

老奶奶：（哭喊一聲）二叔！

· 大爺只好停住，勉強笑着打招呼。

二大爺：大爺！很久沒見你呀！

· 老奶奶臉色緊張地走近來，眼光一直盯着他

。老奶奶：你那天從京裏回來的？

二大爺：（隨機應便）我剛回來沒幾天……正要抽

個空去看你呢！

老奶奶：（緊逼着問）事情你辦得怎樣了？

· 蓮兒也期待地看着他。

· 二大爺故作詭秘地看看路旁行人，把老奶奶奉到一邊。

二大爺：這個事……急不得！着急也沒有用……（信口塘塞）說起來也不湊巧……我那個拜把弟

兄，有事出去了！我撲了一個空！過了年……

我打算再去一趟！你先回家去等着……

· 說着二大爺想溜走。

·老奶奶早已看出不對了，厲吼一聲。

老奶奶：你回來！

二大爺：啊？

·老奶奶顯出恐懼又憤怒。

老奶奶：你到底有沒有去過京城？你真有個拜把弟

兄在御史衙門裏？（痛心地）這關係到我孫子

的死活！你不能騙我！

二大爺：（支支吾吾）大爺子！這種事誰也不敢說

就一定有把握！

老奶奶：（痛徹肺腑）沒有把握你就不該答應我！

我是眼巴巴的指望你……（看看他手裏提的

東西）你騙了我的銀子不要緊，你就誤了我孫

子的性命！老天爺會報應你……

·說着淚已奪眶而出，倔強地和蓮兒走了。

二一 裴家後堂 晚

老奶奶、刑曹、裴順

·後堂的門緊緊關着，裴順仍守在門口。

·屋裏老奶奶和刑曹密談。

刑 曹：別說他沒去過京城，就是告到御史衙門裏

，也是多此一舉（加強地）！沒用的……

老奶奶：（冷冷地）照你這樣說，是沒指望了？

刑 曹：那天在大堂上他自己親口招的供，他要充

英雄好漢，我給他劃出道來他不走，誰也帮不了忙！

老奶奶有死不認輸的氣勢。

老奶奶：我不會這樣算完的！我不會看着你們去殺他的頭！眼看着裴家斷了香煙後代……（搖搖頭）只要我還有一口氣，這場官司我還是要打到底！

·刑曹對這位老太太有點無可奈何。

刑 曹：老夫人，您還要打官司的話，我恐怕無能爲力了……

老奶奶怒視他，刑曹急忙改口。

刑 曹：如果想別的辦法……你的孫子是沒指望了

，單單爲了傳宗接代，我倒還有個主意……

老奶奶：（怔怔地）甚麼主意？

刑 曹：（詭秘地）千萬可不能說是我告訴你的！

想法子送個女人到牢裏去——

老奶奶驚訝地反應。

刑 曹：牢裏面你們去打點……那個牢頭脾氣有點古怪！（強調地）這個事不管成不成，以後別再找我了！咱們就到此爲止！

·刑曹說完悄悄開門出去。

·老奶奶還楞在那裏，這個主意對她太突然了

。老奶奶還楞在那裏，這個主意對她太突然了

小屋喊。

獄卒：頭兒！送囚糧的來了！

老奶奶也激起火來了。

牢頭小屋的門口站着裴順。  
牢頭：來了你收下就是了！窮昨曉甚麼！……

牢頭幫忙把糧袋抬下來，牢頭又進了小屋。  
牢頭一進來就板着臉。

牢頭：（固執又認真）這不是做好事！好事我會做！（恨恨地）這是缺德！缺了八輩子德才想出這個主意來！誰家的姑娘肯來做這種事？

老奶奶：那你要管……我會去找！  
牢頭：我不信有誰家的姑娘會願意！哼！替你們傳宗接代！害了人家姑娘一輩子！

老奶奶：我把人找到了，你是不是就答應？  
牢頭：我沒答應！  
老奶奶陰沉地笑笑。

老奶奶：現在不要你答應！也許我找不到呢！等我找到合適的人，你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行個方便！

牢頭：（生氣地）你沒有別的路好走！  
老奶奶：（沉重地）我沒有別的路好走！  
老奶奶說着看着牢頭。  
牢頭賭氣地不睬她。

牢頭：（生氣地）你知道辦不到，你還跑來做甚麼？  
老奶奶：（沉着地）我沒有別的路好走！  
老奶奶說着看着牢頭。  
牢頭：包起來！收起來！你來這套更沒用！我早跟你说過，金子！銀子！都買不動我！

牢頭：你該走了！  
老奶奶坐着沒動。

牢頭：你耗到太陽打西邊出來，我也不會答應！

老奶奶還是不動，微微苦笑。

老奶奶：你沒聽說過！不是爲了我的孫子，我也沒聽說過！

牢頭：（生氣地）你知道辦不到，你還跑來做甚麼？

二三 裴家後堂連老奶奶臥房 晚  
蓮兒、老奶奶  
蓮兒：奶奶！  
老奶奶：裏面沒聲息，她還是輕輕推門進去。

老奶奶從袖子裏摸出一個布包，抖開布包是兩錠金子。

牢頭一看更氣。

老奶奶：包起來！收起來！你來這套更沒用！我早

跟你说過，金子！銀子！都買不動我！

蓮兒：奶奶！我還以爲您睡了！

• 蓮兒又端起湯來。

老奶奶：先放在那兒！蓮兒，你衣裳穿得這麼單薄

，冷不冷？

蓮兒：我不冷！

老奶奶態度親切地。

老奶奶：過來坐下！奶奶跟你說說話！

老奶奶：自從剛兒出了事，家裏就靠你一個人幫着

我！

蓮兒：奶奶！

老奶奶：你六七歲就到家裏來，這些年奶奶一直拿

你當自己家的孩子看待！

蓮兒：我知道！不是奶奶撫養我，我不會長這麼

大！

老奶奶：（笑笑）你知道就好……總算奶奶沒白疼

你！

• 蓮兒想站起來。

蓮兒：奶奶，您喝了湯早點睡！

老奶奶按住她。

老奶奶：我還有點事跟你商量！（蓮兒望着老奶奶）你聽說了吧？前幾天衙門的刑曹來告訴我，

剛兒恐怕是沒指望了！

• 蓮兒看着奶奶不知該怎麼說。

老奶奶：（凝重地）這都怪我！是我沒好好管教剛

兒，把他送上了死路，還斷送了裴家的香煙後代！

• 蓮兒同情她又愛莫能助地。

老奶奶：那天刑曹還給我出了主意，要我找個姑娘送進牢裏，去和剛兒成親——

• 蓮兒驚訝地反應，還沒感到危機已降到她頭上。

老奶奶：我做夢也沒想到會走上這一步！我也叫裴順到鄉下去找過……沒有誰家的姑娘肯願意！

真讓那個牢頭給說中了！

蓮兒：（奇怪）牢頭？他怎麼說？

老奶奶：我到牢裏去跟他商量，他起先不答應！後來他說我找不到這樣一個姑娘！找到了他就肯幫忙……

• 蓮兒感到危機正向她壓來，她想走開，但老奶奶的目光一直瞪住她不放。

老奶奶：（施壓力）這是繼承裴家的香煙後代，我不能隨便找個不三不四的女人！

• 危機一觸即發。

蓮兒：（試探地）奶奶！您跟我說的意思……不

是叫我去吧！

老奶奶：（深沉地）蓮兒，我沒叫你去！你是我娘

家的孩子，我不疼你，有谁疼你！可是你替我想想，眼前除了你还有谁呢？

· 莲儿被逼得无路可走，惊吓得脸色惨白，一句话都不敢说。

· 老奶奶更逼紧地。

老奶奶：你是我自小扶养大的……连你都不肯去，

· 还有谁肯呢？莲儿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 莲儿再无处躲避了，她撲通地跪在老奶奶面前。

莲儿：奶奶……那您吩咐我就是了！

· 老奶奶才点点头，也很难过，但语气还是坚定地。

老奶奶：不要怪奶奶……不是我逼你！这是命！命

· 裏注定你和奶奶在一起！我不會白白葬送你一輩子，你替裴家生個孩子，這個家以後就交給你了！

· 莲儿眼裏已蓄滿淚水，但堅強地不哭出來。

莲儿：奶奶！您不要再說了！我願意去！只要奶奶您吩咐，我去就是了……

二四 牢獄院子連牢房

裴剛、書生、牢頭、竊盜

· 院裏開始下雪，是今年第一次降雪。

· 雪花飄進牢房，牢裏充滿了寒意，裴剛把棉被披在身上，縮着頭坐在欄柵邊看外面的風雪。

書

· 曹生很熱心的樣子。

裴剛

· 裴剛一吼，竊盜不敢出聲了，裴剛冷冷地對書生。

裴剛：以後不准你在我面前提死啊死的！我討厭死！

· 莲儿：奶奶！您不要再說了！我願意去！只要奶奶您吩咐，我去就是了……

書

· 曹生：裴兄！你看外面下雪了，現在是冬天！樹上的葉子都落了，山上的草也枯了！是不是都死了呢？

· 裴剛怒視他，書生不睬逕自說下去。

· 竊盜凍得直跺腳，一面又不甘寂寞地和書生在門嘴。

· 竊盜：我最瞧不起你這種窮酸！唸了幾本書就會說風涼話！你說死不可怕，還有甚麼比死更可怕的？

書生：（淡淡地）我跟你說了，你也不會懂！

· 竊盜不屑地吐口水。

· 竊盜：呸！我不懂？我吃過的玩過的！比裴公子比不上，比你見過的可多了！人活着就是圖這些，一死了不都全完了！

書生：（笑笑）你活着也不過是一個行屍走肉罷了！

· 竊盜氣極指着他罵。

· 竊盜：你混帳！你這個窮酸！你敢罵我！

· 裴剛煩躁地打斷他。

裴剛：不要吵！

· 裴剛冷冷地對書生。

裴剛：以後不准你在我面前提死啊死的！我討厭死！

書生：但是一到明年春天，樹又開始發芽長葉子

折磨他了！

！滿山一片青綠……

· 竊盜揶揄地笑着。

竊盜：裴公子，你聽他說的全是廢話！這還用他

二五

牢頭：裴剛

接前場

· 牢頭不理，連推帶拖把裴剛帶往地牢，裴剛又氣又恨……書生和竊盜也愛莫能助。

說？

裴剛：裴剛惱怒地對書生。

書生：（急急地）可是你知道每天都有人死，每天也都有人出生！一代代的人埋在地下，一代代的人正在長大！我們何苦把自己生死看得那麼嚴重？

· 裴剛氣得跳起來。

裴剛：閉上你的嘴吧！我告訴你，我不會死！我死不了的！我奶奶會想法子把我弄出去！我二

大爺也快從京裏回來了！

二六

裴家後堂

雪夜

蓮兒、老奶奶、裴剛

· 紅燭高燒，裴家的祖先神位，高高供在堂上

裴剛：幹甚麼？

· 牢頭抓着他的手臂往外拖，裴剛掙扎。

裴剛：（恐懼地）你又要折磨我！

· 牢頭不理便把他拖出牢房。

書生：裴剛求情。

書生：老大爺！他又沒犯甚麼過錯！您就不要再

卻酸酸地，悄悄低頭出去了。

書生：活就是活見鬼！

牢頭：下去！

· 裴剛看看牢頭，低頭走下地牢，牢頭也跟着下來。

· 地牢比外面潮濕而陰暗，牆壁都冒出水珠，空洞洞的一個地窖。

· 裴剛絕望地看看，茫然問牢頭。

裴剛：你要怎麼折磨我？把我一個人關在這裏？

· 牢頭板着臉也不解釋，打開他的鐘錶扔在一邊，裴剛驚愕的望着牢頭。

裴剛：他正說着牢頭進來，一聲不響打開裴剛的牢

房門，裴剛見了他有點畏縮。

牢頭：（沉着臉）出去！

· 二七

裴家後堂

雪夜

· 蓮兒新娘裝扮，跪在堂下拜祖先，臉上毫無表情。

· 老奶奶坐在旁邊，裴順站在後面。

蓮兒：叩頭時，裴順似不忍再看，是喜事眼裏

書生：

蓮兒拜過祖先，要再向老奶奶跪拜，老奶奶挽住她帶着歉疚地。

老奶奶：免了吧！

老奶奶扶起蓮兒，她自己卻對着祖先神位跪下了，叩了一個頭，再抬起頭來時眼裏含滿了淚水。

老奶奶：（禱告）裴家的祖先，你們在天上都看得清楚，我是裴家的罪人，蓮兒這孩子是裴家的恩人！我犯的過錯由她替我承擔了！

蓮兒：（惶恐地）奶奶！

老奶奶：（含淚激動地）你們有神有靈就處罰我！多保佑這孩子！以後裴家就指望她了！

蓮兒急忙扶起老奶奶，對她苦笑。

蓮兒：奶奶！您不要這樣說，我是心甘情願的！

二七 牢獄外連小橋 雪夜

蓮兒、老奶奶、裴順、牢頭

雪一直在飄落，沒有風，出奇地靜，所有景物都是一片銀白。

裴順提着燈籠走在前面，蓮兒裏着斗篷和老

奶奶彼此攏扶着，一行急急過了小橋。

老奶奶遠遠站住，停了一會，牢頭開門出來。頭：進來吧！

老奶奶扶着蓮兒過來，蓮兒低着頭，不知道

是害羞還是不敢看牢頭。

牢頭見是蓮兒，驚愕又憐憫，看到老奶奶時眼裏露出憤怒。

牢頭：她一個人進來就行了，你們回去！

蓮兒下意識地感到恐懼。

蓮兒：奶奶……

老奶奶沒說話，用手撣撣她頭上的雪花，安慰地拍拍她，蓮兒決然地進了小門，牢頭責備地瞪老奶奶一眼，把門關上了。裴順看看老奶奶。

裴順：老夫人，回去吧！

老奶奶：（低沉地）我要等她！

二八 牢獄院子連虎頭門

接前場

蓮兒、牢頭

牢頭帶蓮兒經過院子，一面走着，牢頭回頭看蓮兒，蓮兒一直低着頭。

到了虎門口，牢頭示意要她脚步放輕，她乃悄悄進了虎頭門。

二九 牢房連地牢門口

接前場

蓮兒、牢頭、書生、竊盜

他們進入牢房，裏面暗沉沉地。

竊盜睡在角落裏，書生也睡了。凍得縮成一團。

牢頭帶蓮兒走到地牢門口，牢頭開了鐵門的鎖，輕聲叮囑她。

牢頭：不能等天亮，四更！

裴剛：你今晚倒是真好看！過來，我好好看看你

· 蓮兒會意地點點頭，牢頭推開鐵門，蓮兒慢  
慢走下地牢，背後鐵門立刻關上了。

三十 地牢內 接前場

蓮兒、裴剛

· 裴剛拖她過來，再端詳她。  
！  
剛：你在我家那麼久……我一直看你是小小的  
！我從來沒想要娶你！

· 地牢牆上有一盞油燈，裴剛睡在一個破榻上  
，聽到開門聲坐起來，驚訝地看着蓮兒慢慢

蓮  
剛：我已經幾個月沒沾過女人了……哈哈……  
既然你來了……我到現在才弄清楚，爲甚麼  
把我一個人關在這裏！原來是叫你來跟我成

· 蓮兒離他還有段距離就停住了。

裴剛：蓮兒！你怎麼半夜跑來了？這是怎麼回事  
？

· 蓮兒看着他沒言語。

裴剛：（直覺地）奶奶呢？  
！  
兒：奶奶送我來的，她回去了！

裴蓮  
剛：蓮兒說着慢慢解下斗蓬來，露出一身的新娘  
粧束。

裴剛：裴剛更驚訝了，他站起來。  
！  
裴剛：蓮兒！你……你好像做新娘子了！

裴蓮  
兒：嗯，他們沒告訴你，我今天成親了！跟你

裴剛：蓮兒一句話也不說，溫順地低頭坐下來。  
！  
剛：嘿，奶奶爲甚麼不等我放出去才成親？

裴蓮  
剛：裴剛還不言語。

裴剛：裴剛驚訝地反應，臉色驟變。  
！  
剛：他沒去？這個狗雜種……他沒去我怎麼辦

？我還會不會放出去？  
！  
蓮兒同情地看他一眼。

· 裴剛驚得半晌沒說出話來，但慢慢笑了。

裴剛：哈哈……哈哈……你跟我成親了？這一定是  
奶奶的主意！是不是奶奶的主意？

· 蓮兒看着他沒言語，臉上也毫無表情。

· 裴剛還忍不住笑，低頭想一下，再看看她。

裴剛：奶奶也不打算救我了？

·蓮兒只是看着他，裴剛一句句逼緊。

裴剛：所以，你才來跟我成親的！

·裴剛想到這裏一躍而起，好像怕沾着她一樣

裴剛：（恐怖地喃喃）都是騙我的！你和他們一夥……都是來騙我的……看我非殺頭不可了！

裴剛：（暴跳如雷，憤怒達到頂點。）才叫你來……跟我在這裏睡一夜，下個「種」

回去！好替裴家傳宗接代！我說的對不對？

蓮兒：隨便你說好了！

裴剛：（暴叫）我說的不會錯！這是奶奶的好主意！你去告訴她！我不聽她擺佈！我不是猪！

裴剛暴跳如雷，憤怒達到頂點。

蓮兒低着頭不看他。

### 三一 牢獄院子 夜

牢頭

院裏還在下雪，已積雪很厚了。

牢頭在雪地裏來回走着……遠遠聽到敲梆的聲音已經是三更了。

三二 地牢內 接前場

蓮兒、裴剛

蓮兒還坐在破榻上沒動。

裴剛站在一邊，嘔氣地不看她。隱約敲梆的聲音傳入。

兒：（低低自語）三更了！

裴

裴

蓮兒

裴剛一時怔住

兒：奶奶自小寵你，是因為她太疼你！（稍激動）你如果像別人一樣安份守己，我也不會到牢裏來和你成親！

裴剛：（噓噓地）又不是我叫你來的！

兒：我並不怪奶奶……我知道她是爲了你，爲了裴家，我才心甘情願的！

裴剛又暴戾地喊叫。

准你再來……我不要你恨我一輩子！

·裴剛煩躁地瞪她一眼。

兒：（幽幽地）我這樣走了對奶奶沒有交待！

·裴剛更氣衝過來指着她。

裴剛：不要再提奶奶！再提她我先把你揍一頓！

·蓮兒倒是毫不畏懼地看着他。

蓮兒：你這樣恨奶奶？

·裴剛逼近蓮兒，獰惡地。

裴剛：我要殺頭就是她害的！從前她說不管我闖了天大的禍，都有她替我擔待……我才会讓關進牢裏來！（越說越怒）她答應把我弄出去，現在又不打算救我了！我還要替她傳宗接代？

兒：你自己就沒有一點錯？

裴剛：我有甚麼錯？我錯就錯在太相信她！

兒：奶奶並沒讓你去殺人！是你自己去闖的禍！

！

牢頭

院裏還在下雪，已積雪很厚了。

牢頭在雪地裏來回走着……遠遠聽到敲梆的聲音已經是三更了。

三二 地牢內 接前場

蓮兒、裴剛

蓮兒還坐在破榻上沒動。

裴剛站在一邊，嘔氣地不看她。隱約敲梆的聲音傳入。

兒：（低低自語）三更了！

裴剛最後一句話含着悲憤，蓮兒也被這句話所震驚。

三三 虎頭門連院子

接前場

牢頭

外面雪停了，遠遠聽到敲四更了。

牢頭抖抖身上的雪，進了虎頭門——

三四 地牢內

接前場

蓮兒、裴剛、牢頭

蓮兒披上斗蓬準備要走了。

裴剛斜着眼看她，揶揄地語氣。

裴剛：出去另外嫁人吧！嫁得越遠越好！別讓人

知道這檔子事！

蓮兒臨走回頭看看他。

蓮兒：在家裏那麼多年，我今天夜裏才認清你：

（不容覺察地笑笑）你不是我想的那麼壞！

裴剛：（怒極一聲）快滾你的吧！

牢頭已打開地牢的門。

三五 牢獄門外

接前場

蓮兒、老奶奶、牢頭、裴順

牢頭開了小門，蓮兒從裏面出來，對牢頭點

點頭，牢頭把門關上了。

蓮兒正要走，忽聽有人喊她

老奶奶：蓮兒！

蓮兒聞聲轉頭。

老奶奶蹲在大門的門樓下面，身上落滿了雪，堆的像個雪人，裴順也站在牆根底下。

蓮兒：（驚叫）奶奶！您一夜都沒回去？

老奶奶：（苦笑）我在等你！

·說話同時要站起來，但剛一移動，因兩腿凍僵，竟撲通一下栽倒雪地上

蓮兒：奶奶……

·蓮兒急忙過來扶她，裴順也幫忙架起老奶奶

，老奶奶仍站不住。

老奶奶：喔……我的腿怎麼不聽使喚了——

三六 地牢內

接前場

裴剛、牢頭

·牢頭在給裴剛戴手銬，裴剛抓住了牢頭的手

，急急惶惶地。

裴剛：牢頭！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把我放了：

裴剛：我奶奶不管我了！這回我真的要殺頭了！

牢頭：現在只有你能救我！

·牢頭瞪他一眼繼續給上銬。

裴剛：我奶奶不管我了！這回我真的要殺頭了！

牢頭：起來！你這算幹甚麼？

裴剛：急給牢頭跪下了。

牢頭：起來！你這算幹甚麼？

裴剛：你放了我……我一輩子都感激你……把我

放了我出去就學好！

牢頭：（斥他）你作的孽已經够了！臨死還害了

101

一個女孩子！

剛：（急辯）我沒有！

頭：還瞪眼說瞎話！

裴牢：我真得沒有！我一夜都沒碰她，不信你去問問她！

牢頭意外地反應。

剛：（哀求地）牢頭！我叫你老大爺！你就放了我！

牢頭拿着腳鐸站在他面前，顯出一種威嚴。

頭：放了你我怎麼辦？你是死囚犯！放了你！

我就別想活了！

牢頭推倒他替他戴腳鐸，裴剛滾在地上縮成一團。

裴家後堂連老奶奶臥房

黃昏

蓮兒、老奶奶、裴順

裴順在走廊上煎藥，一臉愁苦地輕輕揚着火。

後堂裏沒有人，說話聲從老奶奶房裏傳出來。

蓮兒在替老奶奶捶腿，床邊還生着火盆。

老奶奶躺在床上，臉色很憔悴，然說話還是很硬朗地。

老奶奶：我三十歲就守寡，一個婦道人家支撐一個家不容易！以後這個擔子就交給你了！

蓮兒：（又急又怕）奶奶！您不會的！您不會扔下我！

蓮

兒：奶奶！您吃藥！

老奶奶：我沒打算活到明年秋天！

蓮兒：那我怎麼辦？您也要替我想一想！

老奶奶笑笑，胸有成竹地。

凶，你就比他更凶！就這點道理……以後牢裏我不能去了，不要告訴剛兒！你知道為什麼？

蓮兒惶惑地搖搖頭。

老奶奶：他恨我！他聽說我死了他就沒地方出氣了

老奶奶一挺身子坐起來，抓住蓮兒的手。迴

光返照的力氣。

老奶奶：蓮兒！孩子生下來，你抱到墳上去讓我看

看！我在地下看得見的！

老奶奶：那比給我燒香燒紙都好！你可記住啊！

說着老奶奶笑出聲音來了。

蓮兒嚇了一驚。

（輕輕敲門聲）

O S：（裴順）少夫人！藥煎好了！

裴順端着一碗熱湯藥站在後堂，蓮兒接過來

，輕吹着又回臥房。

老奶奶躺下了，閉上眼沒聲息。

· 老奶奶沒反應。

蓮兒：奶奶！您吃了藥再睡！

奶奶還沒動靜，蓮兒用一隻手去搖搖她……

突然驚嚇失聲地喊。

蓮兒：奶奶……

三八 牢房內 日

裴剛、書生、牢頭、竊盜、獄卒

· 牢頭打開竊盜的牢門！竊盜得意洋洋地出來了。

· 裴剛羨慕的眼光看他，絕望後的裴剛瘦多了，兩眼下凹，鬍子滿臉，恐懼之心代替暴戾之氣。

盜：裴公子！小弟不能再陪你了，有甚麼事要我替你辦的嗎？

· 裴剛抓着柵欄，囁嚅地。

裴剛：你出去帶個話給我奶奶！她很久沒來看我了……她就是不管我的話，也該對我有個交待！

· 牢頭看看裴剛，想說甚麼又忍住了。

還請我吃一頓呢！  
· 獄卒正在送牢飯，竊盜經過他身邊順手摸走了一個窩窩頭，瞪了書生一眼，大模大樣地出去了。

· 牢頭也跟着出去。

· 獄卒把窩窩頭扔給書生和裴剛，裴剛沒有在意，只注視着虎頭門。

· 書生看出裴剛的心情。

書生：裴兄！你不必羨慕他！像他這種人活着都是多餘的！

裴剛：（惡劣地）你不要跟我說話！

三九 牢獄內外 夜

· 蓮兒、牢頭

· 寒風凜冽，積雪未溶。

· 一個瘦小的白色人影悄悄經過小橋。  
· 她走到牢獄小門，遲疑一下，才輕輕敲門。  
· 牢頭聽到敲門聲披着衣服從小屋出來。

牢頭：誰呀？

· 沒聲音了，牢頭過去開了小門。

· 蓮兒見是牢頭低頭下拜。

· 蓮兒見是牢頭低頭下拜。

牢頭：老大爺！這麼晚了來打擾您！

· 牢頭看看她。

牢頭：妳怎麼又來了！

四十 牢房內 接前場

裴剛、牢頭、書生

· 牢頭輕輕開了裴剛的牢門，裴剛蒙着被子偎

在牆角睡了。

牢頭提着燈籠進來，輕輕拍醒他。

裴剛：啊！

牢頭：別出聲！

說着看看睡着的書生，然後替他開了鎖，裴剛莫名其妙。

牢頭：來！

裴剛隨牢頭出了牢房。

牢頭帶裴剛往地牢走去。

四一 地牢內 接前場

蓮兒、裴剛

蓮兒穿着一身白衣，坐在破榻前。

裴剛一進地牢就看見她。

蓮兒看裴剛，他好像突然間蒼老多了，人也深沉多了。

兒：這些天都沒來看你……你最近瘦多了！

裴剛沉着臉站在她跟前。

裴剛：又是奶奶送妳來的！

兒：我沒告訴奶奶，她不知道我來看你！

裴剛懷疑她說的話是眞的。

裴剛：我已經告訴妳，叫妳另外去嫁人，妳還來做甚麼？

蓮兒抬起頭仰臉看着他。

兒：我不會再另外嫁人了！在家裡我已經拜過祖先！

裴剛冷笑。

裴剛：哼……就爲了要傳宗接代？嫁給一個要死的人？

兒：你不要想的那麼多！不管你還能活多久？

那怕只有一天一夜，也都是生一世，我們是夫妻！

裴剛看着他慢慢坐下來。

裴剛：妳從來就沒有喜歡過我！這太委屈妳！

兒：有的夫妻在沒成親以前，還從來沒見過面呢！我們總是一塊長大的！

裴剛想笑！眼裡卻又酸酸地

裴剛：蓮兒！妳會後悔的！妳知道到了明年秋天

裴剛：到那個時候我會有你的孩子……以後就有孩子和我作伴了！

裴剛感動地用顫抖的手捧着她的臉。

裴剛：……從前我就不知道妳這麼好！

蓮兒：從前你沒好好看過我！

裴剛：（注視地）……我不忍心害妳，妳還是走吧！（推開她，站起來）

兒：你真的要我走嗎？你就不後悔？

裴剛轉過頭來看她！他們彼此注視！漸漸湊近！裴剛緊緊把她擁在懷裡！夫妻交融一起

蓮兒、裴剛、書生、獄卒

樹上長滿青葉。

水車在轉動！水花濺出來！蓮兒把汗巾在水裡浸濕……跑過來！

裴剛和書生在院裡放風……慢慢踱着步子。

蓮兒用濕汗巾擦拭裴剛腳踝上殘留的血跡……

裴剛停下來，書生感動地看。

獄卒坐在虎頭門邊晒太陽，睜着眼看他們。

蓮兒擦乾淨他一隻腳踝，又跑回水車旁打水洗汗巾。

裴剛和書生繼續走着，裴剛看着樹上的葉子，微微出神。

書生意會到他的心情，輕輕地。書生到了春天，樹開始復活了，發芽長葉子……

裴剛望他一眼，深沉地一言不發。

蓮兒又拿着汗巾跑過來。

裴剛就地坐下。書生繼續踱步。

蓮兒蹲下來用汗巾擦拭他腳踝上的血跡！把腳鐸抬起慢慢擦着。

裴剛：快到「清明」了吧！

蓮兒：你坐下？

裴剛：你坐一下。

裴剛就地坐下。書生繼續踱步。

蓮兒：還早呢！剛過了「二月二」才沒幾天！

虎頭門的獄卒不高興地看他們。

裴剛：奶奶還好嗎？她是不是不願意見我了？好

久她都沒來了。

蓮兒一面擦拭着，不在意地。

兒：奶奶幾次都要來看你，是我勸她不要來，她那麼大年紀了，跑一趟怪累的！

獄卒看着不順眼過來了，有提防地站遠一點。

獄卒：喂！你怎麼又坐下了？上回挨打的事你忘了？

裴剛又想發作，蓮兒急忙按住他。

兒：差爺！您不要怪他！是我的錯！我讓他坐下來的！（向裴剛）快起來！

蓮兒急忙把裴剛扶起來。

獄卒有了面子，很神氣地。

裴剛走到門口對蓮兒。

書生先進了虎頭門。

裴剛：好啦！都進去了！

蓮兒急忙把裴剛扶起來。

獄卒有了面子，很神氣地。

裴剛走到門口對蓮兒。

裴剛：亦回去吧！

蓮兒點點頭，看着裴剛進了虎頭門。

四三  
牢房內  
日

蓮兒、裴剛、書生、獄卒

蓮兒捧着瓦罐餵裴剛喝湯，湯汁從裴剛嘴角溢出來，兩人的臉上都帶有歡愉之情！PA

PA裴剛身上的刑具。DO

蓮兒跪在裴剛身邊，用木梳梳理他的髮髻，裴剛坐着一動不動！PA PA裴剛身上的刑具

• D.O

• 蓮兒替裴剛縫囚衣上破損的衣領，裴剛回頭看她，有微微的笑容。

• 獄卒在柵欄門口出現。

• 獄卒：曇！這不是你們的家，別在這裡當日子過！該走了！

• 裴剛驚怒地看他，蓮兒急忙說。

• 蓮兒：是的！差爺，我就要走了！

• 蓮兒用牙把線咬斷，收拾好針線，到牆邊拿起食盒瓦罐，再看看裴剛，裴剛正在看她。

• 蓮兒：我回去了！

• 獄卒把牢門鎖上。

• 四四 裴家後堂內外 接前場

• 蓮兒、裴順、二大爺

• 蓮兒從外面回來，裴順接過食盒瓦罐，邊走邊說着。

• 裴順：他很早就來了！坐在屋裡不肯走！也不說來幹甚麼！

• 蓮兒：唔！

• 蓮兒答應着走進後堂，裴順也隨着進來。

• 二大爺坐在堂屋裡，一見蓮兒就大模大樣地

• 二大爺：蓮兒！你又到牢裡去了？

• 沒等蓮兒回答，裴順上前一步。

裴順：二大爺！老夫人在世的時候，她就和公子成親了！是我們少夫人……

• 二大爺看着蓮兒冷冷一笑。

• 二大爺：少夫人？這才叫荒唐！……一個在坐牢，一個在家裡，那是怎麼成的親？說出去簡直就是笑話！

• 蓮兒微微一怔。

二大爺：再說成親是件大事！至少要通知一下本家族的人，我怎麼都沒聽說？

• 裴順看蓮兒，蓮兒倒還冷靜。

蓮兒：還一定要你聽說嗎？也許我奶奶不想讓你知道！

• 二大爺臉色一沉，威脅地。

二大爺：蓮兒！要不要我把本家本族的人都找來？聽聽他們怎麼說？我敢說沒有一個承認你是裴家的少夫人！

• 裴順有點着慌。

二大爺：（怒斥）少插嘴！這那有你說話的份！就在這裡拜的堂……

• 裴順不敢出聲，惶急地看蓮兒怎麼應付。

• 蓮兒：你今天來的意思……是來做甚麼？要我把家交出來？讓你來掌管！

二大爺：我倒是爲你着想！你年紀輕輕的，犯不上

為一個要死的人，葬送了一輩子。

蓮兒：（稍一考慮）你去把那些本家本族的人都請來吧！

二大爺：都請來？你真的要這樣做？

蓮兒：（決然地）都請來！讓他們大家來評評理

，我不要說話！由你一個人告訴他們：你是怎麼騙了我們家的銀子！就誤了我丈夫的性命！

現在你又想來謀奪家產！

二大爺一聽就急了，指着她。

二大爺：你怎樣能這樣說話？

蓮兒：（氣勢不讓）我該怎麼說？你看我奶奶不在了，認爲我好欺負是吧？（悲忿地）我把一生都給了裴家，還要你們來承認？你去問問那些本家本族的人，他們誰好意思來？有誰幫我們出過一點力？

二大爺楞住了，呆呆地說不出話。

蓮兒：（譏刺地）只有你這位二大爺！在御史衙門還有個拜把兄弟……

裴順看着他，嘴不笑出來。

二大爺：（突然地）我不跟妳說了！

蓮兒：你就這樣走了？

二大爺：（又停住，窮凶極惡地）

二大爺：不走妳還敢把我怎麼樣？

兒：現在我們家除了這幢空房子，再沒別的了！等我生下孩子，以後，日子會更難過！你騙了我們的銀子，我早晚會找你算賬！

二大爺：你來算好了！我看你比那個老太婆還凶！

二大爺尷尬又狼狽，臨走狠狠瞪她一眼。

二大爺：你來算好了！我看你比那個老太婆還凶！

四五

牢房內

日

裴剛、書生、牢頭

裴剛站在柵欄邊，頭上冒著汗，眼睛瞪着看對面牢房。

書生在整理書，準備出獄，牢頭站在牢房門外等着，無意地回頭看看裴剛。

裴剛仍目不轉瞬地看着。

書生把書都綑好，背着的抱着的都是書，出牢門就看到裴剛。

裴剛立刻轉過身去不再看他，以掩飾內心的感觸。

書生走過來，略帶傷感地。

生：裴兄！我走了你一個人在這裡就更孤單了

！

裴剛背着身沒理他。

生：今生今世我們恐怕不會再見面了，只要我們有緣，來生還會再相聚的！

裴剛心煩又難過地一轉頭。

書生嘆口氣走了，牢頭看看裴剛也跟着走去

裴剛：快走吧！不要再嚕嚕了！

牢頭：問你爹好！

他們一走裴剛又回到柵欄邊來看書生的背影。

牢頭望着他出去轉身又回虎頭門裏。

牢房內 接前場

書生快到門口忽然一回頭，看到裴剛孤獨地站在柵欄邊，他忍不住又跑回來有一吐為快

四七

裴剛、牢頭

書生：（急急地）裴兄！我知道你嫌我嗇嗇，可是我還要說！人生都免不了要死的！早死晚死

是由天做主，由不得你！

裴剛：（恨得咬牙切齒）你不說死行不行……

書生：可是死想死的心安理德！光明磊落，這是

由你做主！由不得天！

書生匆匆說完這回是真的走了。

裴剛扶着柵欄，空虛、難過都湧上心頭，

他落寞地站在那裡很久很久……

四六

牢獄院子 接前場

書生、牢頭、獄卒乙

天氣燠熱，樹上的蟬「吱吱」地叫着，叫得

人心裏更覺燠熱，樹下坐着獄卒乙搗着芭蕉扇在乘涼。

牢頭和書生自虎頭門出來，書生向牢頭打躬

書生：老大爺！這些日子多蒙您的照顧！晚生就在這兒向您告別了！

牢頭只點點頭有點心不在焉。

牢頭：你……（悶住了氣）你不想活了……

· 裴剛把身子也壓上去，空出帶鎚的手裏把手

· 鎚向牢頭擊去，牢頭掙扎，抓住手鎚的鍊子  
！使他擊不下去，兩人都拼命一般地僵持：

· 牢頭：（大聲喊着）你放開我！你跑不了的！

· 裴剛不顧一切硬往下擊去。

四八 牢獄院子 接前場

· 獄卒

· 獄卒在水車旁邊舀了水往臉上沖洗！好像很涼快。

四九 牢房門 接前場

· 裴剛、牢頭

· 裴剛把牢頭的頭打出血來了！但牢頭仍不放

鬆，突然用力一個翻轉，手抓住裴剛腳踝當中的鐵鍊——用勁一拖，裴剛兩脚失去平衡

，仰臉摔倒地上，牢頭很快爬起來，抬腳要向裴剛臉上踢去！裴剛絕望地閉上眼，牢頭卻踢不下去了。

牢頭：（狠狠地）我一脚把你踢死！你這個不知好歹的東西！

· 裴剛躺在地上看着他並不想閃躲。

· 剛：你踢呀！你踢死我算了！反正我早晚是死！我不想等到秋天了！（獰笑）也省得你再折磨我！你把我打死好了。

· 牢頭氣極上前抓住他的前胸衣領，渾身直抖

· 牢頭：我打你！我就要打你！打你這個混帳！我

· 了這些日子的氣，今天我老實告訴你！我也

· 有個兒子，他活着就像你這麼大，也就像你這

· 裴剛意外地反應。

· 牢頭：從小我不捨得打他！把他慣得無法無天！

· 年輕輕的叫人推到河裏淹死了！（狠得要哭了）你知道了吧？我打的不是你！是我那個早死的兒子！

· 說着使勁地摔開他，牢頭站起來。

· 裴剛怔怔地看牢頭——他的額角還淌血，眼睛也紅紅地。

五十 牢獄外連小橋 日

· 裴順

· 天下着大雨。

· 裴順一手提食盒，一手撐把破油傘，急急跑過來……淋得身上大部份都濕了，跑過小橋

！跑向牢獄！……

五一 牢房內 接前場

· 裴剛、裴順、獄卒乙

· 牢內熱燥得使人難受。

· 裴剛站在牢房裏望着窗洞外面雨水直瀉，滿臉大汗。

· 裴順急急走進來。

裴順：公子！少夫人本來要自己送來！下雨，路又難走，我就沒讓她來！

· 裴剛神情索然，也沒言語。

· 裴順把飯菜從柵欄遞給他。

裴順：您快吃吧！

· 裴剛兩手捧着飯菜，胃口欠佳，慢慢吃着。

裴順：那個書呆子也放走了！

· 裴剛還沒言語，裴剛隨口閒聊

裴順：前些日子二大爺又到咱們家去了！少夫人

跟你說了沒有？

裴剛：（不在意地）沒有！

裴順：（笑笑）他那天去的時候，來勢汹汹！以為老夫人不在了！看咱們就好欺負了！可是沒想到給少夫人狠狠教訓了一頓！

裴剛先沒留神聽，但忽然覺得不對，一驚看

裴順。

· 裴順說完了才發覺說溜了嘴。

裴順：噢！我是說——剛巧老夫人出去了！不在

五一  
牢獄院子  
日

連兒、裴剛牢頭、

· 裴剛以驚疑地眼神瞪着他看，他更不自然。

裴剛：不在家？到那裏去了？嗯？（厲聲）裴順

！你剛剛說我奶奶不在了？

裴剛：裴剛本來就太老實，被他一逼更不知怎麼說了。

裴順：公子！……裴剛：（激動又恐懼）我奶奶很久沒來了！我早就該想到，是……是多久的事？你快說！

· 裴剛隨手把飯碗扔了。

· 裴順不敢不說了才嚅嚅地。

裴剛：去……去年！

裴剛一震。

裴順：去年冬天！老夫人那天晚上送蓮兒到這裏來！下了一夜的雪！老夫人在外面凍了一夜！

回去就沒再起得來……

· 裴剛一直木然地聽着！他擺擺手讓他走，自己轉過身去。

· 裴順自知闖了禍，看着他也不知怎麼辦才好，還是提起食盒，一面看他，終於走了。

· 裴剛咬緊牙關沒哭出來，身上輕微地顫抖！無力地貼着牆邊蹲下來，頭抵在牆上無聲飲泣。

· 窗洞口的雨直瀉……雨越下越大……

裴順：唉！我是說——剛巧老夫人出去了！不在

五一  
牢獄院子  
日

裴剛赤膊着在推磨，低着頭身上冒着汗，戴着手銬腳鐐卻不顧痛楚地走得極快。

蓮兒已看出來腹部隆起，臉上也流着汗，一面往磨眼添糧，一面掃磨盤上磨落下來的糧粒，做起活來很俐落！裴剛走得很快！使她

也跟着急走！……

• 宰頭站在自己的房前看他們，雖然臉色凝重

，眼裏卻流露出難以體會的親情。

• 裴剛目光呆滯只看着眼前的地，抱着磨棍疾

走不停！蓮兒太累了，喘口氣苦笑。

蓮兒：你慢一點！

• 裴剛稍慢仍沒抬頭。

• 蓮兒抽出汗巾來擦他身上的汗，他卻突然扯

着汗巾扔在地上。

蓮兒：你怎麼了？你——

• 裴剛沒言語抱着磨棍又推起來。

• 蓮兒：太熱了，你歇一會吧！

• 裴剛一面推着磨，還沒開口淚就要奪眶而出

• 裴剛沒言語抱着磨棍又推起來。

• 蓮兒：我恨她！我恨她爲什麼不好好教訓我！

• 蓮兒：裴順回去跟我說了！叫他不要告訴你，他

還是告訴你了！

• 裴剛突然停住，厲聲問。

裴剛：爲什麼不告訴我？爲什麼要瞞着我？

• 蓮兒：（也難過地）是奶奶臨死交待的！她說你恨她，不要讓你知道！

• 裴剛的淚止不住了。

裴剛：我恨她！我一直都恨她！我恨她自小太寵我！我恨她從來……都不捨得打我一下！我恨

她待我太好了！（放聲地）我恨她！爲了我把她凍死了……

• 裴剛像瘋了一樣從旁邊一堆劈的木柴上，拿起一根很粗的木柴，朝着自己身上就打！

• 蓮兒也哭了，急得上前去奪他的木柴。

蓮兒：你不要……

• 裴剛推開她，踉踉蹌蹌跑到院子當中跪下來

• 一直地往身上打，一面吼着。

裴剛：我恨她！我恨她爲什麼不好好教訓我！

• 宰頭眼睛濕濕地看他自責，並不上前阻止。

• 蓮兒哭着歪倒在磨旁。

• 裴剛直打得身上青紅斑斑血沁出來，才丟了木柴。

• 裴剛撲伏在地下大聲痛哭出來。

• 裴剛撲伏在地下大聲痛哭出來。

### 五三 樹林 日

刑曹

• 又是秋天了。

• 秋風吹得樹梢簌簌地響。

• 北雁南歸長空哀鳴。

• 刑官騎着毛驥穿過森林，驥頸上的鈴鐺不斷發出聲響！……踏着滿地落葉，驥子走得很慢……

刑曹臉色凝重，緩緩經過森林……

五四 牢獄院子 接前場

牢頭、刑曹

毛驥已拴在院子裏。

牢頭陪着刑曹走向虎頭門，低聲說着話。

曹：我聽說他最近變得多了！……

牢頭：（低沉地）嗯……

他們走到虎頭門了，牢頭才問。

牢頭：你有什麼事啊？他媳婦在裏面！

刑曹停住了，又轉身回來。

刑曹：那我不進去了！等他媳婦走了，你再跟他

說吧！京裏的批示下來了！

牢頭驚恐地反應。

牢頭：怎麼說？

曹：縣太爺定了日子，……是後天正午！

牢頭臉色灰白，像是他突然被判了死刑。

刑曹說完了去牽驥子。

牢頭還站那裏發怔——

五、牢房內 接前場

裴剛端坐在牢房裏，臉上一片祥和之氣，含笑聽蓮兒訴說。

蓮兒也坐着，緊靠着柵欄，低低笑着說。

兒：我一直都看你很兇！從前我真有點怕你！

在家裏的時候你不理我，我從來不敢跟你說話！

裴剛：（笑着）你不是怕我！你是討厭我！  
我決不答應！

裴剛含笑看着她，似有意逗她。  
裴剛：不答應？不答應把你趕出去！

蓮兒：趕出去我也不怕！我本來就是個沒家的孩子！  
裴剛仍含笑問她。  
裴剛：蓮兒，如果不是奶奶逼你……

蓮兒：（急更正）奶奶沒逼我！

剛：你心裏想嫁給一個什麼樣的人？

蓮兒搖頭不說。

剛：你不好意思說？

蓮兒：（笑笑）我說了你會生氣！

裴剛凝視不語。

蓮兒的臉貼在柵欄邊想了一下。

兒：我只想嫁一個本本份份的莊稼漢！他每天一早下田，到時候回家，我在家煮好飯等他！

裴剛也引起遐想地。

剛：你會生一大羣孩子……

兒：滿屋裏叫着爹回來了！

裴剛：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兒：（苦笑）很早你沒喜歡我！

裴剛：我祇想能够過一天那種日子！聽孩子叫我

聲音很低但聽到蓮兒耳裏如五雷擊頂，她驚

一聲！

蓮兒：（淚突然湧上來）會的！你會看到我們的

孩子！

五七 房內 接前場

裴剛顛喪地又坐倒。

蓮兒、裴剛、牢頭

裴剛：來不及了！今年的夏天過得真快！一眨眼就到秋天了！

蓮兒急急把淚擦掉。

蓮兒像瘋了一般跑進來，把食盒瓦罐也扔了

裴剛驚訝地看她。

裴剛：蓮兒……

五六 牢獄院子 黃昏

裴剛已撲到柵欄邊，伸手抓住了裴剛的衣服

不放！哭倒在地上。

裴剛：蓮兒！怎麼了？啊？

蓮兒低着頭不說話，臉貼在柵欄上，手還緊緊抓住他似怕他跑掉了。

牢頭也跟着進來了，也是鐵青着臉，像悶住

氣，過來開牢房的門，裴剛有點意會到了。

裴剛：老大爺……到日子了？是不是到日子了？

牢頭沒言語，把牢門打開就走了。

蓮兒這才鬆開他，跑進牢房裏，哭着又抱住

他……裴剛明白了，輕輕撫慰地。

裴剛：不要哭……早晚會來的！

蓮兒把臉埋在他懷裏……

蓮兒驚疑的表情。

五八 牢頭小屋 夜

牢頭不忍說出來，聲音低低地。

牢頭：陪陪他！他的日子不多了！

牢

頭：陪陪他！他的日子不多了！

牢頭：陪陪他！他的日子不多了！

• 牢頭在屋裏一個人喝悶酒，臉上掛着冷笑，蓮

像在跟誰暗氣，端起酒碗一口而盡。

(遠遠聽到敲梆聲！三更了)

五九

牢房內

夜

蓮兒、裴剛

• 牢房裏暗暗的。

• 裴剛和蓮兒擁偎在一起，都睜着眼毫無睡意

，黑暗中他們凝視着。

裴剛：這一夜！最好能像一輩子那樣長！你說過

，那怕只有一天一夜！

蓮兒：(接着說)都是一生一世！

• 蓮兒說着伏在他懷裏不動，過了不知多久。

蓮兒：你給孩子取個名字！

裴剛：(笑笑)取個莊稼漢的名字……

• 蓮兒仰起臉來看他。

蓮兒：如果生個女兒呢？

裴剛：那更好！生個男孩像我，倒不如生個女兒

• 兩人相視而笑……笑裏又何其辛酸。

裴剛：蓮兒！回去以後不要再來了，也不要到刑

場去！

裴剛：我擔心的是……以後家裏的日子會很苦！

從前我都沒想過這些……

• 蓮兒突然反抗地坐起來。

六一

牢房內

接前場

兒：我願意過苦日子！再苦的日子我都願意！只要讓我和孩子能看到你！(咒恨地)老天爺待人不公平！

• 裴剛苦笑

六十

牢獄院子

接前場

蓮兒、牢頭

• 天色未明，朦朧朧一片灰暗。

• 院裏出奇地靜，連微風吹動落葉的聲音都聽得見。

• 虎頭門走出蓮兒，她頭髮散落，神情悽愴：

• 先看看天色，走向牢頭小屋。

• 小屋裏燈還沒熄，牢頭坐在屋裏，看到蓮兒過來，牢頭站起來……一陣搖幌，酒喝過量了，他脚步蹣跚地出了小屋。

• 蓮兒看他衣服穿得好好的，顯然一夜未睡，她到他面前就跪下了。

兒：謝謝老大爺……也替他謝謝您！

• 牢頭喝醉了，搖搖頭一指門示意她走，蓮兒含淚站起來，走向圍牆的小門……

• 牢頭看她走，臉上又憤怒又激動，……突然很快跑向虎頭門，脚步不穩幾乎跌倒，還是急急衝進去！……

裴剛、牢頭

的門是開着的。

• 牢頭三步兩步跑過來，進了裴剛的牢房，突然暴吼一聲。

牢頭：你滾！

• 裴剛驚訝地一震。

• 牢頭慌亂地解下鑰匙，上前去開裴剛的手銬

，裴剛驚極。

裴剛：老大爺！您幹什麼？

• 牢頭把他的鏹除掉了，接着就開他的腳鐸，

裴剛急了抓住他的手。

裴剛：老大爺……您……

• 牢頭不管他的反應，推開他的手慌急地給他開腳鐸，解下來使勁往旁邊一扔！

牢頭：你趕快給我滾！滾得越遠越好！不要讓人再抓到你……你還等什麼？快滾！

• 裴剛慢慢站起來，驚駭萬分地看他。

裴剛：我……我走了！你怎麼辦？

• 牢頭氣得吼叫，直跺腳。

牢頭：你不要管我了！一會天亮了就走不了啦！他們要殺殺我……你趕快滾！

• 裴剛呆呆地看他，卻出他意外地竟搖搖頭。

六二

牢獄外連小橋

拂曉

裴剛：我不能走！老大爺！我不能這樣做！

• 牢頭一楞，驚愕地反應，幾乎又想揍他！

牢頭：我放你走你又不走了？你知道明天就要殺你！

• 裴剛微微笑了。

裴剛：我知道！是我罪有應得，是我該死！人都免不了要死的！但是要死的心安理得！光明磊落！

牢頭：（怒斥）你聽那個書呆子胡說！你不想想

你媳婦就要生孩子了！你死了他們怎麼辦？

裴剛：就是因為他們，我更不能逃走！我逃出去

一輩子都是個逃犯……他們也跟着我提心吊膽

！沒一天好日子過！我死了他們可以安安份份過日子！

• 裴剛說着明朗地含笑看他。

• 牢頭也似恍然大悟地看他。

• 裴剛走近來。

• 裴剛說着明朗地含笑看他。

裴剛：老大爺！您說我很像您的兒子！我真願意有您這樣的父親！

• 牢頭上前抱住他，老淚縱橫地哭了……裴剛也哭了……他們緊緊抱着，像一對久別重逢的父子……生命早已置之度外。

• 天色大亮，陽光從窗洞射進來，照在他們身上。

官差們、獄卒甲乙

官差們

拂曉

• 牢頭幫裴剛換好一身白袍，兩人態度從容，

牢頭細心幫他整理。

• 官差們提着大枷進來，替裴剛戴枷，裴剛之

鎮定令官差亦爲之驚異。

一切準備就緒，裴剛隨官差走出牢房，牢頭

默默跟隨。

六四

牢獄院子連外面

接前場

裴剛、牢頭、獄卒甲乙、官差們

裴剛一行自虎頭門出來，裴剛自動走向獄神廟。

裴剛拜別獄神。

牢獄大門開着，官差們鴉雀無聲注視裴剛之

從容。

裴剛出牢獄大門。

牢頭卻停住了，目送他出了牢獄大門。

裴剛、獄卒甲乙、官差們

接前場

五六

牢獄外連小橋

接前場

裴剛登上囚車，只露出頭在外面，他四處尋

找牢頭，卻沒見他出來。

囚車啓程了。

獄卒甲乙看囚車走遠了，才回獄把大門關上

六五

牢房門

接前場

六六

牢頭在收拾裴剛住過的牢房，把他換下的囚衣包起來，牆邊一雙破鞋，他也拾起來，抱在懷裏。

牢頭顯得落寞而悽涼，比裴剛的感受更深沉

六七

森林

接前場

蓮兒、裴剛、裴順、官差們

官差們押着囚車經過森林。

蓮兒和裴順躲在一棵大樹後面偷看，裴順眼

裏含着淚，蓮兒反倒鎮定。

看到囚車上的裴剛，他態度自若，神情從容，仰視蒼天，毫無悲戚之意。

囚車從森林小路過去，並沒有人發現蓮兒他們，等都走過了，蓮兒才從樹後出來。

蓮兒目送囚車遠去，她臉上的神情是莊嚴、

鎮定，眼裏漸漸有點模糊了……

囚車不見，一片秋色，灰暗的天……

劇終

# 風訛

- 這是一九七三年的第一期，我們出版特大號，增加了二十四頁，定價照舊，算是我們對讀者的一份新年禮物。但是，每逢年底時候，承印本刊的印刷廠工作較忙，再加上頁數增加，所以，本刊這一期和下一期都受了影響，要在月中出版。
- 同樣地，蕉風文叢第一輯的最後一本書，拉笛夫的詩集「湄公河」，也受了影響，延遲在下月初出版。
- 劉放本期以較長的文字談一個社會問題，他來信說：「此文發表後會再修改回學術論文，算是教一年半書的心得。」他的專欄文字，越來越受讀者的喜愛，上期那篇談幫派的文章，精闢地指出了星馬華人社會一種普遍閉塞情況。我們覺得「閉塞」是一種無所不入的無形病菌，腐蝕着人類的心靈，在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如果不消除閉塞，開放心胸，前進和革命云云，都是閉着窗子的冷氣房論調。
- 我們雖未必同意流川的「談文藝批評的準繩」一文的全部論點，但是，流川指出了當下文藝批評的偏隘和框框主義（也就是變相的閉塞），卻是值得我們注意和思考的。
- 在文以載道的標準下，封建社會的文人把小說創作列為旁門左道，紅樓西廂都是不入正道的文章。時至今日，一些仍然存有封建社會思想的文人，雖接受了紅樓西廂這些說部，對

武俠小說仍以非正道之創作視之，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把水滸、劫後英雄傳、基度山恩仇記

這些武俠作品放到那個天平上。這一期，我們刊出了兩篇有關武者的文字，一是溫瑞安的「終局」、一是謝清的「武者日記」，形式不同，談武則一。

□我們願意看到有人正視這方面的創作，正如我們歡迎有人寫農人、工人、智識份子……一樣。正如朱光潛說的：「我們認為文學上只有好壞之別，沒有甚麼新舊左右之別……。」

□朱光潛，對讀者來說，應該是熟悉的，他的一本著作「談美」曾是高級劍橋會考的華文課本。他的文藝理論自新文學以來是最堅實的，我們這期選了他一篇「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雖然寫的是他學國文的經歷；文章的後半段，卻是文藝理論的闡發，值得我們一讀再讀。

□一位真正的作家和學者，絕不偏隘，絕不以一個角度去看世界；他的心胸是不擇細流、有容乃大的大海，是開放的，不是閉塞的。朱光潛這樣寫着：「我從許多哲人和詩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時能學莊周列禦冠的徜徉凌虛，莎士比亞教會我在悲痛中見出莊嚴，莫里哀教會我在乖訛醜陋中見出雋妙，陶潛和華茲華司引我到自然勝境，近代小說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徑幽室。」

□人生是如此的複雜，風格是如此的殊異，豈能定於一尊，豈能用一個口號、一句語錄、一種教條去框度衡量。一位從事文藝理論或批評的人，如果連這點認識都沒有，寫出來的東西，如不是閉門造車，便是井蛙之見了。朱光潛的見解與時下一般尊崇某一標準的自以為是的文藝理論者一比，明眼人一看，高下可立判了。

□這一期，我們以較大的篇幅選載一個電影劇本「秋決」（原載「幼獅文藝」）。一方面讓讀者們接觸一種少見的創作形式；一方面是因為「秋決」被認為是年來少有的嚴肅電影。我們收到的詩稿，積壓下來甚多，已選用準備刊出的，也足夠利用一兩年，我們希望作者們能多寄來其他方面的創作，如果寄詩作來，恐怕得等一段時候才能刊出。

□本期的設面設計者是馬來西亞青年女畫家 Sharifah Fatimah Zubir，她出身於 Mara 工藝學院美術系，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膺馬來西亞國家美術館主辦的「風景畫比賽」次獎，同年十二月間在星洲亞化畫廊舉行個展，我們高興看到馬來藝術家為蕉風設計封面。

#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定價一元）

歹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繙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 ）內用勾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文叢訂購優待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點·線隨筆 冊 <input type="checkbox"/> 填鴨 冊 <input type="checkbox"/> 閒思錄 冊 <input type="checkbox"/> 湄公河 <input type="checkbox"/> 冊 <input type="checkbox"/> 尼金斯基日記 冊 <input type="checkbox"/> 全輯 四冊
價 格	上述叢書共 _____ 冊 共計 _____ 元 _____ 角
備 註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  
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蕉月風刊 239

● chao foon monthly January 1973.

